

中英雜著

試探集

上海沈慶伋退之著

鮑蔚鈞

鮑蔚鈞

TO TRY MY HAND

The Miscellaneous Writing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y

Shen Chung-kae, Taitse, B. A.,

National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自序

吾人生觀之轉變——

顯名思義，試探集之取意可知矣。吾年十六而始入小學，廿九而始卒業於東大；三十而始任事，逮三十七而僅得八年。是故論齒，已屆古人立業之時；論學歷、經驗，合計止得二十二年。爲時未甚久，固不能語於成就也。吾之闒然無所聞，蓋亦宜矣。

家本農也，當王父之世而富冠一鄉。雖不必飽暖思淫，然貧富之轉移每不旋踵；逮余之生而家中拮据已甚，不惟無延師之力，而且乏就傅之資。吾今能與文字略有因緣，在十五以前，卽夢想亦所不能到也。十五以前，吾本擬學賈，以親朋寥落，故一時無人援引。十六而負笈就傅，以廣常識，非擬研求文學也。吾雖無異乎常兒，但每試輒冠其曹，而尤以作文爲儕輩所欽羨。於是讀書之嗜好日增，而學賈之志願潛消。使我無此嗜好，則早已爲市井之人；在此二十餘年中，或已得千金，而不致如今日之寒酸。然則『文章誤我』，不得謂爲虛語也。

吾自十六迄今凡二十二年，蓋無日不在試探之中。十六歲之春，入上海龍門師範附小之高等一年級

。迨學期終時，一試而冠其曹。秋季轉入上海敬業小學；二年卒業，名列第一。小學時代乃試探其宜否讀書也。小學卒業後，入上海浦東中學；既一載，因窘乏，轉入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凡五載而卒業。二師時代乃余之黃金時代也。太史朱琇甫先生許其文章有獨步江東之望；宜興朱香晚夫子稱其進步之速不啻一日千里；而余亦心無雜慮，志不紛馳，矻矻於咿唔，孜孜於文史，自謂如羲皇上人而不敢稍有疏忽。八年來余教學國文之所資，皆在此時蓄儲者也。倘從此鏗而不舍，則今日或已小成，亦未可知。惜在二師畢業之頃，會『新文化運動』突起；一時風狂浪湧，非養之深者，孰不爲其所撼？余雖略解之乎，究屬三年初學；當此新奇，安能不目眩神迷，而欲盡棄其所學哉？於是束詩書於高閣，火墳典於洪爐，擬專治英文以談新文化。惟膏火無從出，遂就一小學教職；半載而棄去，補習英文於一私校。是年暑期中，南高招考英文科新生，余赴試焉；幸未落第，遂負笈白門。後因他故轉國文科，但所習仍以英文爲多。凡四年半而卒業於東大。東大者、南高之所改也。此乃余試探英文之時代也。大學卒業後，又因授引乏人，故所如少合。且不轉瞬而又鼎革，一時紛紛擾擾；道德無標準，學術喪價值。吾於是不惟厭棄國粹，卽蠻行文字亦覺無所用於世；遂入東吳法律學院習干祿之技，豫備將來變節之用；至於『保障人權，助長法治』，則不過自欺、欺人之語耳。無奈又因經濟窘乏而輟。綜計自二師畢業迄今已十有餘年。使在此十有餘年中，能專心致志，鑽研文史，則今日或已小成，亦未可知。乃始則學英文，繼則思干祿；遂致當古人有爲之時，而已仍闕然無所聞於世。噫！文章未嘗誤我，我實大負文章矣！

張文襄曰：『汎濫無歸，終身無得。』孔子曰：『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我早歲既失學，十六以後又復日事試探而無專；宜其年將不惑而仍未長一技。誦孔子之言而吾知所懼；誦張君之言而吾知所戒矣。自今以後，吾將恢復其二師時代之精神，重用窗下功夫，期以二十年，或能有成，亦未可知。諸葛孔明之語，『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華次威斯 Wordsworth 之言，『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吾將懸爲座右之銘，而期其日夜不違。至前此二十二年之試探，雖勞而少功；對於國文、英語，亦窺豹一斑，二十年後，或得見其全。能如是，則雖寒酸沒世，其精神上定可較舒；而吾生亦不致徒然乎？

近數年來，余因試探國文、英語、與法律而無就，精神日見頹喪，因自號夢若，而欲放浪其形骸，敷衍其職守焉。此乃墮落之試探也。在此試探中，志趣日銷沈，快樂日虧損；倘不自振拔，勢必醇酒婦人，墮於下流而不自知。去歲之暮，冥冥中似詔我曰：『汝非行屍走肉，當力自振拔。雖不必希聖，但安可爲小人？』吾於是躍然起，而欲重鑿故紙，兼諷新編，以期有所造就。精神上亦頓覺愉快；雖老之將至，而毫不計其成敗利鈍焉。於戲！學林誠樂園，書籍誠良友；酒肉祿利，虛僞欺詐，誠催命之鬼魔也。

集既名試探，自卑卑不足道；不敢求人作序，故自弁數言如右，以明我讀書之非易，而人生觀之轉變焉。茲再附譯美國詩人法羅氏勵志曲一首以殿吾篇。世之君子亦能參覽乎？

勵志曲 (A Psalm of Life, by H. W. Longfellow)

請君勿用酸辛詞，

說道「人生祇幻夢！」

昏迷不醒似行屍；

萬事自有真功用。

人生非虛須振奮，

一坏黃土非歸宿；

「來自塵埃返穢壘」，

靈魂不隨軀殼毀。

痛哭流涕與縱樂，

造物生人非此意；

夙興夜寐勤工作，

無限前程自日異。

『生也有涯知無涯』，

烈士暮年心猶壯，

鼓聲未死送喪車，

英雄賈志委叢葬。

廣漠無垠大戰場，

欲求生路須爭競。

莫學軛下之牛羊！

須效壯夫之雄勁！

往者已矣不可諫！

來者渺茫難可追！

努力須趁日未晏！

屋漏無愧上帝知！

偉人身世詔吾儕，

人皆可以爲堯、舜；

雖稱老死但留骸，

功業遺痕千載印。

後生小子踏遺痕，

乘桴破浪圖九萬，

風濤飄泊歸無門，

一蹶再振借宿願。

努力奮鬥勿萎靡！

頓沛流離氣勿挫！

得隴望蜀總相宜，

一息尙存志勿惰！

歐陽文忠公集 目錄

目錄

篇名

頁數

(甲) 中文之部

| | |
|----------------------------------|-------|
| 初中國文教學論····· | 一一—二五 |
| 思想在經驗中之效用論····· | 二五—二七 |
| 論秦柳之異點····· | 二七—三〇 |
| 聯語淺說····· | 三〇—三三 |
| 郡望姓氏名字號及謚法淺釋····· | 三三—三七 |
| 江蘇教育界現象雜評····· | 三七—四一 |
| 歷史論(英國 T. B. Macaulay 原著)····· | 四一—四八 |
| 統一之至要(原文見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大陸報社評欄)····· | 四八—五〇 |

| | |
|--|-------|
| 安多尼演說詞 (英國 W. Shakespeare 原著) | 五〇—五九 |
| 漢姆列德對於演員的指導 (英國 W. Shakespeare 原著) | 六〇—六一 |
| 關於表演劇本的幾句話 (Feno 原著) | 六一—六三 |
| 江蘇省立太倉中學校刊會文號弁言 | 六四—六五 |
| 塊肉餘生述叙 (Philo Melvyn Buck, Jr. 原著) | 六五—七五 |
| 覆馮和法君書 | 七五—七六 |
| 致上海現代劇團歐陽予倩君書 | 七七—七八 |
| 哭亡姊文 | 七八—七九 |
| 記沼 | 七九—八二 |
| 記花幄 | 八二—八三 |
| 紀念會飾第十九齋記 | 八三—八四 |
| 記春寒 | 八四—八五 |
| 春假期中雜記 | 八五—九一 |
| 記新聞坐車兩則 | 九一—九二 |
| 錄婺源江先生演講旨要 | 九二—九三 |

| | |
|------------------------|---------|
| 校齋冬夜讀書記 | 九三—九四 |
| 南京高師校園游記 | 九四—九五 |
| 我到校後的生活 | 九五—九七 |
| 未亡人 | 九七—一〇三 |
| 卽景 | 一〇三 |
| 游子 | 一〇三 |
| 題風景照片 | 一〇三—一〇四 |
| 木芙蓉 | 一〇四 |
| 霜 | 一〇五 |
| 中秋雜興 | 一〇五—一〇六 |
| 假歸雜興 | 一〇六—一〇七 |
| 我想起 | 一〇七—一二二 |
| 抗日救國歌 | 一二二 |
| 江蘇省立太倉中學秋季運動會歌 | 一二二—一二三 |
| 十字軍之歸 (英國 W. Scott 原著) | 一二三—一二五 |

| | |
|------------------------------|---------|
| 行脚僧(英國 W. Scott 原著)..... | 一一五—一二七 |
| 百靈曲(美國 W. C. Bryant 原著)..... | 一一八—一二三 |
| 瑞鷓鴣..... | 一二四 |
| 臺城路..... | 一二四 |
| 石州慢..... | 一二五 |
| 山坡羊..... | 一二五 |
| 憶舊散套..... | 一二五—一二六 |
| 愛國的好商..... | 一二六—一二五 |
| 勇敢的布斯頓童子(原文見林義青高等英語劇選)..... | 一三五—一四〇 |
| 輓同事某君之太夫人聯..... | 一四〇—一四一 |
| 浙江二中廿九週紀念聯..... | 一四一 |
| 詩鐘..... | 一四二—一四四 |
| 燈謎..... | 一四四—一四五 |
| 詩謎..... | 一四六—一四八 |
| 文章評語隨錄..... | 一四八—一五八 |

(乙)英文之部

| | |
|---|-------|
| Anarchy i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Today | 1—4 |
| Experience..... | 4—9 |
| Reflective Thought | 10—11 |
| Robert Louis Stevenson's "An Apology for Idlers" | 11—15 |
| Prospectus of "The Ching Chong English Ten Days" | 15—17 |
| A Talk to the Graduates of the 1930 Spring Class, Chekiang Second Middle School | 17—25 |
| The Spirit of a Democrat (劉伯明原著) | 22—23 |

試探集目錄

初中國文教學論

序

中國號稱文化之古邦，而文學尤爲吾華之特產；但咿唔數千載，其估量之方尙有待於詳切之討論。此豈非奇事哉？今日學校各科所獲成績，固莫能悉如人意；獨國文教學，其效驗最稱微細，而初中國文尤筆路藍縷，三年授受，考其績每有等零之歎。月前道經松江，順訪白門學長陸惟釗、徐聲越諸君於女中覺舍。寒儒腐語，未免談及國文教學。徐君曰：「教授中學國文最無成績。其效祇在篇幅漸長而別字漸多。若論謀篇、裁章、鍊句、遣詞，則貫徹始終，毫無改善；更無論乎藻飾矣！」愚按此非徐君之獨斷，凡負責教授中學國文者胥有感乎是。

「中庸之道、民鮮能久矣！」吾國以「中」稱，而國民每不能「擇乎中庸」。此又豈非奇事哉？嘗考今日之教授中學國文者，非失之過舊，卽失之太新。過舊固非，太新亦未是。舊而囿其精粹尙可，舊而捨其精粕則不可；新而取其神髓則可，新而襲其皮毛則未可。曠觀宇內，其能舊而無過，新而無失者，恐不可多得；卽得矣，恐亦不能獲衆人之歡心。蓋凡人之情好趨極端，而欲他人之類我。其能「擇乎中庸」者既遭守舊者忌，又爲趨時者棄；不惟其說之不可行，且將其位之難以固焉。

中庸之道奈何？曰，語言文字最重習慣；不誦舊章，安能文從而字順？學術思想與時俱進；不諷新

篇，勢必膠柱而鼓瑟。治新舊於一鑪，惟是非以爲準；此中庸之道一也。中國學分四部。尊經者好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課學生。其意以爲是乃國學之根柢，不明乎此則根本上不能爲中華之國民。然孔子天縱之聖，猶謂十五而始志乎學。芸芸衆生，庸弱者多。初中時代猶爲兒童，好嬉戲而厭論德談道。不惟治國、平天下之說不足以啓發愚蒙，而反使其昏沈欲睡；卽時習而悅乎學，朋來而感其樂，人不知而不覺慍之理，亦將令其如墮五里霧中，迷迷茫茫，而莫能辨也。研子者則以爲莊、列諸書最足以啓發思想，於是以荒唐怪誕之說眩耀學生。此其弊較之尊經者爲尤甚。彼弊在滯，此弊在蕩。滯止不進；蕩則汎濫橫決，而遺害無窮。不但此也，莊、列諸書，雖老師宿儒亦不能盡解；然則何以課蒙童？如南華之齊物論，一命題而費數十百考據家之爭辯；或以爲此乃一篇齊物之論，或以爲此乃齊物與論之篇；聚訟紛紜，莫衷壹是。無論考據之事，其價值令人懷疑；且初中學生究未逮過事推敲之境。無謂之鑽研，不徒勞而無功，且恐求工反拙。莊、列多佶屈聳牙之處，是以不宜多讀也。尙史者則以爲史筆多佳，而其事又信，故讀史實一舉兩得之事。此不得謂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諸史之體，大同小異，變化絕少；故止讀史傳，在應用時勢難左右逢源。且近今學術，區爲十類；史與語文，各別其所，不能強同。必欲通文史爲一義，亦未免削足以適履也。至於雕蟲之家，則又專以吟風弄月爲長，度曲填詞爲事。其他經綸之道，立身處世之節，一切置之不顧。要知放浪形骸，固騷人之韻事；但後生小子，萬不能望其盡成墨客。學校教育，其鵠在造就有用而良好之國民。成大家，立大功，建大業，駭世驚人，此在

各人之自由發展，而不能責教師負其任；教師亦不能假作聰明，代庖越俎，而必欲納被教者於一型也。以上四端皆過猶不及，未能『擇乎中庸』。愚意以丁部文學爲宗，而以甲乙丙三部參之，則庶幾矣；此中庸之道二也。自新文化運動突起，一時風狂浪湧；青年學子大有非洋書不讀之概。其抱殘守缺，未忍遽拋線裝書者，莫不被人揶揄，指爲耶穌紀元以前之人。卽彼畏難之徒，見蟹行文字而卻步者，亦必諷誦所謂易卜生、莫泊三、託爾斯泰等重譯洋文家以表示其思想之絕未落伍焉。嘗記北京大學有未出茅廬之新文家著論，謂吾人以後作文應儘量西洋化，在字上也須表出多數、少數、過去、現在、將來之別，如樹曰樹斯，狗曰狗斯之類。此其無謂，可云已極；但當時絕未聞人明白駁斥。其不屑駁斥歟？抑不敢駁斥也！影響所及，遂生近十年來文學界之怪現象。夫昔之八股文，固腐朽不足挂齒；然其聲調之和諧，結構之完密，非西洋人所能夢見。若隣、柳之文，李、杜之詩，甚至桐城、陽湖派之所作，實多光芒萬丈，而有千古常新之概。反觀新文，從事逐譯者，則左手按字典，右手握鋼筆，毫不顧中西文字上之根本不同處，而逐字逐句，換面改頭，其結果成爲外國中文，而令人不可卒讀。自命新詩人者，則絕不明韻調、節奏、情感之爲何物，而胡亂擄管，便成滿紙歪詩。尙憶在白門肄業時，有一英文科同學，一日大發其新詩之興，爰率成一章，登之校刊。其詩曰：

「啊！

我真難過！

我的心酸得像梅子一樣！

啊！

當時見之者皆大譁，以爲有玷校譽。其實此詩出後，校譽毫無損害，且恐因此而提高；因南高素以守舊稱，今出此新詩人以爲調劑，人將曰從此可以改進也。此其爲弊，較之墨守舊章之國學家，更爲顯著。何則？守舊者不過使中文成爲陳，趨時者則使中文變爲洋；陳猶是國文，洋則非國文矣。學校中教授國文，倘以洋國文教，以非國文教，雖三尺童子而知其悖謬也。是故趨新過甚，亦未能合乎中庸之道。必也吸收西洋文學之精神，以恢廓中國文學之氣度；在形式上，因中西文字之結構根本不同，故不能借助於他山，仍須多讀本國古代之名文以植其基，然後發榮滋長，以開新世紀之花，結新文學之實。此中庸之道三也。

鄙人前受業於宜興朱香晚先生，對於國文，略聞緒論。先生之教也，不偏不倚，納古通今。私淑之者，有口皆碑。鄙人受教五載，有茅塞頓開之慨。十餘年來，雖職守不專，學業少進；然見聞所及，覺初中國文教學，其質其術，皆有切實改良之必要。爰本師說，參以己見，著爲斯篇，以就正於當世之宏達焉。

明旨第一

初中承小學之後，當繼續學習白話文，用手、口以述事、狀物、抒情、說理。夫萬事之須刷新，乃

必然之理。康誥曰：『作新民』。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之時義大矣哉！自古聖人固莫不求新也。上文謂不當趨新過甚，乃指極端者而言，並非謂不應改革也。昔者書塾中，以四書五經課蒙童，如鸚鵡之學舌，有窗下十年，而未能瞭解其一語者。其徒費光陰爲何如！自白話文盛行以後，小學生徒已略能諷籀粗淺之書報。此不可謂非新文學之功也。初中承小學之後，仍須教學白話文，俾能兩相啣接。不但此也，以白話文教授初學者，其收效之宏且速，遠非文言文所能比擬。此一經試驗，即可置信。乃今之守舊者，因洋國文、非國文之劣陋，遂矯枉過正，以數千年前之古語文，以學士大夫之大道理，教授乳臭未乾之初一學生，亦見其鮮當而已。夫物極必反，其反也每趨極端：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吾輩執教鞭者，當慎其所反，切不可胸有成見，而好惡任施。要知一反覆之間，數百學子之精力光陰，每由是而犧牲。新文化運動之際，因舊文學之堆砌艱深，故一反而爲八不主義之白話文。及其弊也，流爲洋國文，非國文。近數年來，因洋國文、非國文之過於劣陋，頗有重徵舉子，以充講師之勢，雖山雨未來，而風已滿樓。嘗聞蘇州某中學，有一教師絕對禁止學生作白話文；而浙江諸校聞亦有趨重文言之勢。姑無論學習途徑當先易後難，以振興其趣味；卽就文學本身而論，歷代佳妙之文，反以白話居多。不觀乎小說乎？不觀乎詞曲乎？固無庸余之喋喋也。在學術上，固可各有主張；但宜平心靜氣，折衷至當，而後出之；切不可憑以客氣，爭以成見，以譁衆而取寵。在新文化運動之際，提倡白話，足以取寵；在近數年來，恢復文言，亦足以譁衆。其爲新舊雖各殊，其皆偏頗則一也。論中庸之道，

初中仍須學習白話文，以免突變不接之弊。至所謂用手、口以述事、狀物、抒情、說理者，因有鑒於學校作文，歷來但重手寫，絕少顧及口頭之講述者，故自今以後，應在筆底作文之外，再加舌上練習，以宏其用。此初中國文教學之第一旨也。

初中既承小學之後，又居高中之前，故當開始研求文言文，以逐漸培養閱讀文言書報之能力。倘中國新出之書報，將來盡改爲白話，則初中學生可無研求文言文之必要。吾人之理想中，固深望各種普通書報之從速改爲白話；但在事實上，則仍以文言者居多。如申報、新聞報，爲銷行最廣之日刊，不讀文言文，不能了解。其他種種實用書籍，亦多以文言著述。初中畢業生無力升學者居多；倘不解文言，則就業時勢必發生困難；故當開始研求文言文，以爲目前與日後之應用。不惟如是，小學六年中，白話之訓練已有根柢；至初中時可有餘力研治較難之語言，卽文言是也。其卒業而升學者，至高中時亦須有閱讀文言之能力，因高中教科書以文言著者居多，而尤以國文課中各種讀物爲甚。倘在初中時不研文言，則升入高中後將感不相銜接之痛苦。吾故曰初中當開始研求文言文，以逐漸培養閱讀文言書報之能力也。此初中國文教學之第二旨也。

以上二旨爲初中國文教學上最榮華大者。重言之，一爲使學生能寫作白話文，一爲使其能看讀文言文。二者之外，尙有三旨：一爲養成欣賞文藝之興趣，併灌輸中國四部之常識；一爲略諳各種應用文體；一爲激發愛國思想，提倡民族精神。

治學而不感興趣，則必勞而少功；彼專以乾燥之經傳強學生誦習者，每不能得良好之效果。詩、詞、戲曲，爲最易引人入勝之文章，宜多與學生誦習，以養成其愛好文藝之習慣。嘗見坊間所出教科書，美文成分常居少數；此實大誤也。蓋多誦美文，不惟興趣饒多；且寢饋既久，可化爲雅人深致，而祛粗擴蠻劣之性。吾故曰初中國文教學之旨又當養成學生欣賞文藝之興趣也。至中國四部之常識本無大干係；倘不知十三經之爲何物，廿四史之叙何朝，實不妨其爲頂天立地之好國民。但此種知識深鑄於學術界中人之腦筋上，牢固而不可破；倘略知一二，則談吐間自覺風雅，而不致被譏爲數典忘祖之徒。故在養成欣賞文藝興趣之餘，宜一併略輸經、史、子、集上之常識也。

學以致用，故又宜略諸各種應用文體，以免『無用讀書人』之謂。在昔科舉時代，每有秀士，能吟五言八韻之詩，洋洋灑灑作千言之時文，而不能草一便條，裁一尺素者。此非爲秀士者，根本上不能繼續應用文，祇以從未訓練，故咄嗟之間遂不能立辦耳。故各種應用文體，亦宜在初中時代，稍事介紹，以收舉一反三之效也。

國家推行教育，本意在振興己國，故激發愛國思想、提倡民族精神，自屬當然之事。倘國文教學而有忽乎此，則雖稱爲大逆不道，亦非過苛。但目前之教授國文者，往往徒知尋章摘句，或空談天道玄經；至對於國家之命脈，民族之根源，每熟視若無睹；此實堪浩歎也。

取材第二

取材之準，在序文及明旨篇中，已詳論之矣，茲無須贅及。本篇之所討論者，爲材料之宜如何排列，始稱允當。其今日授送窮文，明日忽授最後一課，後日又授古詩十九首者，固毫無計劃，不足挂齒。卽先授幾篇遊記，次授幾篇論說，再授幾篇列傳以相調劑，而其他若文法之討論，應用文之補充等皆不能顧及者，亦太嫌單調，未可頌美。或用一種教科書爲精讀材料，而逐年加文法、修辭、應用文等輔讀物以作補充者，亦未能歎爲觀止。愚意初中國文最好用混合材料，編成一種混合教科書，逐期精讀。其書以各體文章爲經，而隨時緯以文法、作文法、修辭學、論理學、文字學、文學史、國學常識以及應用文等材料。如此則不徒內容充實，而無乾枯單調之病；且能左右逢源，而有融會貫通之利。年來屢思遵循此旨，以著一書；惜以塵途栗碌，終成畫餅。尙望教育界同志有能不河漢斯言，而試一爲之是幸！茲本此旨，列一六學期讀物內容之項目表於後，以供參考。至看與寫作，亦一併附及焉。

(甲)看、讀。

(子)讀。

(一)第一學期——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一冊。

1. 選文四十餘篇，分成十餘單元。
2. 白話文占十之七，文言文占十之三。
3. 偏重述事體，故傳誌特多。

4. 文法討論為主，修辭討論等爲輔。

5. 國學常識。

6. 東帖舉例。

(二) 第二學期——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二冊。

1. 選文四十餘篇，分成十餘單元。

2. 白話文占十之六，文言文占十之四。

3. 偏重述事體，故傳誌特多。

4. 文法討論爲主，修辭討論等爲輔。

5. 國學常識。

6. 契約舉例。

(三) 第三學期——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三冊。

1. 選文四十餘篇，分成七八單元。

2. 白話文占十之五，文言文亦十之五。

3. 偏重狀物體，故遊記特多。

4. 修辭討論爲主，文法討論等爲輔。

5. 國學常識。

6. 書牘舉例。

(四) 第四學期——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四冊。

1. 選文四十餘篇，分成七八單元。

2. 白話文占十之四，文言文占十之六。

3. 偏重狀物體，故遊記特多。

4. 修辭討論為主，文法討論等爲輔。

5. 國學常識。

6. 書牘舉例。

(五) 第五學期——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五冊。

1. 選文四十餘篇，分成五六單元。

2. 白話文占十之三，文言文占十之七。

3. 偏重抒情體，故詩歌特多。

4. 修辭討論爲主，論理討論等爲輔。

5. 國學常識。

6. 公文舉例。

(六) 第六學期——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六冊。

1. 選文四十餘篇，分成五六單元。

2. 白話文占十之二，文言文占十之八。

3. 偏重說理體，故論說特多。

4. 論理討論為主，修辭討論等爲輔。

5. 世界文學常識。

6. 公文舉例。

(丑)看。

(一) 第一學期——新小說一二集。

(二) 第二學期——新體詩一二集。

(三) 第三學期——新劇本一二集。

(四) 第四學期——舊小說一二部。

(五) 第五學期——舊詩詞一二部。

(六) 第六學期——南北曲一二部。

(乙)寫、作。

(子)寫。

(一)筆記

(二)默書

(三)考試

(四)習字

(丑)作。

(一)造句。

(二)聯語。

(三)猜謎。

(四)作文。

曾國藩謂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茲本其意，列表如右。先讀者，以初學尤宜注意精讀，以植語言文字上深固之根基也。次看，即今之所謂略讀，以補精讀之不足，且培養其持久之注意力者也。又次寫，則述而不作。再次作，則應用其所習也。四者之排列，其大旨如是。茲請逐項詳論之。

關於讀，第一學期用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一冊。每學期上課約二十週。每週授二篇左右，故全冊選

文四十餘篇，適足應用。所稱單元者，謂將在形式上或內容上性質相類之文，蟬聯排列，以比較研究，而獲深切之概念。此法在近出之各種國文教科書中，已能顧及。如中華書局之新中華國語與國文第三冊中，第一課大旱的消失與第二課雨可稱一單元。在形式上，第一課爲散文，第二課爲短篇小說，但其內容皆涉及雨事，故蟬聯排列，不可謂不合。第三課布魯達斯演說詞與第四課波特列亨利演說詞，則形式既同，內容亦有相類之處。第五課法國馬賽革命歌爲詩歌，與前二課之爲散文者不類；但其內容則與前一課可稱伯仲，故蟬聯於後，可稱十分適當。甚至第六課五人墓碑記，與前三課亦不無干涉。是故三、四、五、六四課可稱一單元。第七課書葉機，第八課大鐵椎傳，則皆爲記敘體，與第六課相聯，又成一單元。惟第三課與第二課不能蟬聯，第九課十年前的今日與第八課亦欠相銜，未免美中不足耳。愚意以爲不惟一單元之內各篇應相聯貫，即各單元之間亦宜有相關之點。如此則一書之內，前後呼應，脈絡貫通，而無支離破碎之病。此種單元方法，在外國國文教科書中，行之已久。如美國之家絃戶誦的古文 (EVERYDAY CLASSICS) 一書，即用單元編制者也。第一冊分成十餘單元者，以初年級生注意力不能過於持久；單元既多，變化亦繁，可使不致厭倦。以上論第一項之理由也。第二項爲白話文占十之七，文言文占十之三。則以第一期生初離小學，全無閱讀文言之習慣；倘驟與以多量之艱深材料，勢必令其生畏縮之心，而減殺其勇猛之氣。夫教授之鵠，雖望學生日就而月將；但當於不知不覺之間，遂漸掖之於高明境界，切不可驟等而進，使受教者不能安於其業也。此論第二項之理由也。第三項爲偏重述

事體，故傳誌特多。記敘爲論說與描寫之根基，夫人而知之。初一注重記敘體以培其基，自屬不可移易之事。傳誌中大部分爲記敘，故第一冊多選之以作模範。不惟如是，名人傳誌對於學生之修養上，亦有極大之影響；故多讀此種文字實一舉而兩得之事。此論第三項之理由也。第四項以文法討論爲主，修辭討論等爲輔。「文無定法，惟其是而已。」此爲高深者說法也。若在初學，則有法終當勝於無法。雖古之士子，未聞研求文法與修辭，而亦通人迭出，作家如林；但彼輩在潛心揣摩之餘，往往能知其當然而暗合乎法也。今者學術進步，治文法與修辭者，對於通達之篇、佳妙之章，不惟能知其當然，且能考其所以然；此豈不更妙？夫不知固亦能行，知之定無害其爲行。守株者何必反對文法與修辭之討論哉？第一冊以文法爲主者，先求其形式上之通順也。此論第四項之理由也。第五項爲國學常識。選文之主要目的在訓練技能，此項之目的在灌輸知識。十餘年前之教授中學國文者，於此絕少注意；故往往有中學卒業而不知四部之爲何物者。今則又循物極必反之例，遂有人專以國學上之乾燥事實，強注於學生腦中。其結果止知幾個名詞；論其內容，則一無所解。此直食果取皮，猶未能論乎囫圇吞棗也。嘗記在太倉承乏時，某期新聘一國文同事，吐屬之間，上下古今，一似無書不看者，故在開始數週內，頗得學生之信仰。但夷考其實，則絕少深切之研究，於是由全校師生公贈一雅號曰「目錄大家」。夫空談名詞如妄呼口號，乃天下最無聊之事；故此項常識止宜略舉一二，萬不可連篇累牘，喧賓奪主也。又本期應以小學常識爲主。此論第五項之理由也。第六項爲東帖舉例。東帖但須照式繕寫，無庸過事推敲，故教授第一

期生，當無困難。此論第六項之理由也。以上乃第一冊編制之理由也。

第二學期用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二冊。第一項之編制理由同前，茲不贅。第二項之理由亦約略同前；惟白話漸減少，文言漸加多。此白話逐期減少，文言逐期加多之原則，自首冊至末冊，一律遵守不變。第三四兩項之理由亦同前。第五項則以經學常識為主。第六項為契約舉例，亦為一年生之所能了解。以上乃第二冊編制之理由也。

第三學期用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三冊。第一項之編制理由仍約略同前；惟單元稍減少，因程度漸深，注意力漸能持久，故單元之數可逐漸減少，而每一單元之量可逐漸加豐。此種原則亦全書一律遵守。第二項之理由前已申明，茲不贅。第三項為偏重狀物體，故遊記特多。在記敘之後，承以描寫，自屬合宜。所謂描寫者，往往指外表而言。自然界之景物，一入文人筆底，更覺趣味盎然。故誦讀遊記，不惟長描寫之技能，且精神上可得無窮之妙處也。第四項以修辭討論為主，文法討論等為輔。文法既經一年之訓練，當已純熟，故可進而討論修辭。且遊記中多名句佳章，律以修辭之術，最易相觀而善。第五項則以史學常識為主。第六項為書牘舉例。此乃人人必需之知識、技能，其理由無庸詳闡也。以上乃第三冊編制之理由也。

第四學期用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四冊。其編制理由大概同第三冊，惟第五項則以子學常識為主耳。

第五學期用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五冊。其一二兩項之編制理由，前已申明，茲不重述。第三項為偏

重抒情體，故詩歌特多。抒情實亦描寫之一途；惟前之所謂狀物者乃描寫外表，茲之所謂抒情者乃描寫內心；此其異耳。詩歌多抒情，而尤以絕律等短篇爲然，故本冊特多選詩歌。詩歌又尙修辭，故第四項仍以討論修辭爲主。其輔以論理討論者，則本期研治公文，最須有理。強辭雖可以奪理，詭辯終不能服人。故吾以爲治文章者，必須深明乎邏輯之道也。不僅如是，文法止求形式上之通，修辭止求形式上之美，而論理則求其實質上之通與美也。故在形通式美以後，繼續論理，亦屬自然。惟此處須切實注意者，吾之所謂論理，並非呆板之論理 (Formal Logic)，乃實用之論理 (Experimental Logic) 耳。至第五項，則以中國文學史常識爲主，使學生得一中國文學之鳥瞰觀念。第六項爲公文舉例。此一則在書牘之後，研治公文，甚爲銜接，因書牘爲私人來往之文書，公文則公家相通之尺牘，根本上並無大異也；一則爲卒業生就事計，亦宜稍輸公文上之知識技能，則可不致遺讀國文而終無用之譏也。以上乃第五冊編制之理由也。

第六學期用初中混合國文謂本第六冊。第一二兩項之編制並無特異處，故不論。第三項爲偏重說理體，故論說特多。此以記敘與描寫既有根柢，自可進而研求論說。蓋述事、狀物、抒情三者偏重在述，說理則有創作之意，故宜最後研究。且入學試驗，命題多用論說，與以一學期之訓練，臨場時可不致無所措手足。卽彼就業者，出而或當文牘，公文來往亦都屬論說。是以此期內多選論說，自屬允當。第四項以論理討論爲主者，公文須持之有故，其他各種論文亦莫不宜言之成理也。第五項則以世界文學史之

常識爲生，以橫生徒之眼界。第六項則仍爲公文舉例。以上乃第六冊編制之理由也。

關於看，第一學期用新小說一二集。所謂新小說者，乃指白話小說而言；而所謂集者，則指短篇小說，非一二人之長篇專著。此因第一期生，注意力未能持久，故不取巨製也。第二學期用新體詩一二集。其理由略同上。第三學期用新劇本一二集，亦同此理由。第四學期用舊小說一二部。小說固多白話體；但舊小說中常充文言成分，故本期用一二部長篇舊小說，以導學生入於閱讀文言名著之習慣，且養成其持久之注意力。第五學期用舊詩詞一二部。此蓋指別集而言；因本期精讀材料中已多詩歌，故令學生略讀詩詞之專著，決不致發生重大困難也。第六學期用南北曲一二部，亦指別集，如桃花扇、琵琶記之類是也。夫詩詞、劇曲、小說在純文學中鼎足而三，缺一不可。三年略讀，如能依照上例，循序而進，則欣賞文藝之能力與興趣，定能充分養成矣。且此新小說、新體詩、新劇本、舊小說、舊詩詞、與南北曲六者之中，白話成分實居多數；故以之作爲初中略讀材料，並無不合也。

關於寫，則雖不必求其如何工緻；但至低限度須字體正而筆畫清，切不可狂草亂塗。而總以多寫爲原則，故有筆記、默書、考試、習字四項。筆記可分兩種：一爲課室內聽講用，一爲自修室中摘錄讀書心得用。默書宜用墨筆，寫工楷。考試亦然。習字則分大楷、小楷兩種也。

關於作，造句以習主述之完全，聯語以促字彙之增進，猜謎以淪文字之巧思，作文以摩通篇之結構。在六學期中，此四端者，當交互錯綜而用之；並非謂先研造句，而後再事聯語、猜謎、作文也。又此

所謂作者，兼指手、口，以矯從來但在筆墨上用功夫之弊。不觀乎昔日之士子乎？染翰可倚馬而千言，專對則咄咄而不出。此無他，螢窗雪案，但搦管以抒情；臨水登山，少成章於口占也。是故口頭作文之重要，當不在筆底作文之下。此在西洋，亦久經注意及之矣。

施教第三

教學之法，在部頒課程標準中，已詳細臚列：大體皆切實可行，茲不抄剽。今之所欲討論者，乃一二抽象之問題也。一曰國文教學應否應用科學方法？一曰啓發式與注入式二者孰重？

對於第一問題，余乃主張正面者。夫科學、文學、哲學三者固爲對待之名稱；但科學方法之外，並非有文學方法與哲學方法可與之對待也。夫科學方法者，換言之，乃治學之正當途術也。治物理、化學，須由正道；治詩、詞、戲曲，亦須由正道；治唯物、唯心之論，亦非正道莫由也。世之詞章家最厭聞科學方法四字；但按其實際，則所謂詞章家之所以能成爲詞章家者，其所取途術未嘗不暗合乎科學之法。曾記在白門讀曲時，有吳瞿安師者，翩翩之才子也，談及科學方法，每嗤之以鼻。然退而省其私，則一調之未安，必徧索乎名人曲譜以爲指歸。此豈非科學方法乎？夫所謂科學方法者，其精神在精細、正確、有條理、不武斷等等，不必定在A加B與B加C也。今研究國文，倘不用精細、正確、有條理、不武斷之方法，換言之，卽不用科學方法，吾可決其無大成就。清之國學大師，如王念孫、戴東原輩，固無論矣；其他如尤西堂、吳穀人等，乃才華之士，但考其窗下功夫，則皆自輯分類詞典，以備臨文之用。

。此又豈非科學方法乎？再如學校生徒，若有志乎書法，則必每日定時以習；倘一暴十寒，或今日在清暑臨池，明日忽移至晚間，如此其成績必不多。由此觀之，教授國文之須科學方法，蓋無可疑矣。

第二問題，余以爲根本不能成立，因啓發與注入各有其相當之用處也。如教授國學常識，每但須注入，而無庸啓發，且不能啓發，生徒未知十三經之爲何物，倘問以十三經中，除易外，尙有何書？豈非成爲愚問？英諺曰！『愚問雖智者不能答。』而謂生徒能之乎？但如教授詩詞等，每可暢用啓發式。逢叶韻處，不必便告，可令學生自行尋出。遇相對處，亦可令其自行比擬，以明偶句之規律。此皆啓發之術也。上文謂啓發不可用愚問，固矣。余以爲所發問題不可過易，使人人能答，且答而完全無誤；亦不可過難，使無人能答，即答亦萬無是處。蓋若人人能答而無誤，不惟使學生感乎教師之不需要，且足以長其自滿之心，而不肯虛懷攻讀。但若無人能答，則將使其生畏縮之心，而不敢勇往直前。此弊在國文課中猶不多見。若數學方面，最爲顯著。往往有絕少經驗之數學教師，以奧秘難明之習題強學生演習。其結果或可造就一二天才，但大多數之人從此打斷學習數理之興趣焉。然則何種問題最爲適宜？曰，一題之出，當使各生略加思索之後，大致能答，但終不能美滿，而有待乎教師之訂正者；此爲上選。蓋如此則學生之興趣既佳，而求知之慾尙不覺已滿，日就月將，收效自宏。總之，在教授之時，倘能啓發與注入並施，則雖不中不遠矣。

教、藝術也；雖有規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嘗見世之授教學法者，其自己之教法每最劣陋。蓋

在麗上二師肄業時，逢教授法課，必夢爲蝴蝶。何哉？『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是故本篇但舉一二抽象問題，略事討論；其繁枝錯節，在各人之自由滋長可耳。

示範第四

上文所稱混合讀本，究應如何編制乎？茲舉一隅，以發其凡。

初中混合國文讀本第一冊

秋一上學期用

第一課

(甲)談話(此說而不誦)

今日是本學期第一次上國文課的一天，也是諸位同學第一次上初中國文課的一天。照例，要有幾句開場白來裝點裝點。諸位同學，你們尙還記得在暑假前考畢業的時光嗎？(略頓，不必求答，其目的在使學生因此一問而回想到暑假以前的情況)那時天氣很熱，日子很長，還是上半年。而今怎樣？(可略頓待答)而今是下半年了。你看光陰過得快不快？而今日子也逐漸短了，天氣也不像先前那般熱了。有時在庭前階上，吹來一陣秋風，你覺得多少爽快？(略頓使學生想像秋風的涼爽，而引起其誦讀課文之動機)你們到此間來讀書；有的是通學，有的是寄宿。不管他是通學或寄宿，你們終要帶些東西來的。你們有東西帶來嗎？(待答)東西怎樣帶來的？你們的衣服或文房四寶等放在什麼東西中帶來的？(待答)你們的家長拿汗血之錢替你們付學膳宿費，你們自己辛辛苦苦帶了許多筆硯書籍行李來到校中，而

校中又費了成千累萬的經費替你們建教室、宿舍、食堂，買圖書、儀器、標本，併請了許多學問很好的教師來訓導你們，你們應當怎樣？（待答）此間的教師：有的是大學畢業，有的是通今博古，你們能讀此讀書，真是十分的幸福呢！（略頓，使學生發生一種感奮之情）你們是新到此地，恐怕碰來碰去都是陌生面孔；因此不免要回憶到你們小學中的老朋友了。（略頓，使他們回憶）你們的老朋友：有的是因為家境窘迫，故而輟學就業；有的因為不能考入本校，只得投奔別處。你們比他們真要幸運得多。你們回想故人，是人情之常；但是祇要你们好好地在此親師愛友，不久許多生面孔就會變成熟面孔的；因為本校雖以各生程度之不同，而分爲種種班級，在實際上都一樣地讀書做事的。

（乙）正課（須令學生讀熟背誦）

始業

作者姓名

一年容易過，轉瞬已秋風。

負笈初來校，讀書使用功。

新師多碩彥，舊友各西東。

覺舍雖分級，弦歌處處同。

（丙）註釋（不註者由學生自行查填，本張心符先生意）

（一）始業、開學的意思。這是一首五言律詩。中國詩體多得很；而最普通的有所謂四言古詩、五言

古詩、七言古詩、雜言古詩、五言絕詩、七言絕詩、五言律詩、和七言律詩等。凡律詩定須八句，雙數句皆須叶韻，單數句除第一句外皆須不叶韻，至第一句則有韻無韻可以隨便。又第三與第四句應當相對，第五與第六句也要相對，至頭二句與末二句對不對也可以隨便。這是律詩的大概情形。

(一)易、本來是交易的意思。這裏圈去聲讀，解作難字的反義。

(二)解、

(三)笈、

(四)碩、彥、

(五)舍、

(六)弦歌、弦今俗體寫作絃。

中國的教育，老早就注意到陶冶性情的音樂課。在孔門之教，樂占六藝——就是六種課程——的第三位，也可想見牠的重要了。

(丁)文法討論(用歸納法)

(一)年、風、笈、書、師、友、舍、弦歌等等都是人或事物的名稱，所以叫做名詞。

(二)過、負、來、讀、分等字都是表示動作的，所以叫做動詞。

(戊)小學常識(可以伸縮)

(一)一字是說文的第一字。說文爲說文解字的簡稱。此書是漢朝許慎叔重撰，始一終亥，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推究六書之義，自來言小學者皆宗之。

(二)初字是爾雅的第一字。爾雅釋詁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此書凡十九篇，訓詁名物，通古今之異言，爲五經之館鑰，唐以後始列經部。

(三)東字是廣韻的第一字。此書原本爲隋陸法言撰，本名切韻，凡五卷。唐孫愐重爲刊定，改名唐韻。至宋大中、祥符重修，賜名大宋重修廣韻，則爲宋陳彭年、邵雍等奉勅撰，非陸氏原書。惟分類二百六部。尙仍其舊耳。

(四)應用文(亦可以伸縮)

始業式秩序單

(一)開會。

(二)全體肅立，向國黨旗及總理遺像行最敬禮。

(三)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全場循聲朗誦。

(四)靜默，畢，就坐。

(五)報告。

1. 校長。

2. 教務主任。

3. 訓育主任。

4. 事務主任。

(六) 演說。

1. 教職員。

2. 學生。

(七) 散會。

(庚) 編輯大意(不必逐課有)

在文學上，有韻文之發達早於無韻文，故先選一詩。律詩與駢文爲中國文學之特點，萬非西洋之所能比擬，故首選律詩。偶句爲研究中國文學者萬不能忽視之端，故在第一課中，卽當摘出兩兩相對之句，詔示學生，併略講駢儷之法。

(辛) 習題(手、口並用，併由教師自行伸縮)

(一) 問、始業一詩中有幾個韻？

答、

(二) 問、爲什麼此詩叫做五言律詩？

答、

(三)問、那幾個名詞是相對的？

答、

(四)問、那幾個動詞是相對的？

答、

跋

右述四篇皆卑近淺陋，並無極深研幾之處。惟芻蕘之獻，或有一得，亦未可知。用敢不揣鄙悖，而公之於世。夫文人積習。好自是其說；故「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璞。」僕雖國文教師，然何足與於文士之林？故如有非吾說者，尙希勿以此相譏！倘或以其言爲可取也，則請降格相從，以祛歷來文士互傾之弊。吾不禁馨香祝禱之矣！

思想在經驗中之效用論

人之賦稟，除一二上智下愚而外，大致相同。然而或則庸碌終身，與草木同朽；或則青雲直上，而史冊流芳。其故何哉？曰，是非一二原因之所致；舉凡環境，體格，教育，命運，皆有關係焉。而其最要之鍵，則當推思想之能否運用於經驗之中一端矣。

能用思想者，每一經驗之來，卽不使交臂失之，必取之以爲後事之師。所謂經驗者於是焉能日漸豐富。譬如自誇者受人之攻詰，因此知謙德之爲人所喜；後此不敢再以薄技眩衆。若此人者，宜嬰雅士之稱，而可謂善於利用經驗者矣。

不能用思想者反是。每一經驗之來，如貓犬走上林金谷，而莫知其趣。故雖假之老彭之年，其思想之簡單，經驗之瘠薄，與垂髫之童無殊焉。世之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類如是也。

吾嘗見墮落之人矣。方其在家也，以性劣而兄弟惡之，姊妹絕之；及其出而爲學徒於商店也，以打架而歇業者數四，以賭博而除名者再三；及其覩然有室也，以吸煙而潦倒家園，往往五六年而無有人敢薦之職業也；然而偶有枝棲，不旋踵而情性復發，因此少則半年，多則一二歲，終必再賦閑居。若是人者，直與鹿豕同羣。何經驗之有哉？由此觀之，所謂經驗者，非用思想，吾人不能得之。

大商埠之中，銀行也，公司也，千百駢峙。其中職員，或爲雜役，或踞高位，以經驗之多寡深淺別之也。行長總經理，其初類多走雜役之學徒而已。當其爲學徒也，儻輩何止一二；然而已則事事留心，處處用思，於是逐步昇遷，自科員而科長而行長矣，自書記而帳房而總理矣。同輩視之，瞠乎遠矣。思想在經驗中之效用大矣哉！

蓋經驗之由思想中得來者，可爲知識，久而且爲智慧。在英文，知識曰 Knowledge，智慧曰 Wisdom，亦有淺深之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論性之言，亦可爲吾人經驗之喻。人

之初生也，幾皆空無所有，是相近者也。及其長而入世，或則日就而月將，或則沒世而無聞，是相遠也矣。其所以相遠之故，能否運用思想於經驗之中，其最大之原因也。

譬如上述走役之升爲行長，書記之升爲總理，其同伴之經驗，理當與之相同，卽不同，亦必相差不遠。然而何以彼則飛騰，其同伴則碌碌如故，不能得人之青眼哉？此無他，彼能運用思想，故經驗能涵蓄於其心神中，而爲處事應變之資。其同伴則作事時漫不經心，敷衍了之，故今日之技如此，明日之技尙如此，終爲黔驢之無可有成耳。

又如學僮佔畢之時，目視書而諷籀，或則三四遍而卽能背誦，或則十百遍而尙未能。此雖半由資稟之高下，而半實由能否運用思想於諷籀之時之別也。夫目視書而諷籀，經驗也。倘不用思索之工夫，則此所謂經驗者，不能化爲誦者之知識，更何論乎智慧。故費時多而仍期期不能出口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朱註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誠哉其言也！

論秦柳之異點

世人稱道文士，好用並舉之詞，如文家之韓柳，詩家之李杜是也。其並舉之故，非爲二者有大同之點，却以雙方多絕異之姿耳。詞家之秦柳亦然。昧者謂：「之二人者可稱同氣而連枝。」其實少游者卿未可同日而語也。

張端義貴耳集引項平齋言，謂：「柳詞無表德，只是實說。」

吹劍錄載東坡幕士語，謂：「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

張惠言曰：「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

！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

周濟曰：「耆卿鎔情入景，故淡遠。」

又曰：「少游最和婉醇正。」

又曰：「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筆。」

又曰：「周柳晁黃皆喜爲曲中俚語。」

又曰：「耆卿爲世譽警久矣！然其鋪叙委婉，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

又曰：「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

管卿曰：「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

良卿曰：「少游詞如花含苞，故不甚見其力量。其實後來作者無不胚胎於此。」

王國維曰：「少游詞境最爲淒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淒厲矣。」

王氏又引馮夢華之語曰：「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

足以當之。」

觀上諸論，知評者對於淮海有美無貶，對於三變則譏譽互見焉。然則柳之亞於秦彰彰明矣。今更略述鄙見以廣之。

少游近開美成，遠祖溫韋；而氣度大雅，不獨黃九退避，即東坡亦無此丰神。近人動以秦柳並論，柳之於秦直如重儷矣。

柳以鋪叙爲能，將一事說完，便算了事；惟時有一二警語而已。是純以聰明見長者。

耆卿無完美之作，然每首必有美處。

耆卿詞無複處，以其能卽景生情也。

柳詞詠物，恰到好處。

凡學柳者易流於敷衍，因耆卿詞往往平鋪直叙也。

柳詞亦有氣度，惟終遜淮海。

耆卿詞千篇一律，絕少變化。

少游詞恰到好處，最宜學步。細膩風光，詞家之正宗也。

綜而論之，少游詞乃無瑕之璧，三變詞則瑕瑜互見。但取其單詞隻句，二人時有相同之彩。柳之「楊柳岸曉風殘月」何殊秦之「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柳之「黯相望，斷鴻聲裏，立盡斜陽」何殊秦之「憑闌久，疎煙淡日，寂寞下燕城？」柳之「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何殊秦之「無邊絲雨細如愁」

？「柳之『落花流水忽西東』何殊秦之『郴江幸自遶郴山？』柳之『指神京非霧非煙深處』何殊秦之『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由是觀之，擷斷句則秦柳齊驅，酌全局則耆卿退舍。設使三變能去其渣滓，留意布局，則其所就，當不讓淮海也。

聯語淺說

屬對雖小道，險矩則非。約言其律，厥有數端：曰詞之對，曰句之對，曰形之對，曰聲之對，曰義之對。詞句之對，對之經也；形聲義之對，對之緯也。

曷言乎詞對？曰，詞對者，有數之對，有類之對。一詞不得對兩詞，如子貢不得與夷齊爲對是也。

子貢一詞也；夷齊兩詞也。單字之詞不得對數字之詞，如堯不得與蘧伯玉爲對是也。堯，單字之詞也，蘧伯玉，數字之詞也。此詞數之對也。名詞須對名詞，如山之對水是也。代名詞須對代名詞，如吾之對爾是也。動詞須對動詞，如飛之對躍是也。靜詞須對靜詞，如長之對短是也。副詞須對副詞，如明辨之對篤行之篤是也。介詞須對介詞，如魚躍於淵之於對鳥鳴在樹之在是也。聯詞須對聯詞，如才且賢之對美而豔之而是也。助詞須對助詞，如焉之對也是也。歎詞須對歎詞，如噫之對嘻是也。此詞類之對也。所謂詞對者此也。

曷言乎句對？曰，句對者，有質之對，有體之對。疊句必對疊句，如之子不來，之子不來之對斯人

已去，斯人已去，何處簫聲，何處愁聲之對這邊笛韻，這邊情韻是也。並義連句必對並義連句，如人來與客去之對魚躍而鳶飛是也。側義連句必對側義連句，如日行西陸而節序爲秋之對月上東郊乃星辰減彩是也。此句質之對也。敘述句須對敘述句，如齊宣王欲短喪之對周天子將失國是也。疑問句須對疑問句，如誰能盡禮(?)之對孰可爲朋(?)是也。命令句須對命令句，如毋污乃公刃之對必繼汝親心是也。感歎句須對感歎句，如傷哉禹湯不再(!)之對煥乎堯舜復生(!)是也。此句體之對也。所謂句對者此也。

曷言乎形之對？曰，形對者，偏旁之謂也。二字相連而同旁，則對亦須二字相連而同旁，如菡萏之對梧桐，昏暗之對崖巒是也。二字相連而異旁，則對亦須二字相連而異旁，如悠揚之對激越者也。所謂形對者此也。

曷言乎聲之對？曰，聲對者，平須對仄，仄須對平，如風之對月，日之對星是也。雙聲須對雙聲或疊韻，疊韻須對疊韻或雙聲，如淒清之對嘹唳或對殼簾，迷離之對擁腫或對迢遞是也。二句以上之聯語，上聯末句之末字必仄，上一句之末字必平；下聯末句之末字必平，上一句之末字必仄：如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之對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是也。所謂聲對者此也。

曷言乎義之對？曰，義對者，或似詞類，而尤入裏者也。專名須對專名，如曉之對舜是也。公名須對公名，如魚之對鳥是也。無形名須對無形名，如仁之對德是也。有形名須對有形名，如花之對木是也。動物須對動物，如禽之對獸是也。植物須對植物，如楓之對菊是也。礦物須對礦物，如金之對玉是也。

。天象可對地文，如星辰之對山水是也。人亦可對天象，如人之對月是也。物之部屬須對物之部屬，如鱗之對羽是也。甲子須對甲子，如乙之對辰是也。卦名須對卦名，如乾之對坎是也。數字須對數字，如一之對三，數之對重是也。顏色須對顏色，如紅之對綠是也。凡成語須對成語，如「聞雞起舞」，「拊髀興歎」，「聖人不死」，「五斗折腰」，「乙乙抽思」，「爲邦以禮」等語，並須求相當之語以對者也。凡對不可合掌，如門外看山色之不可對戶前眺嶺容是也。所謂義對者此也。

詞對矣，句對矣，形對矣，聲對矣，義對矣；則經不反其常，緯不逆乎理。經正緯順，對也入格。格者一定者也；雖然，有時而變焉。植之與動亦可對也，如花光之對鳥性是也。動植之與鱗亦可對也，如瑤池之對黍谷鳳嶺是也。人則可對萬物者也，對日，對水，對草，對石，對鳥，對道皆可也。一則不限對數者也，如一方之對此地是也。小品文中可假聲而對；如子舍而對桑園，則子可作梓；殯宮而對甲帳，則殯可作丙。此所謂格之變也。

明乎格則對，明乎其變則對而不泥。不泥、未必工也。陽剛以氣勢之，陰柔以韻味之。此求工之經也。雄以壯之，直以利之，怪以奇之，麗以豔之，茹以蓄之，遠以久之，潔以峻之，適以逸之。此求工之緯也。知此經，知此緯，則對也而工。

大凡慶賀之聯取乎陽剛，如日之方中，氣象輝煌也。哀挽之聯取乎陰柔，如秋聲夕起，愁緒環生也。能手則常反其道以求工，如景媚春和而陰靈送雨，如風號潮咽而夕霽弄晴。悲喜之情見乎詞而不爽分。

寸焉。此又二者之經也。不論賀聯輓聯，其人之父母、兄弟、姊妹、年歲、事業、門閥、鄉里、與彼此親疏之關係，以及其生或死之時序，皆可綴詞入對。此又二者之緯也。知此經，知此緯，則對也而用。

總上四經五緯而明之，則六通四關，無所不對，無所不工，而無所不用矣。

郡望、姓氏、名、字、號、及諡法淺釋

衆庶芸芸，何以區別？曰，必也正名，方可以釐然有辨。名之不足，而益以姓氏，益以郡望，更益以字，號、及諡法：則真不憚煩矣。

郡望者何？曰，郡者、地方之區畫也；望者、猶言望地，謂名望及其地位也。郡望之起，其於農業既興，人有定居，封建既行，門閥已分之時乎！在游牧時代，人類逐水草而棲，朝住河西，暮宿山右；居無定所，則何郡之可言？而狃獠之世，雖亦有智愚強弱之分；但必文明稍進，優者愈勝而劣者愈敗，於是此疆彼界，階級懸殊矣。試舉其例，如王姓，派別甚多。通志曰：『京兆、河間之王，出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此姬姓之王。出北海，陳留者，舜之後；此媯姓之王。出汲郡者，王子比干後；此子姓之王。出河南者，爲可頌氏；出馮翊者，爲鉅耳族；出營州者，本高麗；出安東者，本阿史布；此皆虜姓之王。』大抵子孫以王者之後，故號曰王氏。廣韻所載，王氏有二十一郡望：太原、瑯琊、北海、陳留、東海、高平、京兆、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東、金城、廣漢、長

陟、堂邑、河南。以太原、瑯邪爲尤著。其餘又有賜姓、冒姓者，如漢書燕王丹之玄孫嘉，王莽時獻符命，賜姓王氏。又王世充本西域胡支氏，冒姓王。又五代王保義，卽劉去非，亦冒姓王。如吾沈姓，郡望爲吳興，其地亦必爲古者王、公之食邑。由此觀之，郡望起於封建之世，可無疑矣。

姓氏者何？曰，三代之前，姓、氏本分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而無氏；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媯、媾之類是也。蓋上古之民，往往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姓多從女；其後婚姻之制既創，人始並知父母，且在事實上，姓氏多從男系，惟文字上仍襲原形，不加刪改耳。至於今之新民法，在原則上亦規定子、女從父姓。此乃莫可如何之事，不得謂爲違背男女平權之道也。俗語曰：『張、王、李、陸，天下大族。』可知四姓人口之多矣。

名者何？曰，名者，個人之符號也。不名，則張三與李四由區以別乎？禮記曰：『幼名，冠字。』可知名者，乃個人在幼年時之稱號，而取之者大抵爲父、母、長輩，抉擇一字或二字，以寓其期望之心。如，在科舉時代，爲親者每盼其子之鰲頭獨占，於是殿元之名層見疊出：姓金者曰金殿元，姓李者曰李殿元。又依俗例，兄弟取名必須排行：雙名須同一字，單名須同偏旁。如，曾國藩、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兄弟四人，皆以國字排行；第二字藩、荃、華、葆等且同偏旁。又如，蘇軾、蘇轍兄弟二人，

因單名，故以車旁排行。俗例又有規定數字，永爲排行之標準者。如取「祥麟瑞鳳昇平世」七字爲排行，則第一輩取祥某或某祥爲名，第二輩取麟某或某麟爲名，第三輩以下依次取用；至第八輩，則仍用祥字作爲排行，第九輩仍用麟字，如此周而復始，可以萬世無窮焉。又排行之字往往無義；而古人多單名，今人多雙名也。

字者何？曰，字者，表其取名之義也。禮記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然則，幼年人必無字；而其抉擇也，亦大抵由尊長爲之。試舉其例：如，孔鯉字伯魚，鯉者魚之屬也；蘇蕙字若蘭，蕙與蘭相似也；韓愈字退之，愈者勝人，故自退以示謙意也，潘耒字次耕，耒者所以耕種也；劉過字改之，有過必改之意也；趙孟頫字子昂，頫爲俯首，昂則舉頭，以反義爲字也；楊億字大年，億者大數也；陸謙字伯益，易經「謙受益」之意也。總之，取字必顧名而思義；或與之同義，如蘇蕙之字若蘭是也；或與之反義，如韓愈之字退之是也。故取字而不與名相關，是謂失體，必爲識者所笑。又依俗例，取字亦有排行者；如，長曰伯某，次曰仲某，再次曰叔某，又次曰季某是也；惟第五人以下則無法可施矣。又取字時，往往用一虛字：如，如、若、之、哉、甫之類是也。又字多成雙，單字實稀見。至晚近世，又有取同音爲字，及在單名後加一之字以爲字者：如名曰士龍則字曰自隆，士龍與自隆同音也；名曰進則字曰進之，進下加之成爲字也。此其用意，在使人見而易識，不致誤一人爲二人云。至於李白字太白，其亦就名加字之例乎？

號者何？曰，號者，有自號，別號之分，如，歐陽修初自號醉翁，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此所謂自號也；柳宗元因曾爲柳州刺史，故世號爲柳柳州，此所謂別號也。大概取號，與其人之名可無相關；歐陽修之修與醉翁二字無關，與六一居士四字尤無關也；柳宗元之宗元與柳州二字亦無關也。至於取之之法：如自號，則往往以己之所好或所處等爲準；如別號，則每以其官稱，或以其地稱。歐陽修自號醉翁，因其所好在酒也；李白自號青蓮居士，因其生於青蓮鄉也。杜甫曾爲工部員外郎，故世號曰杜工部；孟浩然爲襄陽人，故世號爲孟襄陽。他如：蘇軾曾築室於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又因提舉玉局觀，故世有號爲蘇玉局者；韓愈爲昌黎人，故世號爲韓昌黎，又因曾轉吏部侍郎，故又號爲韓吏部；此皆自號、別號之例也。至於世俗之綽號，實亦別號之流。不過別號皆涵善義，惡人不屑號之也；綽號則多流行於下等社會，如巨匪、大盜，往往不以姓名聞，而以獨眼龍、白額虎、托塔天王等奇異稱謂以駭人聽聞焉。

謚法者何？曰，謚者，蓋棺論定，行將瘞葬，因誅列其行，而爲之立號以易名也。然則，謚者，乃死後之別號；爲君者死後皆有謚，臣子則惟有功德可稱者方爲之立謚。上古有號無謚；周時始制謚法，秦始皇時，以爲子議父、臣議君、廢之，漢時仍復舊，至清不廢。如：韓愈謚文公，陸贄謚宣公，程顥謚純公，而文彥博復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此皆或以立言而得謚，或以立功而得謚，或以立德而得謚。奸佞之徒從未能享此權利也。至若清之曾國藩、爲同治中興第一功臣；治軍居官，粹然有儒者氣象；其論學謂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所爲古文，亦卓絕一代，爲世所宗；則功德

與言，三者悉備，謚曰文正，實未能盡其美也。又如孫總理辭世後，邦人舉呼之爲國父，蓋亦謚法之遺意焉。

江蘇教育界現象雜評

江南文物，自古著稱。溯厥淵源，固由地域之寒燠得宜；而典型先進，竭誠提創，亦未始非人才蔚起之一大因也。是言也，或將譏爲太嫌陳腐。當今世界潮流，競言法治；民國肇造，何能獨居例外？不知人治固不足恃，而法治亦非可置人而不問。歐美多法治之邦，其政事之修明固也；試一考其執政者之何人，則必用才適當，各得其宜——習農者使掌農事，習工者使掌工事，習商者使掌商事，習債者使掌礦事，習教育者使掌教育，習政治法律者使掌政治與法律；未嘗可使易地而處，使所用非所學，使政客爲銀行經理，使律師爲教育官長，如吾今日中華民國江蘇省之教育廳長者然也。

吾言至此，不禁不寒而慄。方今域內騷然，報私怨者、輒以反動，反革命等詞爲不易之方。然言論自由，爲世界文明國所公認；所禁者，無稽之談與嚮壁虛造之詞耳。今陳廳長者、赫然留法，習法，而博於法之法學博士也。博於法，未必即明教育；博於法，未必即爲萬能也。以未必即明教育之人，而爲教育廳長，無乃與西洋法治國之措施，有所未合乎？法云法云，固如是乎哉？

憶昔明之末葉，三吳士子，競尙氣節，結社論文，聯朋議政。其一種悲天憫人之胸懷，與不畏強國

之骨幹，史籍豔稱。今者民國肇造，民權伸張。論理，結社之流風當更甚，議政之意興當更濃；然夷考事實，則江蘇教育界之執鞭掌教者，類皆噤若寒蟬，不敢一舒其胸中之感慨，衡論乎肉食者之措置乖方。噫！江蘇教育界之現象，已如劇病之夫，奄奄一息，垂斃牀第之間。倘不自覺悟，扶病而起，求醫服藥，非疾終，亦必壽終矣！

疾終、人所不願也；壽終、人其願之乎？倘答曰唯，則予欲無言。倘答曰否，則不佞願隨諸君之後，憑其不爛之舌，奔走呼籲，去庸醫而求盧扁也。何謂庸醫？以不明教育者而長教育，是之謂庸。何謂盧扁？以深明教育者而長教育，是之謂盧與扁。盧扁，難求也。然而江蘇雖小，人口獨繁；教育雖未普及，博學者尚不可以屈指計；學者雖非盡習教育，而深明乎豫，時，孫，摩之術者亦何止一二哉？乃獨不取，而以學法者為吾長。噫！法之時義真大矣哉！

不佞在數年前，見學法之足以干祿求名，而法學人才，服官執政，無往而不可；於是束書於高閣，火墳典於洪爐，絕口不談「詩云，子曰」，負笈法校，以備將來攬權食肉之階。所惜者，膏火不繼，因而中輟；眼見同學少年，乘肥馬，衣輕裘，不數年間，類皆非復昔日之貧賤矣。瞻前顧後，中心耿耿，每與「大丈夫得意則為官，窮途落魄，始不得已而為教員」之慨。吾言至此，已為官者——如吾陳廳長一流人物——將用其官樣之詞，責之為不能安分守己；未為官者——即與不佞同淪苦海中之可憐蟲——亦必正色嚴辭，斥之為卑鄙小人，而擯之營門之外。然吾欲進叩於江蘇省中官與非官之前，教育界同人

，其不日夜思爲官，而以致形諸夢寐者，有幾何人？卽不致形諸夢寐，而眼見大人先生，席豐履厚，未免與『官不可不爲』之慨者，有幾何人？卽不致垂涎於大人先生之前，其有官星高照，得大力者枉顧垂青，拯之泥塗之中，登之廊廟之上，而不立即投筆拋書，驅車接篆，而不覺履齒之折者，有幾何人？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江蘇教育界向人之多做官思想，一方因江蘇官之易做，而一方則因江蘇教員之難爲也。

何言乎江蘇官之易做也？曰，江蘇物產豐繁，脂膏肥美；稍一染指，卽可滿載而歸，而團團作富家翁。况金陵爲新都所奠，除暴安良之策至爲周詳，故雖域內騷然，而江東半壁尙有七豎不驚之概。服官於江蘇，豈非至易而至美之事乎？雖然，爲縣長，局長，尙有賦役之頻煩，共匪之滋擾，稍一不慎，身家性命每犧牲於俄頃。獨有吾輩寒士之領袖教育廳長，可以得失不知，理亂不聞，朝攬金焦之勝，暮回香櫬之味。興之所至，則下一訓曰，『切切此令！』法之所及，則勃然大怒曰，『決不寬貸！』寒酸之士，眼見廳長之適意，之尊嚴，之威權，羨慕之不及，更何暇說短論長？畏懼之不及，更何敢說短論長？卽欲說短論長，亦無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已！

江南文物，自古著稱；三吳士子，素尙氣節。吾江蘇教育界之同人乎！何不攘臂而起，效明末東林復社之所爲，聯朋議政，而樹不畏疆圉之骨幹乎？何乃怵怵倪倪，畏首畏尾，思拾大人先生之唾餘而以爲得意？但顧目前，而一無深思遠慮，何若是其甚哉？

如此現象，吾今恍然知其原因矣。其因維何？則曰有二：其一曰，江蘇官之易做也；其二曰，江蘇教員之難爲也。官易做，則人皆思做官，而無暇思做教員。其未爲官，則以學校爲潛龍暫伏之地，視教職如雞肋，聊勝於無；及元而亨，則棄之不復可惜，大人見而名利兩貞矣。官易做，則愈見教員之不足做，不易做。何謂不足做？官則適意，教員則不適意。是之謂教員不足做。何謂不易做？官則可朝下一訓曰『切切此令！』暮動一怒曰，『決不寬貸！』。教員則祇能吞聲忍氣，挨餓受寒，雖至轉輾填溝壑而終不能犯所謂之法。是之謂教員不易做。兩兩相形，雖三尺童子，亦能見孰優孰絀；而江蘇省之教育大人，反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何哉？豈以會上『外洋輪船』，日駕『惡透麻皮兒』者，而反不如三尺之童子乎？天下不可思議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

如此現象，倘不立時矯正，則江蘇之官將日見其多，而教員則將日見其少。官者，所以治國者也；國欲治，官固不可不有；惟官多，則其中貪墨者亦必隨之而多，貪墨者多，則廉潔方正之士將爲所排擠而難於登庸，甚至不能登庸。官官相護，官盡貪污，於是乎國政不可問矣！官乎官乎！誠吾輩窮教員之大敵矣！

窮教員赤手空拳，不徒『三年造反，終不能成』；即欲聯朋議政，亦深恐高位多力之官，憑其權勢，動輒加以反動，反革命等詞，而陷之於死地，故祇得偷偷倪倪，純抱『撞鐘主義』，得過且過而已；於是乎江蘇之官誠能無敵於三吳矣！江蘇之教育，在如此現象之下，其去破產之程度，殆庶幾矣！於戲

！（禮記大學篇引詩云：「於戲！前王不忘。」朱老夫子註之曰：「於戲，歎辭。」愚按，歎者，歎其影響之深也。於戲！）

江南文物，自古著稱；三吳士子，素尚氣節。吾江蘇教育界之同人乎！目視此危險之現象，何不攘臂而起，效明末東林復社之所為，聯朋議政，而樹不畏強圉之骨幹乎？倘再俯仰俛倪，畏首畏尾，思捨大人先生之唾餘而以為得意，則真自暴自棄，自絕於士林。奇恥大辱，莫逾於此矣！同人乎！同人乎！盍興乎來！

歷史論

麥考來著
沈慶修譯

（此其結論。文見於一八二八年五月號之愛丁堡評論雜誌。二十年後，麥考來著英國史，所用義法，此文已見其端倪；可知其異常重要矣。）

今吾英國之作史者日從事於爭辯之方，而大忽乎叙紀之術。所謂叙紀之術者，有以使情感不枯燥，而想像之中如目觀其事之謂也。野乘家傳栩栩欲生，亦足以徵作者之可由其道，獲其效，而無害乎真理矣。此類名著幾於家絃而戶誦，則作正史者可藐焉而不察乎？如華爾泰之夏爾第十二紀，如馬夢道之人言行錄，如包斯威爾之約翰生傳，如邵善之南爾生行述，雖至愚極情亦樂於披覽焉。是以野乘家傳之差堪入目者，一經出版，流通圖書館為之無容足地，圖書公司為之頓形忙碌，新小說為之無人問津，而雜誌報章則滿載其佳章妙句焉。同時有所謂大邦之正史，雖出於大手筆，亦束諸高閣，無有誦讀者矣。

正史家之視野史氏也，一如顯貴之於微賤，蓋有藐視之意焉。彼以為作正史者而多述瑣屑事，則將失其尊嚴；瑣屑事可以成稗官之佳妙，而正史家則以叙邦國之革命為職志者也。彼惟知舊貫之是仍，而不知其無謂可哂，一如法國戲劇之會中墨守之毒也。情事之最特殊最有味者則削之弱之，何哉？曰，以其瑣屑屑不合正史之尊嚴也。嘻！所謂正史之尊嚴者，無異西班牙王之殉於禮，因其朝臣未左右與以援助也。

余以為此種蹈常習故之見，如棄而不顧，則史之更覺誤人，可斷言也。試問史將以此而減其尊嚴乎，或損其效用乎？當吾人謂一往事為有關係，而又一事為無足重輕也，吾人究有何意哉？夫往事本身斷無重要者也，然則通曉往事之價值何在？曰，在乎鑑往而足以知來耳。是故史之不足以為吾人鑑者，雖戰爭也，約誓也，騷擾也，交塞乎其字裏行間，其無用與馬脫馬輸先生所集之稅關券同矣。

假使克雷雷命敦公能捐其充棟之公文，略其讀者望而生厭之套語與矛盾語，而願自降為長期議會中之包斯威爾；又使其能示人以高明之漢潑敦自治政府，似從人而實導人，似虛懷若谷，詢於芻蕘，而實雄詞偉論，天下之所不能駁斥也；又使其能示人以致衛恆走入歧途之蠱惑；又使其能示人以粗狂之熱誠，使克朗威爾較貴之賦稟隱而不見，夫彼固受命於天，治蠢動之君民，宰荷蘭之大憲，挫瑞典之臂助，而持法蘭西西班牙兩敵君間之均勢者也；又使其能傳國王黨與議會黨本色之吐屬，能述路伯扈從之穢褻語，與夫漢立孫及福利胡特之庚詞切口；如是則公之著作不將更足動人乎，不將更足徵信乎？

史有每事足徵而全體非者。蓋最足影響人類幸福之情況，風尚道德之轉移，與夫社會之由貧致富，由智致愚，由殘酷而致仁慈，概係無聲無臭之革命也。然而其進程，在正史家視之，難與於大事之林矣。其成功也不以兵力，其頌制也不以參議員，其承認也不以盟約，而其記載也不以公牘；不過學校中，教堂中，千萬之商鋪中，與夫不可更僕數之家庭中，日日有其事，而人不知之耳。夫吾人論事，不可以上流社會爲規範，而斷言下流所趨向也。吾人讀邦國之敗績與勝仗矣；然而當知勝仗之中可有疾痛慘怛，而敗績之中可有向榮氣象也。吾人見明相之下野與佞臣之當朝矣；然而當知一二秉政者之禍福，其關係於全社會之休戚亦微矣。

華曾主教以地質學家方之於吮膚之蠅，踞於象鞞，據其皮相，而遂懸揣此巨獸內部之結構。此喻於地質學家未爲公允；而移之於正史家則殊爲適合，以其止見事之表面，未見其深藏難顯之組織，而遽以爲大政淳熙，而筆之於書也。

在此類作者之史中，則於七年戰爭之末，英國堪稱極盛，於美洲戰爭之末，英國陷於衰頹。一若人民之富裕也，受治也，被教也，在後期中俱有見拙之譏焉。吾人曾讀喬治第二在位時之英國史矣，書中於監理教義之萌蘗竟不及隻字。百年之後，吾深望此類謬種之絕跡也。不然，漢者羣龍無首之時，將視爲政府之末日，社會信約之毀棄，而人人操戈與鄰屠鬪；其禍延至新內閣出，始以其德慧，撥亂而反之正也。當此時也，謬見之流傳，吾知於史乘中蓋無處不可見焉。

讀史與旅行異地，其效每可同年而語。讀史者如遊子也，足廁新社會，目覩新好尚，耳聆新吐屬，而腦筋中則縈迴乎其法律道德習俗之懸殊，因而擴充焉。然而人有足跡遍天下，而及其返也，腦筋之狹隘如故，一似未嘗出國門一步者。讀史亦然；有熟識乎戰爭之年月，洞悉乎皇室之世系，而曾未見稍慧者矣。人之視古也，往往如皇儲之訪與國，不過得其皮相耳。夫赫赫之客之來吾土亦多矣！臚舟於歡呼之頃，飲宴於君后之席，鹿葵之主伴其畋獵，羽林之軍爲之演閱，特等武士爲之受職，加之以綏轡乎困勩之街，瞻仰乎聖保羅之寺，而記其廣袤高厚之度；於是乎挂颿而去，而自以爲曾見英吉利矣。其實彼之所見者，不過一二公家建築，公家人物，與公家禮節而已；至於社會制之廣博繁複，國家性之緻密涵蓋，政府及法律之實際施行，彼則茫然莫之知也。夫欲明知此等事，其所省視不可徒限於殿廷之上，神聖之日也；必也與常人遊，而察其平日之經營與家常之取樂，必也廁身於交易之市與茶坊之內，必也插足乎饌飲宴會與鑪火之旁，必也忍受俚言土語，必也親探民瘼之所在，而無畏縮之意；能若是，是亦足爲善旅行者矣。彼欲洞悉乎前代人類之情況者亦當如是也。倘使徒注意於公事戰爭會議與辯論，則彼之所治亦將等於君主旅行之無益矣。蓋君主之臨吾邦也，所見者不過一二美景，所與談者不過一二巨卿，則其所下斷語必無當矣。

夫所謂良史者，於其著作中，一時代之性與神已具體而徵者也。其所傳之人，不敢以不徵之事不信之言傳會之也。有斧削焉，有布局焉，被真理以稗官之韻致，而於其文中又有權衡焉。公家事務或表面

顯之，或匿而隱之，然其所持權衡，不以人之貴賤而增損之，而以事之足以闡明社會情況及庶民性質與否而畸重畸輕之。彼之示人以殿廷也，甲帳也，參議院也，固矣；彼亦示人以國之全體也。軼事也，殊俗也，諺語也，苟稍足以明法律宗教教育之施行，而示人心之進程者，彼未嘗敢以爲瑣屑而忽之也。彼不止描寫人物而已也，且將使之如十年老友，可親可識也。風俗之轉移，不止以一二口頭禪或數段統計表表示之也，且將字裏行間呈其不可移易之印象也。

使如是之史家而著吾英國史也，彼固不致略戰爭圍攻盟約叛亂與夫宰相之改易而不記，惟彼又將以歷史小說之韻味散布於國家大事之間也。在林肯寺中有一美色之窗，成於一學徒之手，其取材不過其師所棄之零星玻璃而已，而其優越寺中他窗遠甚，故相傳其師爲之羞憤而死。司各德亦然，真理之鱗爪爲正史家所翫焉而不顧者，一經彼之錘鑪，便足引人之嫉妬矣。夫司各德之著小說也，取材於正史家之所集；而其所就，雖以正史評之，亦難言其有遜色也。是故真正之大史筆者，將取小說家所運之材料而復用之也。政治史也，民族史也，將見其相維相繫，而有不可分離之勢焉。所以吾人不當於克雷命敦史中則考清淨教徒之戰爭與投票，而翻至老死一書中則索其吐屬也；不當於許母書中則考乾母氏王片面之行為，而翻至尼格爾之命運一書中則求其又一面也。

吾人理想中之歷史之初期，當富於小說俚歌與史編之色澤，使讀者如身入武士之羣，而躬與進香之會。前者如福勞沙所記之英雄，後者如與巧叟並轡朝天之信士，自旦巴而去也。所謂社會者，自至尊以至

下賤，自丹陛以迄草莽，自行人之位以迄僧丐獨酌之屋漏；莫不顯焉。善男信女；聲伎歌童；十字之軍；巍巍之寺刹，與其聞飯鐘而歡呼之聲，及在祈禱所中至心之朝禮；員外之郵莊，與其逐鹿射兔，擊鷹放鶴；播臺之高峙，與其俊僕妖姬，及燐策金帛之懸賞；皆足以表真理與人生也。於依稀隱約之中，吾人不可不察有權邑民之重要，與常帶項圈之小賸，雖屈伏於下流，而其一種兇猛高傲之精神時思蠢動也。文藝之復興，非僅僅一二燦爛之時期所能示也，其細故蓋有萬端焉，心靈之醞釀，求知之急切，皆足以顯十六世紀之大異乎十五世紀也。宗教之改革，不止英國之教會制度與歐洲列強之彼此關係間生罅隙也，直使千門萬戶之內，父母子女之間，相爭相殺也，是道德之戰也。漢利之為人，當以歐西忒斯之技點綴之也。其性格之改變也，自豁達大度之少年一轉而為蠻野傲慢之老奸焉；其自私自利暴虐不道之日積而月累也，其初未嘗不有睿智之心，與慷慨之情也，卽及其罪大惡極之秋，其開誠布公之遺痕猶可約略見其一二焉。蓋彼陷於水深火熱之黔黎，當初曾以漢利之誠明而愛戴之也，而今則雖欲自拔而不能矣。伊利沙伯之為人，則當察其互見之瑕瑜也。環於幸臣之中，而終不引以為心腹；對於老成人之前，而終不黜之於域外；以一身而兼具雙親之性，蓋有其母安那妖媚反覆奸狠之態度，又有其父漢利驕傲果敢之精神也。世有良史，吾可斷言其必能以生花之筆叙此奇婦人之行事，其驚心動魄可與克尼威斯小說中之所述相髣髴；然其可徵足信，雖至細故微飾亦莫不然也。同時吾人當知藝術之磋磨，財富之積聚，與夫人生服用之日益舒善也，吾人又當知名公巨卿，戰戰兢兢，墜壁深池，而震撼其四鄰，其後漸漸安富

尊榮，其雉堞堡壘變爲朗格里之凸窗，與伯里之小尖塔也；吾人又當知市鎮之日拓，沙漠之日墾，漁邨之變爲天國，農民之豐其食而樂其居也；吾人又當知在內亂之前，人民之胸懷中已有萬班感慨，無限意見，不滿於此同到脫之皇室，醞釀既久，遂公然暴露之於議會論辯中，而揭竿而起，國中始如鼎沸矣。其黨爭巷戰，爲克雷倫敦公之所刺刺不休者，固不可不及，一如肯西地池之法，言之不厭其詳，庶使其事明白易曉也。雖然，此不過前後之啣接處耳。至於此時代之粗枝大葉；英國縉紳之愚忠；君側宵小之詛咒飲博荒淫無度，而使王綱不振；城內長老會安息日之苛嚴；營中自由教士之靡侈；清淨教徒之同服嚴容多疑異聲與其無謂之名稱口頭禪，足以顯清淨教徒之所以爲清淨教徒者，皆不過裝腔作態耳，其底蘊之中，實潛有不憚艱險，操縱之術，與公其之精神也；以及第五代大一統人之迷夢，其荒誕不經無異乎所謂有哲學態度之民主黨；凡此種種，皆當筆之於書，庶使所記之事更確切而更生動也。

史之循是法而成者，能與人活潑有用之教訓者也。此種教訓不獨想像之所能受，亦情理之所能納也；不獨逗遛於人心，抑且深印於腦際也。天下真理重重，非由此道，不能得也。庸人之作史也，一國之大鼎革，突然而起，無緣無故，一似天降之誅者；而不知革命者，莫非道德轉移之所致，其醞釀也蓋在編戶之間，而其端倪也蓋早伏於一朝暴發之前矣。是故欲知大政變之朕兆，不可不洞悉乎一國之庶政也。敘紀之文而不能若是，則無異醫案之忽乎疾病初期之症候，而祇錄其病者不可救藥時之狀態，究何補哉？

作史者而果能如是也，則必爲智識界中之非常人矣，必能融會種種難治之才力而一貫之，吾將拭目而俟荷馬沙士比亞之復出矣。夫一技之長，方之於衆長之會，真無足異矣。然此冥冥中之範疇，並非瓠落而無用，役心而無所怡悅者也。此冥冥中之範疇，不能產無瑕之史，固矣；然其能使史有改善之方，而孕育一種不過激之吹求，可斷言也。蓋此種吹求者，與賞異稱奇之道無所背者也。此種吹求者，雖使吾人之藝術觀念有提高之勢，而並不使吾人失公道於作家者也。

統一之至要

原文見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大陸報社評欄

沈夢若譯

華人之注意日來已漸轉移，本爲切望國際聯盟之舉措者，今則深盼國民政府之能重整旗鼓矣。消息傳來，南方代表——汪精衛君、孫科君、伍朝樞博士、陳友仁君與李文範君——皆將於今日到滬；如是，國府前途之光明，定可預卜也。

夫此時此際，中國之所最需要者，爲團結，爲一致；對於敵國宜然，對於友邦亦宜然。凡爲領袖者，務須勿再斤斤較量於小故末節；而從大處落墨，鞠躬盡瘁，各竭其長，以保衛國家之權利。蓋有史以來，邦家之難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總之，救國必須自救，不能全賴國聯也。國聯之爲助固多，且又可貴；惟必須強有力之政府始能多受其益而不替。若黨派紛歧，號令不一，則國聯亦將有愛莫能助之歎。

聞今日將開非正式之談話會。其前途頗可樂觀，因各領袖之所討論者，並非欲謀改組政府也。各領袖皆爲國民黨中會員；其自廣州來者，本屬連枝而同氣。彼輩之離南京，不過對於黨政府中某種人物表示不滿，故遂分道而揚鑣耳。

彼輩之來，不過欲重展經綸，以爲中央臂助。此事易如反掌，並無絕大困難。昨日，本報曾載東京之論，譏爲『蹒跚政府』，可謂絕不瞭解中國政事之誤矣。

各領袖之意見固有不同；然其相聚一堂也，可使政府之力轉弱爲強，遇有難題，可以同商共決；此其功效，將不可勝計也。

且也，自廣州獨樹一幟以後，兩方並無極端之相讖；是故今爲全國利益計，重作攜手自屬可能；此吾人所引爲欣幸者也。夫意見之差池，固嘗有之，且亦已明白宣布，乃不可掩之事實；惟其言詞並不過厲，以致雙方領袖有不能重聚之勢。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往者不諫，來者可追；諸領袖心中，蓋皆有此大度也。

若論政治上根本之主張，原無相異；不過對於如何實施，則方有不同耳。且雙方軍隊，雖已開始敵對行爲，然論其實際，亦不過無關重要之小接觸而已。

無論軍事方面或政治方面之領袖，若欲完全接近，可稱絕無阻礙。南京與廣州之間，關係本深。今雖小有齟齬，然決不因此而不可復合。其言歸於好也，對於其人格之尊嚴，其主義之維持，固毫無損害

。彼輩本皆國民黨黨員，今一心一德，展其經綸，以濟國家之厄，亦自然之理也。

吾人鑒於時局之嚴重，故務須開誠布公，團結一致，庶令日本侵略者與友邦列強曉然於中國之不復分裂。欲達此的，必須速行互商如何強固政府之方，與局部改組之術。

吾人深信各領袖皆有愛國精神，定能捐其私見，而示其合作之態度於世界。此實爲目前極切要之一點。各領袖今皆聯袂來滬矣，如能同心協力，則方可於立談之頃，充實國民政府之力量也。吾人不禁馨香祝禱之矣。

夫國際聯盟所予之贊助，固甚有價值，不容有片刻之蔑視；但中華之命運終須待中華自行決定。中華而真欲出於水火之中，登於衽席之上，祇有自行努力，方可有成；倘全國領袖尙同牀異夢，則終不能自拔焉。

方今全國視線咸集中於來滬之領袖，希望甚厚，信賴甚深。何哉？人皆以其爲有公而無私，能爲國而不爲己也。吾人深信彼等之決不辜負衆望也。

安多尼演說詞

莎士比亞著

沈夢若譯

各位朋友，各位羅馬同胞！請一聽予之講演。

予之來此，

非欲阿諛愷撒也，聊盡執紼之誼耳。

人有過失，必遺臭萬年；

豐功偉績則與腐骨同朽；

愷撒亦人，安能逃此公例？

高貴之布魯達斯曾語汝曰：『愷撒野心難馴。』

若然，則真罪大惡極；

而愷撒無詞以辯矣。

布魯達斯乃一忠實誠樸之人，

餘子亦皆公正無私。

予之至此，誅祭愷撒，

彼等蓋皆知之。

愷撒者，吾友也，待我以忠，遇我以誠。

但布魯達斯曰：『愷撒野心難馴』

而布魯達斯乃一忠實誠樸之人！

愷撒爲羅馬俘敵，盈千累萬；

取其贖金，以充公家府庫：

此可謂愷撒之野心難馴乎？

鯨、寡、孤、獨啼飢號寒，愷撒因之而泣。

野心者決不能若是其惻隱也！

但布魯達斯曰：『愷撒野心難馴』，

而布魯達斯乃一忠實誠樸之人！

憶在路割克爾之節，予曾勸進；

三上皇冠，而彼三拒之；

野心者能若是乎？

此蓋衆目昭彰，有眼共視之事也。

但布魯達斯曰：『愷撒野心難馴』，

而彼終爲一忠實誠樸之人！

予之所言，非欲駁斥布魯達斯也；

不過據其所知，以直陳於大衆之前耳。

汝皆曾愛之如父母，非無故也；

而今則無一灑淚揮涕者，何哉？

嗚呼！公理乎！正義乎！皆化爲烏有矣！

汝皆下喬木，入幽谷，而等於禽獸矣！

請諸君稍安毋躁：

吾今氣咽口哽，魂不返舍，游心於愷撒之棺中；

吾必俟其甦醒之後，而始再言。

不過在一日之前，愷撒發一言足以敵世界而有餘；

今則寂然不動，僵臥而已矣。

雖至微極賤者，亦莫肯加以敬禮！

嗚呼！天主乎！倘吾欲鼓動衆心以滋紛擾，

則吾對於布魯達斯將有不利，對於堪西侯斯亦有不利。

彼二人者，汝皆知爲忠實誠樸之人也！

吾豈願加不利於此等忠實誠樸之人！

吾當願使死者不利，使吾自身不利，與使汝輩羣衆不利。

但吾手中有一紙公文，上蓋愷撒之私章。

此乃彼之遺囑！吾得之於密室之中。

惟吾公民可以知其究竟——

但尙乞諸君之諒，吾不能朗誦以使衆聞——

還望諸君移步愷撒之旁，而吻其傷口，

以其神聖之血染汝手帕，

并取其一毛一髮以留紀念；

當汝壽終正寢之時，傳之後嗣，

以爲一宗名貴之遺產。

溫良之朋友乎！請稍安毋躁，吾終不可讀其遺囑也。

汝終不宜知愷撒之如何愛汝也。

汝非木石，終知恩義；

汝有惻隱之心，若聞其遺囑，

則必將怒髮衝冠，如癡如狂。

汝雖彼之後裔，但還以健忘爲妙；

因倘汝不忘，則今日之結果將有不堪設想者也！

諸君乎！汝肯稍安毋躁乎！

汝必欲我讀其遺囑，要知我何忍爲之哉？

不但此也，吾亦何敢讀其遺囑哉？

一讀遺囑，吾深恐加不利於彼手刃愷撤之忠實誠樸人也。

吾爲是戰戰兢兢，甯緘口而不讀也。

汝今欲迫我讀其遺囑乎？

則請趨繞愷撤屍旁，

俾我得示汝立此遺囑者之爲人。

吾可下此祭壇乎？汝能允我爲此乎？

請勿擁擠，爲我稍留容足之地。

使汝有淚，汝今可以揮灑矣。

汝皆曾見此莊嚴之朝服：

吾且能記其何時始御；

彼之服此，正當克服耐維之日，

黃昏時候，暑氣正殷，獨居帷幄，運籌決策。

請諸君細視，此乃堪西侯斯刺刀之處：

此乃兇惡之堪斯加所裂之孔：

曾受深仁厚澤之布魯達斯，則由此搏擊；

當其善刀而藏之際，

愷撒之血直注其身，奔流門外，

以視其老友之能否動乎中。

何哉？汝皆知布魯達斯者，乃愷撒之畏友，而素所深信不疑者也。

嗚呼！上帝乎！愷撒之愛布魯達斯，可謂至矣，

而今竟死於其手；天下傷心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

當高貴之愷撒見其老友行刺，

彼喪然若失，心膽俱裂，

蓋忘恩負義之足以使人頹喪，較之詭計陰謀，爲尤甚也。

彼以衣蒙面，流血遍體，

傾墜於滂悲之像下。

嗚呼！國人乎！愷撒之倒，爲害殊深！

當此滅信背義，皆嗜殺人之世，

爾我及一切同胞，盡將朝不保夕，而步愷撒之後塵。

嗚呼！汝今哭泣矣；我見汝之悲情不可復遏矣：

此點滴之淚莫非仁慈之表示。

富有柔腸之諸君乎！汝今祇見愷撒衣外之傷痕，而已哭不成聲乎？

請進而觀其廬山真面，

無瑕之體，四分五裂於賊子亂臣之手。

國人乎！請稍安毋躁。

溫良之朋友乎！請稍安毋躁。

請勿以吾之言而羣起滋擾。

要知彼謀害之徒本皆忠實誠樸；

嗚呼！吾不知彼等抱有何種隱憂，

而必出此流血之事。

彼等固皆聰明睿智，忠實誠樸；

吾知其必將有以語汝也。

朋友乎！吾之來此，非欲鼓動汝心也。

吾不若布魯達斯之有辯才；

吾不過一樸素遲鈍之人，而愛吾友。

不惟汝皆知之，即彼等亦莫不知；

所以容我陳詞於愷撒之前。

要知我既無機智，又乏言詞，既無價值，又乏動作，

既無發言之法，又乏陳詞之勢。

我不過據理直陳，然則何以動衆哉？

吾之所語汝者，本爲汝所素知。

示汝以溫良之愷撒之傷痕，以代予之陳說，

但此千孔百創，不過如啞者之口，亦將含冤莫辨耳。

倘予與布魯達斯易地而處：

則必有一安多尼者，激發汝之精神，

使愷撒之一傷一創，翻爲舌底蓮花；

即彼鐵石心腸者，亦將攘臂而起，

使羅馬全邦天翻地覆也。

但，國人乎！請仍聆予言。

朋友乎！汝乃未知究竟而即欲暴動乎？

愷撒之應受汝愛，在何處乎？

嗚呼！汝乃未知；吾必語汝。

一轉瞬間，汝已忘彼之遺囑。

此其遺囑，由愷撒親自署名蓋章。

依此遺囑，凡屬羅馬人民，各得七十五金。

朋友乎！請稍安毋躁。

不但此也，舉凡花壇、果圃、廣場、方庭、其在提白河之邊者，

一切畀汝，世襲享用；

是故汝可以遨遊，可以逍遙。

與民同樂者，除愷撒外，更有何人乎？

★

★

★

★

★

漢姆列德對於演員的指導

沙士比亞著
沈退之譯

我請各位講話時，務須依照我的讀法，輕靈活潑地在舌上發音；倘使你們大聲疾呼，像一般演員的樣子，那末我甯願教幾個街上的販夫走卒來念我的文章。至於手勢，也不可用得過度，用的時候，務須溫文爾雅；因為即使你的感情激烈，像急流、狂雨、和颶風一般，你仍須很有節制，平靜柔和，方纔可以不失常態。啊，達到一個龐然大物，頭戴假髻，作怒髮衝冠之態，發窮形極相之音，我真欲作三日嘔。雖站在戲院最下層之聽衆，亦將被他過度的叫囂，震破耳鼓；要知彼等本來不能了解表情，祇能欣賞傀儡之戲和嘈雜之聲。他雖拚命賣力，真是「吃力不討好」了。他演一潑婦或猶太王海勒德，終是處處過度。這種演員須受鞭撻。我請各位不要學他。

但亦不可過於柔順；拿你的慎思明辨，作爲導師。「行願言，言願行」；這是演戲的金科玉律。你如能篤守此規，則可以合乎自然，而沒有「嬌揉」和「踰矩」的弊病。戲劇之目的，不論始終，不論古今，都是要拿大自然反映出來，要拿牠的長處、短處、有形的地方、無形的地方、時間上的事情、空間上的物態，具體而微地呈在眼前；因此，表演之時，往往要不免說得過度，做得過火些了。大凡一種動作，應當快的，做得太快了；或者應當慢的，做得太慢了；雖然足以引起那外行者的捧腹大笑，但是給專家見了，真是要痛心疾首。你應當知道一個專門家的譏評足以勝過全戲院外行者的讚美。啊，我曾

見許多演員的表演實在不成樣子，但是頗能受到聽衆的高聲喝彩。我並非喜歡謾罵；不過他們的聲調，他們的步態，非但是正人君子所從來沒有這樣發過，這樣走過，就是信異端邪說的也決不會像他們那樣難聽難看的。我想大自然的傭工搏造他們的時候，因為技術不精，工夫太粗，所以心中要想拿他們捏成『萬物之靈』，結果卻弄到『畫虎不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關於表演劇本的幾句話

范儂著

沈退之譯

逢到放假，文學會、辯論會、或其他集會的時候，短劇表演是人人所歡迎的。要使牠著有成效，下面幾句指導的話是很有用處。

(一)戲臺 在可能範圍內，戲劇必須在臺上表演，那末觀衆的視線方可沒有阻礙。戲臺的高度須照了房間的大小而決定。倘使房間很小，那末幾寸高就殼；但五十尺長的房間，至少須有四尺高的戲臺。戲臺既經佈置好，還須備一戲幕。

(二)戲幕 祇要你有錢，祇要你歡喜，隨便什麼質料都可以做戲幕，不過牠的顏色最好不要火氣。在房間內，橫繫一根鉛絲，再拿幕的上邊穿了許多小環，然後套於鉛絲之上。或者左右用兩張幕布，會於臺的中央，每邊遣一小孩，隱在幕後，隨時啓閉。不過如能用升降的幕，則在佈景變換時，啓閉尤爲便當。牠的做法並不艱難；在幕的頂上，釘一滾軸；滾軸上繫一滑車；滑車上繞一繩索。這樣的佈置可

以使幕布升降自如。

(三)背景 平常的室內佈景可以無需乎此，因為牆壁旁邊排了桌椅等類便已足數；不過有時卻很需要背景畫。倘使你素來知道繪畫的，那末稍事練習，就可以得一差強人意的作品。你拿些現成的圖畫作為範本，描些粗枝大葉已殼，不過要特別注意遠近的配景。一個小山的斜坡，或者一個外有衆山，上有青天的湖澤，已能顯出一種田野景象；至於街道的佈景，則可畫一行房屋，近的高大些，漸遠漸小，則同真的可無分別。還有，佈置外景時，臺上的地毯應用綠色；切不可誤用紅色，而使背景上的樹木和臺上的地毯——就是樹木前的地方——發生不調和的弊病。

(四)臺邊燈 要使臺上的事物格外顯明，須用一排小燈羅列在戲臺的前邊。每盞小燈的一面——即正向觀衆的一面——插一種用洋鐵皮做成的反射器；這樣可使燈光完全照在臺上，而觀衆則不致耀目。這種反射器的製造很是簡單，祇須用一片弧形的洋鐵皮，底下挖一窠臼，可以擊燭。

(五)摹仿實事 有許多極顯著的實事可以設法摹仿，而使表演的功效加多。用力搖蕩一大片薄的鐵皮，發出的隆隆聲很像雷霆。吹散一把松香的粉末於燈火上，發出的光很像閃電。用一個搖蕩鼓，鼓邊嵌上許多小木栓，木栓上繫以許多大豆或彈子，轉動的時候可以發出淅瀝的雨聲。用紙屑從上擲下，可以很像亂飛的雪花。用一幅白的薄紗或一頂蚊帳遮在演員的面前，可以表示迷霧的意思。至於用薄紗的帳逐漸落在某種景物的四周，就可以表示牠的消失。

(六)豫演 在各部說白都能熟記之後，便應當預演了。預演的目的是要使全部劇本牢牢記在心上，并且一舉一動要演得安適而沒有急迫之弊。倘使事實上辦得到，最好請一位長於此道的批評家，來訓練演員怎樣轉變狀態和怎樣演得自然的方法。在戲臺上，各演員站的地位，務須自始至終十分注意；切不可互相擾亂。而且他們的排列應當合於藝術而賞心悅目。劇中的小端末節，亦必細心練習，切不可有絲毫之疎忽。

(七)提示者 在表演的時候，必須有一人，手拿劇本，擔負提示的責任。此人可兼做前臺主任，應隨時留心佈景是否排列適當，各種物件是否秩然有序，還要用小鈴報告開幕或閉幕。

(八)表演 在表演的時候，各演員應當設法裝像他所扮演的角色。要想裝得很像，他應當拋棄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個性。他應當繼續不斷的注意到表演的逼真。他的步法，他的容態，和他的聲音必須改變，以合於所扮的角色。而且自始至終，應當表演得一致。各演員皆須竭力留神，登臺表演。更須留心的，就是發一音，吐一詞，務須使觀衆個個聽得清爽。

(九)戲裝 在通常的佈景中，化裝一事是不大需要的；不過，倘然化了裝可以增加對話的效力，那末這是應當辦的。戲裝的華麗或樸素，皆視所扮的角色和演員的嗜好而定。我們應當記牢，眩目的服裝不一定要多費錢的。

(十)各幕之間 各幕間之間隙愈短愈妙，這樣觀衆可不至於厭倦。在各幕之間，通常都用音樂以助

興趣。

江蘇省立太倉中學校刊會文號弁言

張皋文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此雖惠言一人之見，然實吾國舊自論文家所持之通則也。是故正人君子，其文未必盡工，而亦爭相傳誦，付諸闕劄；若夫嚴嵩阮大鍼輩，其吐屬風流雋永，足使紙貴洛陽，然世人每鄙棄不屑道。薄其人而併薄其文，非今日論文之正則也。文章雖爲末技，然無末則不足顯其本。譬諸植，伐其本，固萎；翦其末，亦絕。必也培其本而扶其末，始可以榮滋暢茂也。昧者不察，以爲尋章摘句不足以動引擎、產毒瓦斯，於富國強兵無毫髮之助，故鄙棄之，以爲不足治。自惑、惑人，其罪難追矣。

要知真情至理之能行遠而不朽，往往獨賴乎文章。所謂情理，乃造成人類精神之二大要素。情理既賴文而傳世，人既情理所形成，則吾人豈不可推論而斷之曰，人必賴文而不朽乎？使無情理，不足爲人；使無情理，雖爲人而等行尸走肉。使無文，不足傳人；使無文，雖有可傳之人而亦等行尸走肉。欲使世上多人而少行尸走肉，必充之以情理；欲使世上多傳人而不同淪爲行尸走肉，必導之以文章。

提倡文章之道亦多端矣。在學校中注重國文課程、其一術也。表示注重國文之方亦非一言所能盡，舉行會文亦大足以鼓勵學生競爭之精神也。考諸西洋，學校中率有會文之事。徵之吾國古昔，科場考試

實亦會文之先例。自科舉廢，維新者與守舊而未敢反抗者、遂少言考試有可取之點。會文有類乎棘闈課藝，更誰敢冒天下之不韙而道之哉？

自孫總理倡五權憲法，而重言申明考試之重要，於是學校中始稍稍敢言會文之事；然猶未見暢行而大明也。吾嘗憶在上海某私立中學任事時，國軍初至申江，學校中風潮突起；校長不思根本解決之方，而却開宗明義布告於大眾之前曰：『自本學期起廢止科舉式之會文。』推其意，無非曰吾將自此而革新也；而孰知考試乃總理之所極端贊成哉？嘻！吾於以知一知半解之貽笑大方，而手忙脚亂之足以誤事矣！

本校自舉行會文以來、亦數四矣，然難得聚精會神之作、筆酣墨飽之章。推其原因，一由國內文學空氣之不濃厚，故不足以刺激學生鑽研章句之慾；一由同地少相等之學校，故不足以衝動其競爭之興，故得一善便沾沾自喜而姝姝自守矣。本學期會文已於第十一週之木曜日舉行。其成績固屬平平；然吾深望諸同學從此益加勉策，以此次會文為研治國文之入學試驗。入學之後，日就月將，升堂入室。則學校中會文之事為非徒然，且可明培本之不能偏廢乎扶末也。

塊肉餘生述叙

Philo Melvyn Buck, Jr. 著

沈慶孩節譯

(一) 狄更司卻而司氏 Charles Dickens 之身世

在英國文學家中，狄更司卻而司氏之品格，對於吾人蓋可謂最有趣味者矣。其字裏行間露一種可親

之態。詳言之，氏之文章既如此其懇切，如此其富有天然之和藹與近人情之心性，而又如此其足以訴於吾人天君之理；是故吾人之急欲讀其書，若有不暇擇者然。由此觀之，狄更司氏者不止爲最有趣味之作家，而又爲最可親近之文士矣。彼與讀者之間，毫無扞格不入，含情不語之弊。彼蓋爲十九世紀平民主義之具體，而彼之著作實含博愛之道與藝術之果而一之。吾人之對之能與特別親密之感者實以此也。彼米而登 Milton 與史各德 Scott 之專以奇異驚人者，有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矣。

進言之，在塊肉餘生述 “David Copperfield” 一書中，狄更司氏混合子虛之事於實有之事中，是故此書中可作氏自傳讀之處蓋甚多。此雖作者未嘗明言，然吾人久已知之。然其並世之人固嘗爲之蒙蔽也。直至其身後，直至其至友福司忒約翰 John Forster 之狄更司卻而司傳出版，於是世人始曉然於此書最哀楚數章中之少年英雄實爲作者本身。職是之故，吾人之讀是書也，常與讀他書異；不宜以得其一隅之見爲已足，而應知氏實借此書以示其畢生之閱歷於世人也。

雖然，吾人之讀是書也，當不但視之爲自傳而已足；更當於其微言細行之中，抉擇彼足以使吾輩了解氏之爲人之處而特識之。何哉？蓋以自傳者不過事蹟與年月之誦述，使讀者望而生厭，故不足以顯其品性與人格也。

有一事焉，凡讀狄更司氏之小說者莫不深印以腦筋。其事維何？曰氏之洞悉兒童生活也。在古奇之

肆 “Old Curiosity Shop” 賊史 “Oliver Twist” 唐倍父子 “Dombey and Son” 及塊肉餘生述

四書中，氏之描寫兒童生活也尤親切有味。彼能使哀楚兒童之形像活躍於紙上。此乃英國文學中從來所未見者也。卽在他邦，除許谷維克忒 Victor Hugo 以外，亦無有無及之者。兒童之心靈甚簡，固也；但小說家每不能分析之。如欲分析之，非設身處地而具有同情不可。而表同情於懦弱無告之兒童，實狄更司氏之一特性；因氏在幼時曾有此種閱歷也。氏之言曰：『讀者如據我在此書中所記下之事而斷我爲一密察事物之兒童，或斷我爲一能詳記幼年生活之成人；我則毅然決然敢自認爲兼有此兩種性質者也。』由此觀之，氏之對於幼年生活蓋有強固之記憶力者矣。

著齡時代 一千八百十二年二月七日，狄更司赫夫漢姆卻而司 Charles Huffham Dickens 生於泡務 Portsea；時其父爲泡此冒湖司 Portsmouth 船塢內海軍發餉處之書記，故其家不可謂在塞運之中也。然轉瞬之間，來日大難。其父左遷，始則倫敦 London，繼則慳薩姆 Chatham。所得之薪水日減，而家中之人口日增。子女八人，卻而司爲長子而居其次。夫以淺淺之所入，而畜此嗷嗷之八口，豈有不如滯厄之日見其少者哉？

氏在此書中，直回溯及家在泡務之時，且及其屋前之小園焉。雖然，當時之印象固甚模糊也。及其家遷至慳薩姆，彼之教育始行發軔。此時彼已四歲，而睿敏非凡。在此處之所聞所見，彼實能終身識之而不忘。後來搦管行文，往往以所憶者作文章之資料焉。

當考伯非而特大衛特 David Copperfield 之徒步往訪其老姑母而臥於大礮之旁也，其事實在慳薩

姆。懣懣者，卻而司四歲時之所寓也。

氏乃多病之童，往往盤控於痛苦之下。是故彼之所好爲沈思，爲默想。一遊戲之微，一日規之細，一片木之輕，一教室之平庸，胥足以引起其默察之心，而其想像中爲之圖形而畫影焉。此與考伯非而特大衛特何所異哉？彼在識方名之初，母教之，此又與考伯非而特大衛特如出一轍也。後氏隨其姊名芳男 Fanny 者至茄伊而士威廉君 Mr. William Giles 所辦之學校中作通學生焉。

就大體而論，氏在此兩棲性之鎮（既爲事實上之真境，又爲小說中之幻境，故曰兩棲性）中所得之經驗不可謂失意也。同視之中曾得二三游伴，而最親密者厥惟其愛姊芳男。氏爲好學之士，不似他兒之喧嘩嬉戲，而惟日孜孜於天方夜談 “Arabian Nights” 等書以作消遣。彼在其父親高閣之上，覓得非而定 Fielding，史毛賴脫 Smollett，勒賽其 Le Sage，守文帝士 Cervantes 等之小說而披覽之；一似考伯非而特大衛特之所爲也。狄更司氏好書之癖蓋淵源於此時矣。後來氏之讀書每不能作有系統之研究。搦管之際，忽發奇想，自薦爲干城之選，此與演劇何異？故彼自幼卽兼文士與優伶之才。夫氏之好度曲，好演述故事，又與考伯非而特大衛特同工者也。

天真爛漫之兒童每不識貧窮爲何事；故氏在懣懣姆之五年僑寓生涯中，未嘗覺有悲愁之日月也。彼曾致書歐文華盛頓 Washington Irving，自稱在彼時爲『一甚小而甚受人顧恤之兒童。』而日後回思，彼以其時之生涯爲最快。雖然，氏之所最惡者厥惟遇於寂寞，故彼對於孤獨之兒童每深表同情焉。

倫敦之經驗。氏在懷薩姆，固未曾嘗愁苦滋味也；但及其家重行遷至倫敦之時，政府以減政主義，致其父之月俸日削，於是經濟情形每況愈下矣。所居者爲倫敦附近之貧民窟，其鎮曰恰騰 Camden，其街曰倍漢 Bayham，其鄰則斯養走卒，而其屋則一土階茅茨之儕耳。於是乎此九歲之兒童遂子然無伴矣。夫此陋巷中之破屋與塊肉餘生述中米考伯 Micawber之所居相較，實無二致。此又本書爲自傳之一證也。

氏之雙親以拮据之故，日勞神於羅掘之方，遂無暇顧及此神經過敏之兒童。氏在此時，所可聊以自慰者，厥惟二三舊籍。奈昊天不弔，此蠹簡殘編偏又漸次入於質肆。宜其拊膺長歎，而與從穿窬游之慨矣。

氏在審塊肉餘生述一書之數年前，曾作自傳之一部，而此一部中之所描寫者皆言在倫敦時之艱苦。後來氏作塊肉餘生述，幾盡納此種資料於其中；所改動者，不過人名與地名耳。氏在晚年，授此原來之自傳於其至友福司忒約翰氏，福司忒氏遂據之以作狄更司卻而司傳。吾人試披其傳而誦之，則必大駭於塊肉餘生述一書中第十一章之大部與前數章及後數章之小部幾逐字逐句爲狄更司氏自身之寫照也。

夫塊肉餘生述中所稱米考伯之家庭，常負債累累者，實與氏自己之家庭無異。不過米考伯之品性與狄更司氏之父相較，有不可並論者在。何哉？氏蓋深敬其父，斷不敢有鄙薄之之詞也。

鞋油棧中之供役 狄更司氏家重至倫敦之後，羅掘計窮；於是此好學之少年，爲衣食計而供役於一

鞋油棧中。所事者不過黏籤於油瓶之蓋，所交者莫非目光如豆之兒童。試思氏在此種生涯中，能不痛哭流涕乎？蓋氏之所急欲得者爲知己之游伴，而此二年之日月，由氏觀之，無異飄泊荒島之上，有奇文而莫與其賞，有疑義而誰可相析？此種情感與經驗，凡讀塊肉餘生述者皆可於字裏行間繙繹而出之。書中所謂墨此東 Murdstone 及磨林倍 Grindy 廠者，卽氏在此時供役之處也，不過改頭換面耳。氏之品性及身世中所受之印象當以此時爲最深，故至後來飛騰之日，夢寐之間尙時復爲受人頤指之兒童，而不知左對孺人，右顧稚子，圖書滿架，而佳士盈門也。

少時困乏之效果 奇哉困乏生涯之不足以摧抑其品性而反足以使其超出乎凡庸也！其別何在？一曰睿敏，二曰富有同情，三曰肯用苦功，四曰崇尚自立。然而氏往往用力過度，以致不克永其年。氏又略染十九世紀之實利化，故其一書之出版，往往與發行者較論錙銖，不滿所欲不止也。是故氏雖並未錦衣玉食，而其囊囊中蓋已薄有積蓄矣。

學校生活 否去泰來，狄更司氏遂離彼愁苦之工廠，而入學校矣。然爲期不過二年，而所入之學校又腐敗不堪，故教育二字實有名而無實。但氏乃具有夙慧之童，故能在萬事之中見其佳處而爲之。彼自一離鞋油棧，卽精神煥發，而躍躍欲試其所長矣。在此短時期中，彼著手箸書；又結一社，作故事而登臺演之。此乃氏畢生之所好也。

入世之初 不轉瞬間，氏又離覺舍而求衣食矣。此時爲一律師之書記，故地位略高。然此非氏之所

好也。夫氏之野心甚大，不肯拘束於刻板生涯中；常思現身舞臺，作較有趣之工作，柰約將成而毀。未幾，氏涉足新聞界，於是前途光明忽顯；蓋氏之天才可以大用而不屈者，厥惟新聞記者。於是人中之鳳可以脫穎而出矣。氏在此時所得之教訓爲勤苦，爲觀察。

氏之成名及末年 氏之求聞於報界與潛心於純粹文學也蓋同時並進。而彼之所以能在一霎間聲價十倍者，由於時人久厭史各德之奇怪，而歡迎此能反射十九世紀精神之作家也。氏之著書也，往往數書並進，不肯待了卻一卷而後爲也。氏又好游，足跡殆遍歐美。而當假期之暇，又往往結伴演劇，蓋氏之性耽於忙碌而不喜獨樂也。泊乎晚年，則以朗誦其所作於大眾之前爲快。肩摩袂擊之場乃氏之樂園，而空山窮谷之內乃氏所不敢問津者也。夫氏之勞神於筆頭舌底也既如此其甚，宜其未臻耄耋之年而遽殞也。當一千八百七十年六月之八日，此舉世歡迎之大小說家遂騎鯨西去矣。計其壽不過五十八歲耳。嗚呼痛哉！

(二) 狄更司氏之品性

欲研究狄更司氏之品性，最好讀其小說；因彼之小說大半爲自傳，其間見與感觸胥藉之而垂詔後人也。倘吾人能讀其小說，則實勝於誦狄更司氏品性之分析。

氏乃生而樂觀。昔者漫而勞公爵 Lord Melbourne 曾言曰：「事未實行，則覺其美。」狄更司氏攬入曰：「則覺其惡。」吾人之讀其書也，每覺現世界之可處，此乃氏所以移易讀者心性之訣也。氏之

友朋稱彼爲當代最快樂之人，蓋氏之世界觀實有異於人之處。樂觀固爲氏之癖，而對於讀者實具偉大之魔力。一猶解頤微笑與捧腹大笑之每相因而至也。故誦其書者每於不意之間被其薰陶。卡萊爾 Carlyle 曾言曰：『氏者最恭敬，最懇摯，最明察，最果毅，最公允，而又最可愛之人也。』

氏以爲推愛困乏之氓乃人道之要務。在困乏之時 'Hard Times' 一書中，氏曾有言曰：『毋使汝心如鐵石。汝視天下之窮民當如同胞。汝不但以使窮民不爲餓殍而已足，更宜付以恩愛，使其得精神上之安慰。不然，當汝得意之時，坐視彼窮民轉徙溝壑之中而不救，則不轉瞬間，蒼蒼者天將降罰於汝，而汝必不得善終矣。』在賊史一書中，氏描寫社會上最稂莠之份子，然彼之同情未嘗因之而稍減，且直推及縲絏之中。在尼克而倍尼古拉 'Nicholas Nickleby' 一書中，氏之同情則推及受困於夏楚下之小學生。若夫耶穌誕日書 'Christmas Books' 則人類宜互相友愛之呼籲也。

氏既深表同情於受困無告之民，而又痛心疾首於作偽欺人之輩。在賊史一書中，吾人可見公平制裁之力量。所稱邱士而衛脫馬丁 Martin Chuzzlewit 者，實一引人譏笑而惹人痛恨之假道學也。夫驕者不但敗事，而且肇禍。此唐倍父子一書之所以作也。氏之書蓋莫不以傳道爲中心，而其動機則在博愛窮困之民。此所謂有關係之文字。然乎否乎？惟讀者時覺氏之所言每有與吾人之所實見真聞者相矛盾，蓋在此現實世界中，吾人見爲善者未必能善終，而爲惡者未必得惡報也。氏則必使顏回享壽而盜跖授首，何哉？雖然，吾人卻甚願其如此矛盾也。吾故曰彼之樂觀主義實有移人心性之大魔力也。

(三) 塊肉餘生述之提要

塊肉餘生述一書初爲月刊，自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至一千八百五十年十一月而始畢。凡讀狄更司氏之著作者莫不愛之。其價值實亞於辟克維克 *Pickwick*，而狄更司氏自己則以爲生平第一得意之作，此觀其序文而知之。而氏之所以特愛是書者，因其大半爲自身之事，字裏行間不啻有心血在也。

當彼落筆之時，頗非易事。書中人物之一稱一謂，往往煞費經營。氏嘗自言曰：『余嘗擲管，輒類失望。』然既下筆，則往往千言而不休。氏所最費躊躇者厥惟與都拉 *Doyle* 之關係，都拉者氏所鍾愛之人也。氏之愛都拉也一似實有其事，故書中之都拉纔死，氏卽以其名名其第三女郎矣。氏之對於壁各得氏 *Peacock's* 亦有戀戀不捨之情。氏之言曰：『余甚望愛米蘭 *Emily* 之永永懷念我而不忘。』後來其書做到爐火純青之候，氏又言曰：『此書中之細微曲折，我能一一體之。』及書將終卷，又曰：『吾書將結，但心神恍惚，不知爲憂爲喜，此吾之常態也。唉！福司忒君乎！今夜考伯非而特使余欲自吐其胸懷於斯世也。』

現代小說，一如戲劇，往往有緻密之結構。若此書者上下文似多不接；一若集合無數不屬之事，而任意附之於數人之身。正如許谷維克忒之萊米柴賴勃而 *Les Misérables* 一書也。此二書者蓋皆無數故事之集合體，而前後文每少呼應也。此言也未始無見。何哉？此書實叙一主要人物之畢生閱歷，故並無一定之極點可言；而所謂極點者，筮鼓競鳴之會，實爲現代小說中所不可或忽者也。

是書雖少結構，然富於人物品性之研究，吾人正可利用之。在較短較簡之小說中，人物品性之表露每盡量發揮，使讀者與一覽無餘之感。而在此書中，則人物品性之描寫實歷無數之事故，雖瑣碎而實有味；使掩卷而思，有如與故舊晤對一室之中也。此種人物之品性，吾人不但容受之，且能預計之，歷歷不爽也。

就通常而論，小說之種類大別爲二：一則注重事實，一則注重人物。前者須遵戲劇上之動作齊一律，換言之，事實之佈置須足以發生極點；而凡不足以引起極點與凡不隨極點之後而來者皆在屏棄之列。後者則不論事實之呼應與否，祇須取其足以顯出一人之品性者，故所論之人物可不止一種，而所羅之事實幾無量數也。狄更司之爲小說也，屬於後派。彼之小說，除雙城記 (Tale of Two Cities) 以外，則皆人物品性之研究也。吾人閱讀之時，則覺津津有味乎其所寫之人物，而對於事實上，則生間接之趣味耳，無甚重輕也。

於戲！狄更司氏在此書中所與吾人之人品何其衆哉！當其逐層闡發之時，吾人對之之態度又何其善變哉！欲一一明之，除非讀其書。氏之能混談諧與感慨爲一也，未有能如在此書中之善者。祇有米考伯君常足令人噴飯。其餘之談諧人物莫不有隱痛潛其心坎。夫笑者淚之鄰，而大笑又從能灑血淚之熱腸中湧出也。福司忒君曾言塊肉餘生述爲英國歡欣歌舞之傑作，此或言之過甚；然此書又頗類英國感慨悲歌之名著也。

下列所引二段文字：一則薩寇萊 Thackeray 之言，一則安諾而德 Arnold 之語；薩寇萊者狄更司之大敵，而安諾而德者英國最大批評家中之一也。讀二氏之文，可知此書之受人珍重，誠有連城價值矣。

煥乎此書之文也！新穎簡單而不失之妙。其一種柔縣之情智，孰能與之比肩哉？其片詞隻字，在在足使讀者身受其益。

此書完美無疵，而富有價值。何異怡悅，發明，與生命之藏哉！其行文一何敏捷而有方哉！又何柔情與仁意之充塞其中也！

覆馮和法君書

和法仁弟惠覽：

接誦來書，曷勝感慰！

慶孩德薄才疏；加以父母姑息，養成桀驁難馴。涉世以來，遇事齟齬；常失安身之所。自到此間，修將三載，學無所進，行則日滴；自分將不齒於君子之流。承弟不棄，加以存問，能毋感乎？

仁弟少年英俊，乃吾畏友。昔者雖忝居一日之長，自別以來，能毋拭目？披覽勞大月刊，時見吾弟與學楷君之著述；洋洋灑灑，每千言而不竭；非積學深思，惡能至此？嘗記滬濱分袂之時，慶孩之期望

於兩弟者至殷且大；曾幾何時，養成健翮，行將九萬圓南。吾用是慰焉。

月有陰晴圓缺，人多離合悲歡。慶孩頻年橐筆，雖下依人，蹤跡飄萍，莫能自主；深悔當年未習一技之長！離者難合，合者難留；歡少悲多，個中滋味真有不堪告人者。

錢先生，世埏弟，皆純潔有爲。吾弟常與之親，必多進益。

東門相見，不過三年前事；但塵途碌碌，竟致遺忘。非敢不以吾弟縈懷也。仰事俯畜，愁柴計米，日解暇時，夢亦多煩；遂致童心窒塞，詩意枯荒，雖有知音，亦裁箋無意矣。

大學係修養之藪；若以勢利相傾，則所造就者將成熱中之輩，惡能爲國家柱石乎？然天下滔滔，亦已司空見慣矣！

曹先生蓋棺論定，確係長者；惜措施之間，未能如陳平主社。此其遺憾耳。

慶孩德薄才疏，藐若鷓鴣；一枝難穩，或將振翅他林，惟恐終不能高飛耳！故巢在上海市高橋鄉。日後吾弟如其棲宿何方，但須傳郵彼處，當不致有洪喬之誤也。

平林覆雪，春意難舒；窗下埋頭，苦寒砭骨。尙希爲道珍攝；并望頻煩驛使，報我起居，餘不一一，卽此問好。

友生慶孩手覆。二十年二月十四日燈下，

草於江蘇省立太倉中學。

致上海現代劇團歐陽予倩君書

予倩先生雅鑒。久耳

鴻聲。未聆

慶論。累年繫念。靡日釋懷。往歲到申。纔蒙

傾蓋。乃以匆匆

行色。又歎促膝之未能焉。月前突接

仲彝兄函。略謂

貴團需一兼任中英文學之教授。倉猝之際。頗感才難。猥蒙

物色。欲試馳驅。且謂弦誦已作。務須即日就道。承

命之餘。深滋忤恐。何哉。不才性耽文藝。技習雕蟲。雖未擅乎尋章。亦略通乎摘句。惟歎常鑽故紙。

十年之辛苦徒勞。方恨未遂新潮。一朝之脫穎有待。今蒙

不棄。以爲可教而進之。則

程門既入。堂室能窺。吾用是忤焉。但不才幼而失學。長而雜研國文英語教育法律哲理諸科。及壯而治事。又復鷓枝常易。職守頻更。譽之者以爲得左右逢源之樂。毀之者則以爲直不名一技之流。今

貴園集藝苑之英。蔚學林之彩。以不才之貧文虧質。勢必躓於追隨。故未免恐也。雖然。不才素諗足下風流儒雅。羣弟子亦多彬彬可親。用是不揣鄙陋。輒函復

仲兄以一諾。正擬攜囊整篋。驪唱來申。驀忽之間。烽煙匝地。欲傳書則驛程乏使。遂裹足而翹企佳音。在苒迄今。倏逾一月。江畔之蟲沙未化。灣頭之笳鼓猶喧。從茲藝苑之中。杜鵑嘯血。學林之內。鸚武吞聲。然而天道好還。月虧能滿。倘異日

台從鼓旗重整。再搏燦爛之乾坤。則不才粉墨來隨。願作吶喊之丑末也。專此佈臆。祇頌

著綴

晚沈退之上。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哭亡姊文

嗚呼順姊！汝今棄所親者而長逝矣！所親者之哭汝祭汝，汝在九京之下，其知之乎？汝嫁也晚。吾年二十四，汝纔淒淒別我而去。吾當時揮淚送汝，而孰知其成今日死別之讖也哉？汝之嫁也，吾已二十四，吾已略鎔鑄於勢利詭詐之爐，然不自知熱淚之縱橫也。今汝之死也，吾年更大，吾更事愈多，吾心腸已漸如鐵石；然而吾聞之也，廢書輟飯，寢不能寐。其故何哉？吾不自知之也。吾十六出而就傅；汝爲我縫衣履，整篋笥，梳髮辮，戒行途。十數年前之舊事，吾於風塵擾攘之中，幾忘之矣。然而聞汝之

死也，一一如呈於目前，盈盈之淚不能掩也。吾家早零落。於人世上，吾幾不復知有親戚故舊一倫。汝之死也，其真將使我子立於天壤之間乎？吾於去年暑假之前，得父親病重之信，考教育學未終卷而悽愴返滬。今歲方謂可以無事矣，而孰知事之傷心有如此者乎？汝今長眠地下矣！所親者之哭汝祭汝，汝不復知之矣。汝不復知之，汝無復能傷心矣。汝最傷心之時，其在將死未死之頃乎？汝遙念母家，則有風燭殘年之兩老；汝俯聽榻畔，則有呱呱索乳之孩啼。汝淚湧，汝氣短，汝欲言而不得，汝此時之傷心爲何如乎？嗚呼順姊！汝今無復能傷心矣！無復能傷心，故汝之死，汝雖不幸；然而未若生者爲汝傷心者之爲尤不幸也。故吾固爲汝傷心矣，吾爲爲汝傷心者更傷心也。吾兩老爲汝傷心，吾爲吾兩老傷其不幸也。吾固爲爲汝傷心者傷心矣，吾爲不能爲汝傷心者更傷心也。汝纔入襁褓之小女兒，不知不識，吾固料其不能爲汝傷心也。然而人皆有母，以鞠以育。此不能爲汝傷心之小女兒，今雖不能爲汝傷心；及其稍長，智識漸開，將傷其母死時之不能傷心。於是彼之傷心將無窮期矣。嗚呼順姊！吾今淒涼悲咽爲汝傷心，爲爲汝傷心者傷心，更爲今日不能爲汝傷心而日後之傷心將無窮期者傷心。汝在九京之下，其知之乎？

記沼

圓池曲沼。體二而用一也。吾校之址。昔爲龍門書院。爲吾園。自改張以來。樓臺廊榭。煥然翻然。獨

宅中一沼。仍舊貫者。何哉。豈非以其體用之咳與。天下之物。多矣盛矣。或爲形勢之所憑。或爲風景之所藉。或爲利益之所資。各據其美而不可假也。函谷險矣。石頭壯矣。然可爲矛浙劍炊之地。龍蟠虎踞之場。而不可爲藏修息遊之所也。蘭亭雅矣。樊第麗矣。然可爲一觴一詠之集。聚讌親故之居。而不可爲藏修息遊之所也。鹽池富矣。銅山寶矣。然可爲牢盆禺筭之徵。名公巨卿之利窟。而不可爲藏修息遊之所也。獨是沼也。其形勢。其風景。其利益。藏焉修焉。遊焉息焉。無不宜焉。沼形如口。而折其艮乾兩隅。其深約一仞。其廣約二步。其袤共二十餘丈。其水如翠。其岸如楨。外以木護。而內以石建。其上架梁。前一以材而後二以甃。古屋歸峙於其中。新築環翼於其旁。魚鼈動其內。榆柳植其溪。其形勢如此。不其宜於藏修息遊之所哉。方春日遲遲。水光瀲灩。晴煙漠漠。綠柳毵毵。游魚逐花而來。燕子銜泥而去。或宿雨初過。新溜侵塘。憑欄頽仰。倒影搖碧。橫笛揮弄。清韻落梅。則人與樹同涵春縵。管與鳥皆爲天籟。此春日之景也。若乃夏景方修。炎氣正溽。輕箏薦而纖絺御。甘瓜浮而朱李沈。於是碧覆茄蓮。紅擎菡萏。曉風宜讀。無平叔流汗之虞。晚涼可招。有公子調冰之樂。泳徑尺之魴鯉。江湖渾忘。點幾翼之蜻蜓。風雲有思。此夏日之景也。至如秋日淒淒。金風颯颯。哀蛩唧唧。零露瀼瀼。衰柳雜數點疏星。清水涵一鉤澹月。重張鐙火。書聲出倒影之樓臺。無數殘荷。鄉思在連朝之風雨。此秋日之景也。又若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寒衲膚裂之候。冰凝木落之時。是沼之澤。罕見堅腹。是沼之流。似接溫泉。地勢使然。非性有異。是以雲飄六出。已堆庭院之鹽。波泛一泓。常活源頭之水。此

冬日之景也。其風景如此。不其宜於藏修息遊之所哉。滬治之坤隅。多窪地而少爽塏。每當春霖沐沐。秋霖縣縣。萬戶居民。盡淹澤國。泊夫溝渠塞。衢道隆。更不堪其泥濘墊溺之苦。獨吾校也。址非加高。土非殊性。而霖霖不能爲吾患者。有沼以瀦之也。且輭脚之病。南人所累。或以爲米乳之澱。或以爲溼氣所侵。滬地蓋兼有之。故狼狽躑躅於道者。尤肩相摩也。吾校同學。雖亦有病是者。然非此沼以宣洩其水潦。以疏通其土氣。不其皆蹶乎。此又沼之功也。其利益如此。不其宜於藏修息遊之所哉。嗚呼。是沼也。論其形勢。若是其適且當。論其風景。若是其神且化。論其利益。若是其宏且大。士濟濟以百數。聚學於茲。藏焉修焉。以之爲友。息焉遊焉。以之爲伴。故雖區區一沼耳。而舉凡江淮河海。湖澤川《。皆莫與之京矣。是以屢有議壅之以拓土者。而校長終以爲不可。夫是沼歷年已久。漸形淤塞。今將疏濬。以備雨潦。誠急務矣。慶佻曰。天下之水溲矣。以沼視之。猶蹄涔耳。何其見重於吾校若是之甚哉。此不可謂非是沼之遇也。使其不在於是而在疇曠土。則誰肯顧哉。不在於是而在金谷平泉。則徒爲綴飾華麗之資。豪放流連之物。亦辱甚矣。不在於是而在長門阿房。則將涕淚灑之。脂粉膩之矣。不在於是而在蠻荒野服。則將蠱毒濁之。癘癘蔽之矣。不在於是而在山林村落。則亦徒爲牧童飲牛之濡漚。樵叟濯足之滄浪。漁父釣網之所施。婦人女子浣紗晞髮之所藉而已矣。安得有人以之爲藏修之助遊息之物哉。嗚呼。其遭逢。不可賀耶。吾家有沼。其形如厂。氏墮水涸。無所用之久矣。假歸帆裴回其上。不覺感慨繫之。去年冬。始濬之。然其體不若是沼之具。其用不若是沼之廣也。校之西南。亦有

池焉。水流污濁。不堪濯足。蓋爲老圃灌蔬之資。滌糞器之物也。灌蔬可也。至溷以廁之穢。視吾校之沼。更覺其不類矣。

記花幄

校西南隅之護花室。落成久矣。一日。朱鍾兩師率諸同學往觀之。室葺以琉璃。疏櫺淺檻。不蔽杲杲。後穿小戶。寬尺許。高可二咫。半隱半現。可開可闔。爇火其中。以煖全室者也。室中有門字形砌。毋於小戶。卽藉之布溫熱者也。砌左一甃。澄水盈然。潯時以資蒸潤者也。又片木爲階。向背各二十餘級。纂以淡綠漆。其色與葉相似。寒暑計一。懸其次。階上泥盆盜盎。疏疏羅列。素英朱蕊。翠萼綠枝。清淑幽閑。鮮妍軟弱。傍檻花孟草缶。環然成市。棲身其間。神怡心曠。幾疑非人間世矣。舉目遙矚。清澈不翳。柳芽方茁。搖曳新黃。池水已融。輕澗春縵。朱師色然而喜曰。梓澤雖曠。湘渚雖覆。然一則繁華而不雅。一則淒舊而無溫。孰若此香煖騰騰。光融灼灼。多識而學。拈笑而禪哉。鍾師驟然而酬之曰。先生其有意於此乎。吾嘗夫陽春佳節。景永氣煦。歌鸚嚙嚙。舞蝶翩翩。柯接葉而連枝。花一苞兮兩色。幌下則翠條旖旎。簾外則燕子呢喃。於時輟講席而來。敷重茵以臥。滿窗綠意。態致嬌妍。一枕清涼。夢魂幽逸。先生之學不孤而禪不寂矣。慶後聞之喟然而歎曰。花卉其亦有幸有不幸邪。夫垂垂於春時者。必萎於秋。鬱鬱於夏日者。必凋於冬。獨在此室者。其欣欣向榮之態。不爲風雨所摧。不爲

寒冽所改。不爲會易時序所遂。非吾人覆育之功。曷克致是歟。雖然。花卉其猶小焉者耳。

紀念會飾第十九齋記

歲乙卯初夏。校開十稔紀念會。先會三日。各齋承校長命。蔽疏闔扉。各以意裝飾其所居。本室亦從而經營布置焉。齋廣丈餘。袤倍之。距南窗二尺許。植青竿編翠擗爲門闕形。上懸誠敬及十周紀念兩額。誠敬以金質紙剪成。十周紀念以縞絮蟠成。皆黏之堅固之紙上。每一字。樹兩校旗夾持之。闕之兩旁。懸畫軸四。聯一。畫爲四時佳景。聯曰立國精神在教育。爲人模範是文明。闕外亦有聯一。文曰我室固別開生面。他處亦大有可觀。二聯皆求過師製。而自爲之傳以金紙屑。曲藝無奇。半出依賴。不能無愧於心也。若夫立國二語。雖似老生常譚。然抉擇固煞費苦心矣。教學之義。當爲以人勝天之事。不當爲以人殺人之事。世殊不應有所謂兵也。不得已而暫存之。其人不可不教。而吾儒當以德藝率人羣而進。虛憍之氣。賊害之術。荀子所謂禽獸恣睢之行。不可以爲人師矣。距北窗約兩步。垂簾三楹。襲以黑紙。簾後雜陳書具。不雅觀。故以廉紙障之。簾前裝二人。一臥一立。臥者伸右足。豎左足。曲其左肱。右手捏綠色物納之口中。下薦以芻藁。爲狀慘澹而有奮攘之概。立者跨兩足作據鞍勢。左手執旂。標有臥薪嘗膽四字。以右手指指之。若大聲疾呼令人著目此仰臥之客而勉人則之者。上懸綵球國旗。臥者兩目直射之。似念念不忘此光明燦爛之中華大國者然。觀來賓之視此二人。其意態歷歷可狀。婦女入我室

。則現畏怖之色。兒童入我室。則呈嬉笑之容。耆老入我室。兀然無所動其中。農圃入我室。茫然不知所云何。或則謂如死尸。或則懼而狂奔。罔有知本室之用心者。獨有博學之子。舞勺之童。自橫舍中來者。見此二人之態。則悲憤之貌立呈。誦此旃上之句。則句踐之事能道。余於是益知教育之不容稍緩。立國濟世。胥賴乎是矣。泊閉會。一切裝飾。頃刻之間。摧拉立盡。回憶結構之初。絞腦筋。勞肢體。耗資財。累時日。向之經營若是其難。而摧之乃在反手間。過眼浮雲。不容留戀。然吾以知成事艱而敗事易焉。

記春寒

耕餘軒主人。正高歌易水一闋。一客撫其肩而謂之曰。吾聞之。冬寒春煖。時之序也。今則變亂常行。顛倒天道。冬行春令。春行冬令。不其可怪也哉。往歲之冬。服無須重裘。居無須圍爐。河水不凍。網罟可施。融風布序。怨咨莫起。一若陽未載而春已發。冬未終而氣已和者。詎知獻歲以來。日則烈烈。風又發發。滿宇愁雲黯霧。凝出堅腹窮陰。一番芳節嘉時。化成凋年急景。酌醕尊內。春熱須迎。楊柳樓頭。新芽未茁。絳帷夜誦。冷祛辟寒之香。朱閣曉開。墮出煖金之合。吾子當此栗烈之際。曷不對酒而歌。乃在此故紙窗邊。作寒號蟲態也。主人喟然而嘆曰。甚矣。君之不達也。夫寒煖之於時。猶動靜之於人也。人則畫動而夜靜。時則冬寒而春煖。此理之常也。設其稍逆於理。動靜寒煖因之而不節矣。

曩者。冬寒未極。故以其餘嚴洩之於春也。何足異哉。至若吟誦。何可以寒而輟。留下雖云股栗。曾未計及斗室之外邪。彼負販力役之夫。僕僕風霜。墮指裂膚。不更苦邪。墮畝耕耘之子。鋤犁不得施。種稜不得播。不尤苦邪。邊庭戰鬥之士。刀劍如霜。鎧甲被雪。鼓角頻動。龍沙何處種身。笳吹一聲。家山不堪回首。不愈益苦邪。君乃不計人之寒。而獨知己之寒。不計千里外之寒。而獨知斗室中之寒也。夫吾輩學子。衣食仰之父母。訓迪承之師長。礎礪藉之朋友。學識求之圖史。有役者爲之澣裳服。傳糲食。有閭者爲之遞簡牘。肅賓客。擬之市廛沽販之氓。草野撥糶之子。與夫疆場伏尸流血之士。其苦樂不又懸殊哉。君乃不知學者之樂。而作此瑟瑟之態。是豈仁人君子之用心哉。吾父幡然矣。而尙囊筆異鄉。吾母黎然矣。而尙經計田園。吾年逾弱冠矣。而尙未能代父母之勞。則安可以春之寒而輟吾之學也。客聞之曰。吾子之言。其廣陵之響乎。乃慨然而歌曰。風不柔兮景不韶。江關蕭瑟兮遲抽條。簾外瀟瀟兮連夜雨。誰家年少兮披金貂。主人躍而起。擊節而和之曰。平陽第內歌舞筵。洛浦津邊戰耗傳。最是憂懷家國破。前程猛著祖生鞭。

春假期中雜記

春之德在生。凡物經隆冬之隱伏。方春而舒。莫不生氣勃勃。故春者。萬彙之所始。而尤文人學士之所流連也。然流連而得其中者。蓋亦尠矣。彼及時行樂者。亦流連也。然而秉燭夜遊。縱心放志。毋乃過

歟。彼春宵讀易者。亦流連也。然而焚膏繼晷。椎股懸梁。不亦苦哉。是故節當春日。非修且遊。是不知嬉春者也。柳芽初綠。韶光方新。校中春假。其樂如何。時而風。時而雨。時而月。出則縱遊。歸則治學。庶幾無負是春矣。彙錄所記。存之於編。

藏修記

讀鄒

鄒書部首屬。亦曰母子。可分三類。第一如元之屬於一。帝之屬於上等。親生子也。第二如丁之屬於上。烏焉之屬於烏等。螟蛉子也。第三如右之既屬於口又屬於父。吹之既屬於口又屬於欠等。兼祧子也。

讀戴

禮者例也。故禮記者。示人以言行之例。學者須例之而言而行者也。禮者利也。故禮記者。其所示皆利於人。學者能明其理。則無往不利也。禮者裏也。故禮記所言。皆道德之裏。非事物之表也。學者須體察其意。而言必由衷。行必自誠。則不失禮之本。不流爲虛禮也。總之禮者立也。語曰不學禮無以立。故禮記所言。以自立立人爲歸者也。治禮者。於體履二義之外。又當兼明此數義矣。

讀文

文貴典雅。典者。有來歷之謂也。三都兩京。喬喬皇皇。典矣。固學者之圭臬也。然而不可泥焉。若曰非典不可以稱能文。惑矣。彼虞夏之文。殷周之詩。何所典乎。而後世膾炙之者何哉。正以後人尙古好

典之心太殷。遂使當日令衆立具之言如今之白話告示者。里巷歌謠之作如今之竹枝詞者。迨年湮代遠。古語不存。竟視爲彫琢言詞之崑圃矣。

讀史

史言殛鯀於羽山。殛之訓。鄒書曰殛也。余正書傳皆曰誅也。殛則必殺。誅則討辜之總稱。不必殺也。冢以爲舜如殺鯀。禹縱不應仇舜。且宜盡幹蠱之道。然爲舜者。亦安得將臣其人而先殺其父哉。冢意殛當訓逐或謫。謂謫逐之於羽山也。若是則其父罪故遠謫之。其子才而擢用之。於義安。於情無所不近矣。洪範曰鯀則殛死。可知殛自殛。死自死也。如殛卽殺死字贅矣。

原人種者。或主多原。或主一原。冢以多原之說爲是。蓋地之繞日而行。有常軌。晝夜循環。寒暑循環。其得天獨厚之處。非止一點也。可以同時生物。卽可以同時進化而爲人。而後蔓延至於相接觸。此或較近理也。然如澳洲之動物。雖胎盤尾孔。尙未進化。可決其不曾生人矣。

息遊記

耳遊

龍華。百年來號爲佳麗之地也。當和風拂候。爲士女遊時。日自斜陽欲墜。接於鐙火。西郊一道。桃柳之枝。脂粉之香。輪蹄屢屢之聲。聯續不絕。詢之。則皆曰遊龍華而歸也。嗚呼盛矣。自鼎革以遠。歇浦爲兵爭之紐。龍華毗之。亦遂成險。致寺爲軍壘。塔爲望臺。園亭爲馬射之場。田圃爲牧飼之所。遊

者幾絕迹。盛衰之運。何轉之暴邪。今春假。同學有往遊者。歸而語人曰。河山依舊。風景已殊。不見游塵起。但聞馬蕭蕭。欲上塔。熊羆踞之。思遊園。草木鬻之。不得已踏青郊野。則又勞軍旅之望顧。噫。何所樂哉。徒增一番愁思而已。余答之曰。余耳君之遊。衷君之慨矣。

夢遊

離家二月餘矣。春假無課。靜坐齋中。忽聞者持刺入。言有故鄉人至。出見之。乃鄉子某也。問之。曰。君家有事。令我趣君歸。余思在此子子。不如隨之去。以玩一春故鄉景也。於是步馮駕馮馭焉。不轉瞬間已鄉音滿耳矣。又儻忽之間。已重叩家門矣。入則戚人某在焉。一見即語余曰。去此三里。新闢一園。花卉滿焉。禽獸棲焉。僕有下澤。渚有竹葉。吾與子盍往遊焉。余領之。某爲導。余爲從。至則柴關不扃。花徑未掃。綠茵綴以朱瓣。清風雜以奇芳。池邊新柳。鶯梭擲之。燕語喧之。湖心小洲。蓮波漾之。淺葉點之。樓臺隱隱。半露林薄。松柏森森。盡參天際。又有琴韻書聲。悠悠然。琅琅然。如聽嵇康之廣陵。如聞袁宏之詠史。令人不覺其身之所在。而志奪矣。與友人跡之。忽而陟岡。忽而降陂。傾側側之石。疲手憊足。潺潺汨汨之流。溼裳侵袂。歷盡隈隩。搜窮澗洄。始得之。茅屋三間。羽士二人。叩之。果嵇公袁公也。余因述平生仰慕之殷。與今日跋涉之勞。二公欣然曰。孺子可教也。然尙非其時。五十載後。當見吾於崑崙絕頂也。遂舉手按吾肩曰。去矣。余一驚而寤。呵欠昂頭。始知余實凭几齋內。足未嘗出戶一步也。

步遊

滬城一孽窟耳。何足遊哉。曰。非真遊也。事出經之。聊當遊耳。且余非有意於爲遊也。特以假中。同學皆遊。或於郊。或於野。或於客地之山水。或於故鄉之園圃。各得其樂。欣欣然各逞其所快。而余獨未之有也。於是以城市爲郊。爲野。爲客地之山水。故鄉之園圃。熙熙者視作于于。攘攘者視作蘧蘧。睢睢者視作雍雍。亟亟者視作徐徐。樓臺廊榭。視作突兀聳聳之山峯。管籥笙簧。視作清幽婉轉之鶯燕。腥羶之鮑肆。視作蘭麝之芬芳。斷續之炊煙。視作雲霞之縹緲。於是乎喧喧囂囂繁華綉麗之滬城。竟爲余一片風光清明景色雅淡之樂遊原矣。故雖遊於城市。不啻遊於郊也。遊於野也。遊於客地之山水。故鄉之園圃也。同遊者有親友。當途次。指語余曰。魏哉官署。而余以爲貯偶像之寺觀。棲虎豹之巢穴也。又指語余曰。綽哉處子。而余以爲居邱墓之狐貉。暴草原之鬪體也。又指語余曰。縵迴哉廊腰。高啄哉檐牙。而余以爲縣互之岡巒。崎嶇之鷺叢。蒼茫無際之煙雲竹樹也。穿繞於城中者數十周。除伴侶之外。一無浮豔之擾興。一無塵垢之染目。惟覺陟降於石級石梁。吐納於清風清氣而已。或曰。如子之遊。何患濁世之汚人哉。爰叙以志之。

神遊

耳西子湖名久矣。輒思遊而未獲。客歲將遊。卒不果。然仰慕之殷。輒縈諸寤寐。今歲春假次日。余獨倚山闌。忽憶西子湖之勝。神志爲攝。倘恍間若隨故人姚君某同坐舟中。款乃之潯盈耳。蕩漾之容滿眸。

。余怪之。姚君曰。此吾子素所企盼之處也。何爲而忘之邪。吾子此時宜樂何如也。余曰信然。舟啓程小南湖。循蘇堤而北。時已月移東斗。好風相從。兩岸景色。岑寂可愛。撫舷顛視。玉兔倒沈。以手掬之。破而不得。棄之則忽又凝合如故。噫。虛之不足取乎。春波灑灑。故水底皓魄。常不若在天之穩靜。又妙在隨舟而來。若依依不忍捨吾二人者。遙望堤之盡處。燈火隱現林薄。姚君曰。此秋社也。過西裏湖泊焉。訪蠶桑學校。已下扁矣。復舟行至跨虹橋側。捨舟登陸。揖秋社。夜景淒其。不可久留。拜岳墓。肅然敬其忠愛塞塞之誠。而憤然恨彼秦檜夫婦誅鋤之毒。姚君曰。往事已矣。何用多感。夫妨賢病國。豈僅僅此夫婦二人哉。請毋多歎。致敗遊興也。遂復道經秋社。至西泠橋。憑石闌而遠矚。則覺世界清涼。令人悟真禪之理。再迤邐東行。經林處士墓。放鶴亭。及陸宣公祠。而至白堤。堤跨二橋。曰錦帶橋。曰斷橋。登錦帶望斷橋。水光澹澹。月色映之。其狀如銀。幾疑殘雪之存也。及近視之。則無異於蘇堤之畔也。特以心存於雪。遂使似爲雪矣。此猶列子亡鈇之類者與。白堤旣盡。復泛舟北裏湖。回顧南屏山。迷離不可辨。惟鐘聲縷縷。尙約略可數。至輞川山莊。小憇片時。又取徑上葛嶺。方在跋涉與酣之際。忽覺背後突然有聲曰。凝思何爲也。余心爲之一躍。回視之。則同學某也。某曰。大江南北。多已舉義。吾與汝閱報章去也。余笑應之曰。此心正暢遊千里外。何遽相擾哉。然而四面湖山。兩堤煙月。已爲一聲所散矣。

舊遊

歲癸丑春。余偕姚君肄業浦東。值假日。與君踏青郊野。菜花如鈇。碧草成茵。燕剪穿檐。鳧翼戲渚。一片田家樂景。雖萬戶侯莫能擬也。余慨然謂君曰。此古昔淡泊君子之所以尙隱乎。君曰然。既至柳陰涼處。相與箕踞。談論今古。則忽而歎。忽而哭。忽而歌。忽而慷慨激昂。忽而憂愁悲怨。此心不能自已也。又各抒其所懷。而相助相勵。期不負此生云。斯景斯情。歷歷如昨。不覺河梁一別。歲月數周矣。兩人之學。未有寸進。且余此心鬱鬱。無可與語久矣。思今追昔。能毋慨乎。并記之。嗚呼。春易去者也。余生已去二十春。而是春亦將逝矣。於此二十一春中。人皆得其樂。而余實未嘗樂也。孩提之時。無識而不知其樂。就傅之日。父病家衰。雖有知而無其樂。泊乎弱冠。宜可稍得其樂矣。而日下葦帷。無所得其樂。至今春。必有樂矣。然而知人心遠。無以共其樂。故終亦不樂也。嗚呼。人生不得意事。果常居八九乎。抑余聞諸矧广師云。樂不在形而在神。樂之所由得。不於安樂而於憂患。洵斯言也。則所謂真樂者。天固未嘗有一春靳予我矣。

記新聞坐車兩則

歲丙辰春某日。邑人葛仲欣。乘車至親串家。未幾。車夫僭一邇者款門入。目逆葛而呼曰。即此人。遂捕葛去。及鞫。車夫稱葛使其炸警署云。而葛實一文士。不類狙擊者流。署長知其誣。釋之。同時有願曾毅者。由同濟學校乘車出。車夫輩之至一荒渡。駐而要索。略給之。意未厭。乞假之市。始復登而行。

途過警候。顧念鳴警士訴之。然發其苗而七首見焉。

耕餘子曰。世稱齊薛之野。多御而盜者。行旅不戒。往往罹害。豈意五都之市殺人越貨。尤有甚者。一舉一動之間。皆禍機伏焉。觀顧生之事。得無惕乎。雖然。苟能防之周。賊或無以抵其隙。至於誣之爲大逆。陷之爲不法。則無可防也。如葛生者。設非有司之明。則將冤沈東市矣。滬地自偵諜分布以來。西礮臺之側。尸骸如邱。其皆葛生之類與。嗚呼。葛生幸矣。

錄 黎源江先生演講旨要

某日。省教育會有三先生演講。陳處素先生講道。江易園先生講藝。沈信卿先生講教。三先生之語旨各異。要皆警切動聽。而江先生語。尤於吾等今日爲切。亟撮其要錄之。先生曰。往者。余遇一東瀛人。爲我爲一國教學之商榷。至文字。則云。學術無畛域。可相與提攜而進。獨國語宜自求之。中華之文字。復與他國絕異。雖至親如吾三島之人。不能妄參末議也。余不禁爲之長歎息焉。國中學藝之幼稚。已可痛矣。乃數千載來固有美備之文字。亦不能自加理董。聽其荒穢而不適於用。不尤可痛乎。余向以爲科學能深造。國文雖少遜。亦無妨於事。今始悟科學實以國文爲根本。爲而淮南連篇。伏獵充口。將使中國之文字。流轉爲不可思議之蠻書矣。欲使字正音準。在乎研究小學。故小學又爲本中之本也。嗚呼。何其言之切要也。夫科學之本在書數。而書又先於數。吾師範生當謹識先生之言而致其功矣。蓋造基

在始。師範生乃儲爲小學之師者也。以小學課小學。則足以植此國文之本。宏此國文之用也。

校齋冬夜讀書記

冬之日寒，冬之夜尤寒。冬之日讀書寒，冬之夜讀書尤寒。精室之讀書寒，校齋之讀書尤寒矣。

寒而有獸炭之鑪，綠蠟之酒；且歌且酌，且舞劍，且放懷今古；則朔氣雖厲，而不足以襲人。

孤齋修一丈，寬一步，設一几一椅，一架書，一燈火，几置一硯一筆一卷紙。耕餘子披一敝裘，敷展一冊，一人獨坐而誦之。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憂，忽而樂，忽而低徊以吟，忽而擊節起，抗聲長嘯。握拳四顧，而默然不復動，若胡馬立朔風中，昂昂乎未知其果將馳驟也。

婁東子見之，推戶而入，笑謂之曰：『吾子其寒乎？何其容若是也？』

耕餘子亦駭然而對曰：『寒，吾不知也。吾方紛拏萬事，牢籠百態，寒不能及我也。夫物由心幻也。一心以爲有鬼怪將至，則草木狎狽矣。一心以爲有神僊將至，則鳥獸靈誕矣。一心於貨幣，則夢等昔昔。一心於爭競，則夢亦憤憤。是故好怨惡者夢殺人，好豔色者夢桑濮，好積學者夢詩書，士君子夢聖賢，是故孔子夢周公，江郎夢筆生花，寒之夢冰，驚恐之夢盜賊；莫不由心之幻也。吾方紛拏乎萬事，牢籠乎百態，心幻不及寒，則寒亦不及我矣。吾方誦宜春之賦，楊柳之篇，則覺豔陽可愛，油然而浴沂之思也。吾方誦浮瓜之句，紈扇之章，則覺炎源如蒸，欲披襟千仞之間，當風稱快也。吾方誦七月之詩

，秋怨之什，則蟬聲如咽，莎雞振羽，砧杵斷續，梧桐葉下，淒然生抑鬱之情也。吾方游神乎千載之上，致慮乎百世之下，觀歷代之廢興得失，而爲惋歎之，覽羣賢之名言至理，而爲闡釋之。吾方幻乎此，何有乎寒？」

婁東子聞之，釋然而言曰：「吾苦寒，聆子之言，可以辟之矣。雖然，夜讀勞，盍從我遊乎？」

應之。起。乃至鄰舍招二三人，同步乎曠場之上。仰望昊天，一碧如水。月光皎潔，樓臺如被霜雪。不周自牆角至，若曳冷氣於西北。諸人狀漸瑟縮，因相繼回齋。

耕餘子好寂寞，猶徘徊不忍去。然以無伴，故天愈碧，月愈皎，樓臺愈隱約，風至愈寒小可耐，遂亦折回。急取慷慨之文讀焉而已。

南京高師校園游記

園在校長隅，廣可二十尋，袤略與廣場。左有門，通廣場。計其址甚隘；而獨饒幽趣。

中秋之夕，耕餘子逍遙遊於罍庵之畔。時哀蛩四壁，廣莫微吹，月光皎潔，萬象澈澈，秋籟始華，蘇可百本；不覺動悠然之思焉。

余性好花木。家居時，延籬荆扉之側，莖蒔無廢隙。尤好蘘，秋深月白，持簪相對，怡情涵性，恆取足於是矣。

今歲就傅白門，家園遙隔。千百里外倚闥而望者，亦知客子旅夜興懷乎？亦知對他鄉之鞠，淒然念及故園之鞠乎？

春申母校之園，亦有鞠。三秋節屆，黃華怒放；每與二三同道，嘯傲其間。有陸子者長於賦，有黃子者長於詩詞，輿會一至，輒走筆成章。余嘗勉爲記。曾幾何時，陸子踰於菑城之隅，黃子伏於吳淞之濱。勞燕分飛，散易而聚難。不知二子者，秋中對月，亦曾憶及千百里外故人否也？

夫鞠，花之隱逸者，似不宜於今之世。然持身涉世，有隱逸之心，則名利澹而恬靜安閑，可以當大事，決大疑。有爲之人，鮮不造詣於此。武侯之臥隆中也，儼然隱君子之行也；及其不得已而相蜀？才不忝於管樂，操可擬於程朱。觀此，可知吾言非漫然矣。

今吾來斯校，薰陶於師友之間，視聽所觸，皆入世之學；得鞠之意以爲濟，則庶幾慙偏陂耳。

悠思方殷，忽聞遠寺霜鐘，鏗然振響。林間宿翮，夜語啾啾。仰首中天，月已西移。更漏深矣，緩步歸齋，不復知身之在人世間也。

我到校後的生活

學校生活，我已過了二十多年了。習慣可成自然，所以我一到此間，便同回家一樣，覺得處處相宜。

回想十六歲的那年，一個人帶了行李，淒淒涼涼的跑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真是舉目無親，心酸流淚！全校學生沒有一個是我素來所認識的。長的、短的、肥的、瘦的、敏捷的、遲鈍的、衣服麗都的、冠履不整的：個個使我望而卻步，不敢親近。

到了現在，資格可算是很老了。學生做了十多年，教師也做了好久；每逢換一新環境，毫無異樣的感覺。踏進校門，找到房間，放下行李，不消一分鐘。便好像在那裏已經住了好幾年的樣子。

我在前月的二十邊，也是一個人帶了行李，跑到這個陌生地方，但是並不覺得淒涼；雖然也是舉目無親，但是並不心酸流淚；全校學生雖然也是個個陌生，但是並不使我望而卻步；長的、短的、肥的、瘦的、活潑的、安靜的、規規矩矩的、雖然也是形形色色，但是我覺得個個可以親近。

開門見竹，是我臥室的好處；不過斜對廁所，未免美中不足。室中陳設雖稱簡陋，然亦足以安居樂業。窗雖未明，尚不至於暗無天日。几或有塵，尚很容易拂拭乾淨。當此大亂世界，能得一席之地以安身，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倘使還要不知足而怨天尤人，真是毫無心肝的人了。

八月底，開始上課。在上文說過，我曾經做了十多年的學生，又做了好久的教師；所以上課一事早已變成家常便飯，絕對用不着提心弔膽了。老學生逢到新先生，照例有當堂面試的規矩。我在做學生時代，曾經做了好幾次的主考官，後來當了教師，也着實逢到了不少很嚴格的主考官。考人和被考也早已司空見慣，所以我到這裏，絕對不會有上場昏之虞。而且，我所教的秋一學生，也是新來的。他們還沒

有做主考官的資格，所以我格外自然了。

上課以後，真所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霎那間，六七個星期早已過得無影無踪了！禮記曰：「……教學相長也。」試問吾在此六七個星期中，對於教，有幾多成績；對於學，有幾多進步；總之，對於吾分內事，有幾多增長？吾實汗流浹背，無詞以對。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早已逾「而立」之年，將近「不惑」之歲。然而，吾「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猶不能徙，不善猶不能改。吾瞻前顧後，未免要憂心忡忡，而中夜不眠了（梁啟超在他的文章裏，曾經說過這種意思：魏文帝在他答吳質的書裏，也提到這種中年人的心緒）。

吾在少年時代，曾經想做一個中國文學家；後來又想專攻英文，做一個英文專家；三十左右，又想研究法律，做一個著名律師。唉！到如今，一事無成，兩鬢欲斑！——但是倘若努力，終會有些造就的。

未亡人

鄒沈氏是一個鄉下的舊式女子。她的兩只腳從小就纏起來了；雖然比不上三寸金蓮，但是自己做起鞋子來，實在用不到多少布料。走路的時候，因為要維持她的重心，所以全身是直僵僵的。尤其是從腰部到兩膝之間，簡直毫無窈窕的姿態。使人看了之後，不免要疑心她那部分身體是一大塊無節的硬骨頭。

；除非用大刀拚命把牠斫截，方纔可以分開以外，是絕對不能彎曲轉折的。她小妹的一雙金蓮格外要小，簡直不到三寸。因為要減少脚底着地的面積起見，兩個脚趾頭不但是尖到無孔不入的樣子，而且向上蹺起好像犀牛頭上的角。

鄒沈氏自從娘胎裏出世以後，她的父母使她吃飽着暖；一直到了成人，便由媒妁之言，把她嫁到一家姓鄒的那裏去。於是一個閨閣中的沈小姐，二十年來連吃着都莫名其妙的沈小姐，便變成了要處世接物的鄒奶奶。她在出閣的那天，說得精密些，在快要坐進花轎中去的那一刻，便莫名其妙地落起眼淚來了。她的落淚並不是因為感到同父母生離之苦，或者恐怕要受夫家一切陌生人苛待的緣故。娘家與夫家相去不過四五里，半天之內可以來回的；不比古時的『千里遠結婚』，女子出閣之後簡直有不能同父母重謀一面的痛苦。而且鄉下人大都是呆呆的，不比城裏人的刁尖刻滑；所以陌生人逢到陌生人也是以誠相待，想不出什麼欺騙侵凌的法子。不過在傳統的觀念中，在相因的習慣中，女子出閣終是要哭的；所以她也就不免要哭一哭了。但是要請諸位知道，她也並不是因為不哭不成樣子，所以嗚嗚咽咽的。她的哭完全是莫名其妙的。

她的丈夫當然和她從來不相認識的，但是他倆卻莫名其妙地一見如故了。她是舊式的，我方纔已經說過了；他也是一個土老兒，走路的時候大有目不斜視的樣子。尤其是逢到女子的當兒，他兩頰上的血分會得突然增多；一雙脚加緊工作，好像囚犯越獄，拚命向前逃生；直要等到有遮蔽的地方，他纔敢偷

偷地回轉頭來瞧個暢快。你看這樣的一對夫妻，真是上天有眼，月老多情，可稱配得十分適合。

他倆定情之際，在丈夫方面，當然不會有這樣一類的肉麻話，像『吾愛，你真是天上的安琪兒。我得了你的激發，從此可以加倍奮鬥，以期無負於黨，無負於國，無負於社會，尤其是無負於吾的天使，吾的安琪兒。』在妻子方面，當然也沒有下面那樣的欺人語：『吾愛，你是一個純潔的青年。我的嫁給你，不是爲了你的金，也不是爲了你的名，完全是爲了你的心，我雖沒有本領，但是也有一種職業，足以自給。請你不要有增加負擔的憂慮。』等到夜深人靜，花燭猶燒的時候，他倆在洞房中起初不過互相望了一望，便縮手縮脚地不敢再有舉動了。其實；在舊式的結婚之夜，女的簡直望也不敢望；男的終是勇敢些，而且性急些，所以默相了幾十分鐘之後，便訥訥然說些莫名其妙的情話，像『你今天疲乏嗎？今天天氣倒不壞。哦！蠟燭油淌下來了，讓我去揩掉牠。』從此他倆就如膠如漆，固結不可解了。這樣的婚姻，較之新式夫婦結合的歷程，要簡單，爽快、而持久得多。倘使不信，你祇要看摩登的男女，先做普通的朋友；後來覺得親密起來了；最後互相非常要好，於是請出兩個傀儡來做介紹人，先登報訂婚，表明物各有主的意思，後借堂結婚，顯出公平交易的道理；但是作祟的惡鬼乘機使入，結不多時就要離婚。

鄒君與沈小姐的結婚是舊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所以兩人中倘使沒有一個夭折，他倆是真可以白頭偕老的。不料沈小姐命途多舛，出嫁後不到二年，丈夫便駕鶴西游，相捐中道。於是這位鄒奶奶便變成未

亡人了。

她喪了丈夫，不用說她自己哭得死去活來，就是她的父母姊妹也替她拋了許多眼淚——兄嫂當然不在內。倘使她是新式的，起初也許會同樣地悲痛；但是等到時過境遷，不難重得熬頭快婿。在西洋，聽說再離婚可以格外得人歡迎。你看赫赫有名的美國威爾遜總統夫人也不是閨女。按之事實，閱歷較多的婦人確是比了少不更事的女子要有趣而較易奉承。所以新社會中的孀妻對於前途是不會絕望的。但是鄒沈氏的環境是舊到毫無新意，土到暗無天日。她那裏能設有重開笑口的希望呢？她所能做到的就是哭，而且是莫名其妙的哭。她的父母姊妹所能替她效勞的也祇有哭，而且也完全是莫名其妙的。在下面爹爹的兩句問答中，可知他們處此逆境，祇有哭的一法了。

『爹爹，他死了，叫我怎麼辦呢？』鄒沈氏哽咽着說。

『真官（這是她的乳名），人死了是不能復活的，你只好也死了罷！』她的父親也哽咽地答着。

她除了哭以外，究竟還有其他的辦法嗎？沒有，簡直沒有。她在閨中的時候，因為家道亨通，所以天天吃飽着暖，無慮無憂。書也沒有讀過，這是恐怕傷了腦筋。社交也沒有見過，這是恐怕染了不好的習氣。她是像一只小貓，或者一只小狗，其實簡直是一只小豬，除了身體會得一天天長大起來以外，其他方面從出世的那一天起到出嫁的那一天止，實在是毫無改變的。這不是說得過火。倘使你肯細細觀察社會中的女子，你終會發現她們在表面上似乎也在天天換樣子，其實都不過靠了一些本能而發展能了

。你幾曾看見有很負責任的父母拿女兒的教育放在心上呢？鄒沈氏現在年紀雖已廿多歲，她的能力、見解、閱歷、經驗、以及一切處世之術，可稱幼稚到極點；同一個三尺童子比起來，不過有長短之別，絕沒有智愚之異。所以她逢到這種逆境，除了哭字以外，能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呢？她對於一切事物，都是莫名其妙，怎麼能設有絕處逢生的希望呢？她只是一個欲亡而未亡的人罷了！

她雖喪了丈夫，衣食方面本來可以不生問題的。她的丈夫薄有資產：良田四十餘畝，市房二三十間，還有錢莊存款一二千圓。每年獲利總在千圓左右。倘使沒有鄉里的覬覦，戚族的染指，以及其他不相干的人來橫加干預，她很可以照舊不愁凍餒，很可以像在娘家時的樣子，照舊吃飽着暖，莫名其妙地度平安的日子。即使有好刁者來牽思染指，她倘然稍有智慧，能分良莠，那末親戚之中未始沒有可以信託的人；獨是她的一雙眼睛看起人來，總以為兩只腳走的都是一樣，所以好人來說好話，她要聽，壞人來說壞話，她也會聽。而且好人是往往心直口快，不喜甘言慫恿；壞人會得百般誘惑，投其所好，而引其入彀。所以在她的目光中，壞人要比好人好。這是好比有三個男子向一個女子求婚，她要聽他們說多少愛她的程度而定情分的厚薄。甲男對她說：『我十分愛你。』她覺得他情分很厚。乙男對她說：『我十二分愛你。』她覺得他情分更厚。倘然丙男對她說：『我十三分愛你』，她便覺得第三個情人最好了。

鄒沈氏喪了丈夫之後，不到一月，她在宅後東北隅的一塊大地皮，可有三十餘畝，被一個姓董名陽

的近鄰，用半軟半硬的手段騙了去。她那許多市房則被另外一個姓殷名格蘭的大流氓強占了去。這人并且想姦占她的身體，幸虧她守身如玉，還有父母出來干涉，所以未曾蒙不自之冤。她的胞妹見她如此情形，深恐她一切的財產要被人瓜分了，所以在娘家相會的時候，很擔心地對她說：『姊姊，我曉得你是沒有應付壞人的方法的。你的二千塊錢必得託一個親信的人存放起來，你將來方可沒有拮据的痛苦。你的妹夫是在上海四行儲蓄會裏當驗幣員。你的款子可以託他存在那裏，每年自然生利。那個儲蓄會有中南、鹽業、金城、大陸四大銀行擔保還本付息，所以是千穩萬穩的。存款的人最可以放心。你願意嗎？』

『週息多少呢？』鄒沈氏很急切地問。

『七釐』，她的妹子回答說。

『米家的肉莊裏答允我每月二分錢。一百塊的本錢每年可得二十四圓的利息呢！而且米家嫂嫂講起話來，又親熱，又和善，滿臉都是笑容。你的丈夫是冷冰冰的，我見了有些畏懼。』

『那末聽你尊便罷。』

不到半個月，米家的肉莊關閉了。二千塊大洋的存款，不要說沒有收到一個雪白的袁頭，就是半個有眼的沙殼也不能撈回。她看見了他們突然將店倒閉，真是莫名其妙。她是不是要請了律師，到法院訴追債務？不會，萬萬不會。她祇有哭。自己的心痛，除了哭字以外，找不到第二條出路。

她喪了丈夫，不到幾個月，便拿他的遺產這樣四分五裂地斷送於許多壞人之手。結果是剩得兩手空空，不名一錢。於是這位一向不愁衣食的鄒沈氏，不久便要有凍餒之虞了。這是她自己的過失嗎？不是的，當然不是的。她從小生長在傳統的習慣之中，怎麼能有機會來受到新生命去應付目前的劇變呢？唉！她真是一個可憐的未亡人！

卽景

秋深月逾潔。長空衆星列。仰望不勝情。片片鴉飛絕。
牆陰促織鳴。聞者中腸結。蟲如能解語。未必訴幽咽。

遊子

遊子畏衾裯。更更報不休。朦朧纔入夢。曉角又城頭。

題風景照片

(一)

琉璃高塔賽凌霄。吳帝遺踪尙未凋。樹號龍華有靈異。試看香火奉朝朝。

(二)

小院林陰是隱居。摩天老幹傍蝸廬。推敲月下詩人杳。曲徑苔深草未除。

(三)

深窈層構費心機。梵唄聲中露未晞。百尺菩提堪蔭佛。天花不著世閒布。

(四)

臨水樓臺畫不如。此閒只合謫仙居。舉杯對影邀明月。潛伏深淵我羨魚。

(五)

銷魂別浦水千尋。斜倚虹橋漫自吟。駟馬高車徒夢想。孤舟歸去夕陽沈。

(六)

猶憶當年彭澤風。歸來屐齒印籬東。折腰爲米真須哭。今世誰能不思窮。

木芙蓉

曉發寒塘露氣濃。生成爛熳好儀容。靚裝西子休誇豔。嬌颺東風倍覺穠。不向成都添錦繡。偏來歐浦過
秋冬。自憐如面入爭羨。風格高標學古松。

霜

新霜濃逼晚秋來。鴛屋痕深石上灰。紅隱楓林初曉葉。自疑嶺上已舒梅。長亭十里留行跡。遠客三更把酒杯。聞裏玉人當此夕。眉峯應蹙未能開。

中秋雜興

何處簫聲笛韻來？家家逢節綺筵開。庭前銀燭燒長夜；座上良朋飲滿杯。一曲繞梁潛唱罷；五更殘月盡船回。羈人擬下綉綃帳，曉角聲聲入耳催。

半庭月色一樓風；小院無人落紫桐。雨後香微飄玉桂；秋來聲咽響階蟲。家園雲外依稀在；樓閣天邊隱約通。願借蒼鷹雙健翮，吳淞江上日盤空。

芙蓉花發映寒塘；曉露風吹滿院香。貝葉楞伽花底讀；玉鑲欄柵沼邊涼。悟空四大原無相；入聖千年本有鄉。慧劍一揮情自斬；難忘兩老鬢如霜。

堂前拜別淚盈睛；尙記慈親囑咐聲。『涉世當營三兔窟；待人須帶幾分誠；和而節禮師前誓；恩市鄰醴笑尾生。』每上高樓東向望，白雲渺渺不勝情。

歌管滿城節是秋。祇應歡樂未應愁。申江卅里垂雙淚；大海三更咽暮流。龜炙鼈前親意切；書緘鏡下此

心憂。窗前明月無情甚，偏透簾櫳笑淚眸。

驀地郵亭一紙書，跪焚瑞腦誦徐徐。親恩高厚無多字，子職虧荒有萬覩。樹老風淒飄古葉，歲更苗盛長新畬。祖生不讓鞭先着。誰謂人間事虛？

昔年月下捕飛螢，猶是垂髫未十齡。帶笑常攀慈母手，好奇亂點滿天星。海邊怒浪疑摧岸，樹上棲禽欲折翎。一夕雲煙風捲盡，依然笑玩舊臺亭。

歲歲中秋客裏過。橫天斗柄近銀河。纏雜碎影寒林月，隱約新聲別院歌。眼淚偏多無密友，燈光最惹有情蛾。閒吹一曲清商引，待展濤箋細細哦。

假歸雜興

一別琴書意惘然，匆匆歸去浦江邊。門前蘆葦荒洲浪，屋後荆榛廢址煙。螢火離頭懸徹夜，故人天畔隔經年。寒葭詩句相思素，秋水雙魚倩爲傳。

高柳陰前踏月行，月常虧缺少圓盈。文無王粲登樓賦，舞怯劉琨中夜情。菖葦池塘天籟曲，梧桐院落夏蟲聲。誰家玉笛瓊臺上，斷續悠揚入耳輕。

少年意氣最豪顛，每望乘風上九天。初出家門遊滬浦，曾求經濟棄陳編。幾回折挫纔生畏，一讀莊騷欲卻鞭。楚國雖多爭戰禍，君昏何必致拳拳？

西園無樹不開蟬。我去吟謳空自憐。杜老憂時多疾病，潘郎感鬢惜華年。不如崖谷任來去，甯與風雲相轉旋。豪傑聖賢都是夢，瀛寰混沌情誰傳？

我想起

我想起三十年前，『之乎』未辨，世態未諳。

短衣小袴，有雙鬢已斑的慈母爲我穿；勝閒竹馬，有羞顏未開的兩姊爲我牽。

有時笑，是一片真誠的笑；從沒有假笑，冷笑，皮笑而肉不笑。

有時哭，是疾痛慘怛而哭；從沒有假哭，敷衍哭，沽名釣譽的哭。

也嘗罵，是直截痛快的罵，不假思索的罵；決不會熱嘲冷諷，隔壁敲人。

也嘗說人好，是至公無私的讚美；決不會趨炎附勢，含一些兒作用。

有時竟會搶東西，有時竟會援人以手，有時竟會引侶毆人，有時竟會怨懟父母，有時竟會見淑女而

情怡，有時竟會與片刻前唾辱我的蠻兒遊戲；但決不會稍加思索，深謀遠慮。

而今想起，正如暮春時候，碧桃蔭下，薄醉醒來，依稀彷彿，回憶夢中情事，說不出歡樂與酸悲！

我想起廿八年前，『之乎』纔辨，世態未諳。

暮色蒼然，睡眼朦朧，猶隨阿母眠。

黃鸝唱曉，我啾啾學叫；不管那疲勞未蘇的慈母驚覺。

春遲日永，撲蝶花間，把大姊手栽的薔薇摧折；反恨薔薇兇惡，刺我衣裳，卻不管姊姊的傷心抱怨。

二姊猶是孩提，但天賦女兒身體，不許她笑罵頑皮；終日裏拈針刺繡，閑來還要理那遺髮作假髻。有一回，午睡醒來，無人嬉戲；找大姊，正在溪邊洗衣服，找二姊，正在窗前作假髻。人各有事，與誰嬉戲？我遂把那垂成的假髻拆散，強她到庭前去。

庭前去，還是一人。她有事、那得去？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他手中垂成的假髻拆散，惟有傷心抱怨，揮兩行酸淚。她不能罵我，也不敢罵我；她不可拋卻分內事，隨我到庭中嬉戲；她天賦女兒身，怎能殼像男童一樣，笑罵頑皮！

而今想起，還似暮春時候，碧桃蔭下，薄醉醒來，依稀彷彿，回憶夢中情事；只其間已帶了一些兒愁滋味！

我想起廿六年前，詩書已誦，世態欲諳。

女大須嫁，長姊正把嫁衣裁；綺羅未備，錦緞不添，只把那幾匹手織的粗布，截長補短，剪成幾件不入時的衣裳；長姊泣了，父母愁了，我也不知不覺的悶了。

快婿乘龍，本是爲親者得意的事情；彩輿到門，鼓樂喧天，本是小孩兒最高興的際會；君子好逑，

淑女何嘗不如是？最奇者、父親呆立不語了，母親淒然下淚了，姊姊哽咽不能成聲了，我也不知不覺的嗚嗚伴哭了。

彌月歸甯、理應如籠鳥投林，與同巢羽翮，啁啾唧唧，訴別離情況，說個不停。真奇了，父母則起立而迎，說聲『府上俱好，尊翁尊姑俱安否？』姊則深深一揖，顯出恭敬而生疏的容態。我卻也不知不覺的輕聲緩氣，叫一聲『我的姊姊』；再不敢突然一躍，爬上她的肩背，強她當作驢馬騎。

拂塵挑草、本來認作是我的分外事；踢毬跳繩，天經地義是我的分內事。姊姊歸來了，猶或助理家務；拂塵時也叫我拂塵，挑草時也叫我挑草；我却依然故我，依然踢毬跳繩。姊姊喟然一歎說：『人要爭氣，人要認真做事。』我於是在無意之中，知道了人與事與氣的關係。

而今想起，已似黃鸝唱罷，紅紫欲飄，有酒難歡，有夢難追，只能在桃蔭深處，徘徊留戀，短歎長歎，預備說一聲『輾紅再會！』

我想起廿餘年前，已從外傳，情竇纔開。

有一天，正是暮春時候，輾絲垂淺岸，暖意託薰風。無意中，有一個鄰家姊妹來。

她衫兒薄薄，脂粉不施，卻使我發生一種自然的戀慕。我就突然一躍，躍到她的面前，說短道長，要她到河邊去挖蘆根，要她到庭前去踢毬子，要她到草地上去翻筋斗；總之，要她去同我遊戲。我那正在用盡方法去寒暄她的慈親，突然的不語了，雙臉似乎拉長了，眼睛斜着向我了。

我生來季子，受慣阿母的姑息溫存；她突然無語，我正好在鄰女面前多作絮聒；她拉長了臉，我卻會嚙然一笑，使她徒然怒腦；她眼睛斜向着我，我會向後一轉，當之以背。

我終把她拖到河邊了，我終把她拖到庭前了，我終把她拖到草地上。踢毽子，碎了鞋，挖蘆根，濕了袴；翻筋斗，泥穢滿頭。我本來多病；這一回，卻頑皮絕頂，精神抖擻。

彼姝既去，阿母不復可忍，把我輕輕的敲了幾下。輕輕的敲，不過像理髮匠的拍背，祇能使人舒服。輕輕的敲，不敲在腦袋上，腦袋她祇能摩撫，安忍敲扑？輕輕的敲，不敲在兩頰上，兩頰她祇能吻嗅，安忍敲扑？輕輕的敲，不敲在胸脯上，胸口有軟脆的肋骨，她安忍敲扑？也不敲在背脊上，除非溽暑生痧，她纔忍痛含淚而拿最光滑的銅錢，在那裏括摩治病。也不敲在兩腿上，她知道腿要行路，不可受傷；也不敲在兩臂上，兩臂在她的目光中，好像兩枝玉如意，她安忍使牠受傷？輕輕的敲，祇不過在臀部之旁，兩三緩拍；其實比理髮匠的拍背還要輕，我却怨氣冲天，放聲大哭了。

慈母懊悔了，以爲她的寶貝受傷了；淒然含淚，輕聲緩氣，到我耳邊，說一聲『不要再哭了！』停一會，又說；『年紀漸大，男兒不可混在女孩中，免得人家背後的輕藐！』

而今想起，有如深秋時節，草枯木落，露結爲霜，徧地是蕭疏氣象，有酒反增愁，無夢亦淒涼，祇能澁徘徊徙倚，踽躅徬徨！

我想起廿餘年前，拋荒書卷，深植愁苗。

文章原足以誤人，但既識『之乎』，偏好『詩云子曰』！遊戲本來是兒童天性，但既諳世態，深知道『人要爭氣』。

窗下十年，書包纔能翻身；高車駟馬，纔能揚名顯親。那時節書包改爲抹布，我深知道終竟是翻不轉身來，只能受人頤指，到夫妻小店，做學徒了！

做學徒，還算人；要爭氣，還能爭氣。做學徒，要薦引；親朋寥落，有那個來援之以手？

俗語說『在家靠父母』。那時節，莫不是父母厭我了，惡我了，驅逐我了，當我作劣子了？

父親還是舊日的父親，母親還是姑息溫存的母親；不過前者是奄奄一息，垂盡在牀，後者是侍湯奉藥，以淚洗面。那時節，有詩書而無人教，有繩與鞭子而不敢踢，不敢跳，有氣而無從爭；只準備着到田莊上，牽羔驅犢作牧豬奴。

俗語說『天無絕人之路』。父親漸漸的痊愈了，痊愈了，襖被出門了；母親也歡愉了，歡愉了，要我替她爭氣了；我遂在那十六歲的年頭，經雙親諄諄訓誡之餘，負笈從師，預備替他們爭氣，預備做一番揚名顯親的事業，那知道到如今襁褓敵舊，依然落魄江南！

而今想起，真所謂『往事只堪哀』！短衣小袴，已不知何處去；胯開竹馬，已折做釜底薪；找大姊，外甥二三已如我長，找二姊，墓門宿草已萋萋；鄰家女，廿年不見變雞皮；姑息溫存的阿母，輕輕扑我的阿母，平生拿我祇扑過一次的阿母，等不得我積學成名，而已悽然辭世。我不知她陷地獄還是上天

堂；夢裏數相逢，依然是溫存姑息，獨恨她絕不談魂魄的行踪。度她意，莫不是怕我追蹤尋覓，再事糾纏？度她意，莫不是人間天上，途路迷茫，萬一追尋，將使我毀名敗學，終不能替她爭氣？但是阿母啊！雪飛風緊，冷夢難成。我無心立德，無學立言，無分封侯，無日成名；到頭來終要把我阿母的好心辜負！

二十年二月上旬草於太倉中學，

抗日救國歌

(甲)快起抗日！快起抗日！抗日大家應盡力。恨彼倭奴，日夜相逼，鐵血主義侵東北。

(合唱)同胞四萬萬，多頭顱，少氣血，貪生怕死如鼠匿。無抵抗，亡在即。快醒來，快奮起，莫憂感，莫沈寂，長鋤短斧拒盜賊。

(乙)快起救國！快起救國！上下一心復一德。武夫激昂，文官廉潔，夙興夜寐須作則。

(合唱)一朝國破滅，身家亡，子孫絕，雖欲噬臍將無及。要救國，快抗日！

江蘇省立太倉中學秋季運動會歌

(一)時節雁南翔，雄城峙太倉。少年個個如龍虎，精神抖擻列操場。高歌對旭日，可能錦標奪得顯

光芒？

(二)時節雁南翔，雄城峙太倉。擲槍試劍爭雄長，免起鵝落體飛颺。高歌對午日，可能錦標奪得顯
光芒？

(三)時節雁南翔，雄城峙太倉。酣舞渾脫與劍器，瀏灠頓挫態多方。高歌對落日，可能錦標奪得顯
光芒？

(四)時節雁南翔，雄城峙太倉。蛾眉堪媿鬢眉美，誰說種黃便不强？高歌對落日，果然錦標奪得顯
光芒。

十字軍之歸

(林譯作勇士雷家曲)

沈慶儀譯

一解

偉業成全勇士名，歸途自巴勒士丁。

十字架負雙肩上，百戰消磨無光亮；

半殘盾上刀劍痕，喊殺沙場跡尙存；

香圍簾外倚長戈，斜陽光裏激昂歌；

二解

『祝卿福兮乞垂青！壯士歸從異域庭；

丈夫無需玉與珠，惟愛金甲與名駒，
又有靴釘刺馬行，一矛一劍賊尸橫；
汗馬功成歌凱旋，姐克拉兮可徵嗎？

三解

「祝卿福兮勿忘情！爲卿眷愛把身輕；
卿能下嫁人皆羨，扈從無非一時彥。

歌者高唱將令傳：「慎勿失此天上僊，
美目盼兮雄心壯，制勝播臺阿克浪！」

四解

「巧笑能使刃鋒冷！五十閨人變作寡。

妖邪回教總徒然，帶幘土皇戰地眠。

君不見青絲縷縷有光芒，白雪頸膚半隱藏？

黃金髮無一縷曲，邪徒爲之命不續。」

五解

「祝卿福兮勿拒我！功名總是爲婀娜；

寧我勿用閉門羹——寒露重重已三更。
慣受西里炎風味，驟觸不周如死氣。
多情少婦勿含羞，納我夫婿已封侯。』

註

十字軍之歸。The Crusader's Return

見司各德

Scott

之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Ivanhoe 一書中。

行脚僧

(從林譯名)

沈慶儀譯

一解

吾將假爾以一年半載之韶華，
徧遊歐羅巴兮，自白殘鐵姆直及西班牙；
汝雖踏破鐵鞋兮，汝終不能
得一人兮，歡樂過此行脚僧。

二解

彼赳赳之壯士兮，爲所愛而前驅，
聽晚歌而歸家兮，橫矛曾歷千萬途。

彼所愛之無二心兮，吾急爲之陳情。

不懷自利之衷兮，惟望行脚僧之安平。

三解

噫！彼萬乘之君主兮，何尊貴之可珍？

脫下錦衣兮，易彼戰袍與頭巾；

試問彼中之人兮，孰能如此不知覲，

取灰色之僧帽兮，去易王者之冠冕？

四解

彼大踏步而出兮，不問南北與東西，

平疇與沃野兮，莫非行脚僧之封畦；

隨所志而游行兮，逢疲乏而止宿，

四海之民居兮，莫非行脚僧之廈屋。

五解

日中之食兮，人皆仰望彼之來，

首席非彼不能據，梅羹非彼不能開；

享無上之歡樂兮，傍鑪火之上位，

諸君不必疑問兮，此皆行脚僧之權利。

六解

長夜之飲兮，細脰初蒸待僧至，

傾濁色之啤酒兮，主人殷勤勸舉解，

感主婦之多情兮，素手纖纖理衾枕，

甯使兒夫泥中臥，不使英雄無席裯。

七解

彼高僧之卓錫兮，其道行歷久而彌新，

廢鬼見之而卻步兮，教皇信之如神人，

採人生之玫瑰兮，荆棘不損皮與肉，

域中無第二人兮，能有此行脚僧之豔福。

註

行脚僧。The Barefooted Friar 見司各德 Scott 之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Ivanhoe 一書中。

★ ★ ★ ★ ★

百靈曲 (美國 W. C. Bryant 原著)

沈夢若譯

『唧唧復唧唧』，

有鳥自通名：

『百靈、百靈、又百靈』，

一聲兩聲叫不停。

裝妻嬌小不忍捨，

纔過山隈便飛下。

荊榛草莽塞前程，

公子胸懷自瀟灑。

數椽小築隱花中，

舒適平安堪度夏。

『唧唧復唧唧』，

請君聽其鳴：

『百靈、百靈、又百靈』，

一聲兩聲叫不停。

翩翩年少新裝束，

耀人雙眼黑婚服；

肩頸柔膚白如銀，

得婿如彼真豔福。

有史以來多飛禽，

若論美麗此爲獨。

『唧唧復唧唧』，

夫婿最多情：

『百靈、百靈、又百靈』，

一聲兩聲叫不停。

卿卿荆布梳裝儉，

閨闈深深終日掩，

勞而不怨守婦道，

青女生男心非厭。

郎君在此勿須恐，

小竊大盜跡皆斂。

「唧唧復唧唧」，

公子最驕矜；

「百靈、百靈、文百靈」，

一聲兩聲叫不停。

目中無物意態傑，

大言不慚世無敵。

喉小聲微誰留意？

破口謾罵謂人怯！

令正含羞似丘尼，

朱唇輕啓便終闕。

『唧唧復唧唧』，

所歡致叮嚀：

『百靈、百靈、又百靈』，

一聲兩聲叫不停。

不出閨門真淑德；

一胎六子終朝覆，

潔白斑爛在草牀，

天下無此美顏色。

內助有人郎心慰，

四方游蕩無休息。

『唧唧復唧唧』，

狂生事經營：

『百靈、百靈、又百靈』，

一聲兩聲帶哀音。

呱呱墮地胚胎破；

六口嗷嗷方待哺，

東奔西走覓食忙，

採將種子餵雛餓。

如君年少慣逍遙，

牛馬生涯那能度？

「唧唧復唧唧」，

舊曲半忘情：

「百靈、百靈、又百靈」，

一聲兩聲總悲音。

晨昏栗碌摧豪氣，

心事重重口難啓，

慘綠衣裳封垢塵，

當日歡歌誰復記？

只將子女善護持，

毋使他人知此地。

『唧唧復唧唧』，

吾爲汝悲鳴：

『百靈、百靈、又百靈』，

汝何暗啞不成聲？

暑氣潛消兒女長，

百靈不復知放浪，

生意全無似老嫗，

儵然一去絕音響。

請君異日復來歸，

重慶前腔供人賞！

瑞鷓鴣

詠史

萬方多難楚邦危，正是靈均報國時。秦彘佞臣爲禍首，逐賢昏主喪邊陲。人傳香艸騷中語，我痛涓羅江上尸。天下滔滔何處淨？忠魂空自動哀悲。

諸侯割據氣雄豪，一炬神京萬姓逃。糾合山東聲討卓，分離冀北勢成曹。漢家天子爲囚虜，蜀郡王孫着帝袍。雖有九重復何用？羣龍無首亂軍驚。

南朝半壁且偷安，君相風流日夜歡。王謝堂高飛燕侶，粉脂隊密逐雕鞍。鼓鼙江上傳來早，叔姪枰前興未闌。攜麈清談時所尙，士流氣節鮮能完。

朱明氣運已消磨，百二河山動劍戈。江左河東尸似嶽，域中塞北賊如梭。靦顏降虜爭翎帽，膝屈稱臣拜覺羅。身殺仁成賢聖訓，請君漫眩讀書多。

臺城路

本意

夢餘南國芳洲路，淒淒柳絲千縷。似斷蟬吟，還連草長，惹動柔情無數。西風渡古，正煙雨荒山，蕪城空賦。恰恰噉鳩，六朝如夢向誰語？當年金粉已盡，便秦淮豔影，今日非故。玉樹春雲，金尊美

酒，換了神鴉社鼓。朱明更苦；但燕子春燈，繁華幾度？野史亭荒，古懷何處吐？

石洲慢

訪白門巖山十二洞

訪古尋幽，攜伴跨驢，長嘯初發。橫空幾簇杉松，映帶暮鴉明滅。炊煙隱約，逗出三兩人家，荆扉遙對巖邊剝。十二洞依稀，正鐘鳴清澈。人絕！歸鞭快着，並轡輕馳，舉頭明月。鐙火千家，陣陣城笳鳴咽。暮然憶起，過眼澗谷林泉，何時買屐重來謁？如夢是人生，歎韶華終歇！

山坡羊

補衣婦

冷飈颯酸風西至。歎聲聲傭工頹氣。破牆陰殘陽照餘。一針針指凍如何刺？想年少時，綾羅也得披；而今敗落無家矣。歲歲年年，營生微技。堪悲！人窮易受欺。腸飢，鍋中沒米炊。

憶舊散套

（破齊陣）十載聞詩聞禮；空嗟白日如駒。建業人窮，吳淞宅遠；惹動無端愁緒。欲賦登樓腸堪斷，王粲而今才思疎；斜陽新碧梧。

（風雲會四朝元）垂髫兒孺，方名母教初。天真猶滿，未識愁苦。萊綵終日舞。看庭前桂樹。看庭前

桂樹。和那芍藥圍欄，茉莉花塢，簇簇絲桃，行行番薯。似水流年度！嗟！落地禍臨余！急雨淒風，大海橫遭颶。人窮戚族無；敗家鬼神妬。拋書棄卷，嗚嗚咽咽。有誰憐顧？有誰憐顧？

(前腔)陽生陰去，從師再讀書。專心螢案，肆志錐股。布局和琢句。辨差池累黍。辨差池累黍。得失心知，守道姝姝。寸進分功，時叨師許。儻忽銷魂賦！嗟！所詣尙區區！夫子門牆，準擬深深覬。分飛萬里途；海南地北趨。何時再得，親親密密，切磋規矩？切磋規矩？

(前腔)梁鴻迎婦，不嫌孟氏媼。但幼承庭訓，謹慎言語。定省循禮數。把朝朝案舉。把朝朝案舉。補綻黃昏，酒埽庭除，寶鏡稀開。荆釵裙布；不覺閒淒楚。嗟！嫁晚孝於姑。四月農忙，播種芸南晦。歸來背負鋤；遠山日方暮。乘涼月下，卿卿我我。不逢君怒。不逢君怒。

(前腔)終軍年紀，來遊六代都。歎生花無筆，破浪無楫。欲把懷抱吐。恨書生不武！恨書生不武！摘句尋章，者也之乎，子曰詩云，絲毫無補！空把昂藏負！嗟！水到自成渠。畫地經天，旋踵功勳取。無爲小丈夫，勉成道千古。寬柔以教，孜孜兀兀。貫乎忠恕。貫乎忠恕。

愛國的好商

劇中人物：

(一)費圖利——洋廣貨小商人，約五十歲，懼內，自以爲飽經世故，實則但知近利而無遠謀。

(二) 戴氏——圖利之妻，約四十餘歲，其目光尤為短淺。

(三) 費伯功——乳名阿大，圖利之長子，二十歲左右。

(四) 費仲勳——乳名阿二，圖利之次子，十五歲左右，在初中讀書，尙富於天真，惟已略存得失之心。

(五) 趙小林——學徒，亦十五歲左右。

(六) 日本兵——五六人。

佈景：

瀋陽城外一井小洋廣貨店。開幕時，費圖利正在算帳；戴氏坐於圖利的左側，正在結絨線衫。

費圖利（算了片刻，停手向左轉，見戴氏面帶愁容） 喂！阿大的娘！我們要發財了。你爲什麼要愁眉不展呢？

戴氏（現出懊惱不耐煩的樣子） 唉！你的年紀還不好算老，爲什麼已經有些昏了呢？你看我們的用途一天大一天；他們又要鬧什麼經濟絕交了！絕子絕孫的！絕他們的就是了；偏偏又要絕到我們身上來！唉！你想——。

費圖利（面現笑容，身體向前略俯，打斷她的話） 絕不到的。請你不——。

戴氏（話頭不被打斷，更加氣憤了）不的什麼！你想現在已經是九月了。——他們洋學堂裏的人偏偏要算牠是十月的。——人家總想長壽；他們偏偏要縮短年月，把九月當作十月看待。——這種絕子絕孫的短壽！——你想現在已經是九月了，離開年底不遠了。結起帳來，危險得很；倘使——。

費圖利（也有些不耐煩了，身體重向右轉，皺着眉撥入）不要緊的，我有法子。我告訴你——。

戴氏（尤覺不耐煩，在地板上路略頓足）啊哨！你真發昏了。從前逢到經濟絕交的時候，我總看見你

在室內踱來踱去，一天到晚愁眉不展的。你總是拿所存的日貨趕緊拍賣；已經定好而尚未寄來的日貨，趕緊寫信去退還。結果雖然因為賤賣和退貨的關係，不免要受些損失，但是終有限的。你這一次真發昏了。現存的日貨，大可以及早拍賣，你偏偏必恭必敬地，拿來藏之高閣。難道將來你要當牠古董賣嗎？已經定好的日貨反源源不絕的接受。（此時費圖利用右手搔頭，斜瞥她一眼，顯出一種藐視但平素略為懼內的神氣，囁嚅地似欲啓口，而終於不敢撥入。鼻中略有哼聲。）年終結起帳來，你要該死哩！現在是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不過兩三個月，就要結帳了。到那時候，看你還開心得出！照你這樣做法，將來一定是要虧本的。虧了本，有什麼錢來幹種種事情呢？阿大、來年正月初六要結婚了。他的新房要裝修一裝修，算起來必須花二三百圓。你那娘的一只靈臺，必得在今年年底除去；做一場梵懺——場面有關，免不掉的——連窮親戚的吃帳，算起來也需二百圓左右。還有我們兩人的壽亭木材，在六月裏早已運到。這筆帳雖然可以打些折扣，但是至少

也需四百圓。你曉得我的哥哥是一個斤斤較量的人，在交易上是不論親疏遠近，總要想法賺些錢的。而且我們房屋不大，不能貯藏這許多木材；必須在今冬雇匠做好了——。

費圖利（見左右無人，略帶穢褻的樣子） 我同你永久偎傍在一起。

戴氏（半怒半歎） 啐！你真老昏了！棺材還沒有做好，你就想用嗎？你想就用，我要活着哩！

費圖利（着急） 不！不！你現在尙是十八歲的容貌，至多也不過十九歲的樣子，真是前程無限哩！我雖然比你老一些、但是終可以奉陪你白頭偕老的。

戴氏（又覺不耐煩了） 你儘管這樣窮開心！這樣大的年紀還不拿後事放在心上。要曉得壽器是應該在臘月裏做的，尤其是打坑。——照方纔種種事情：除靈啦、鋪新房啦、還木料帳啦、做壽亭啦；統共算起來，非一千大洋不辦。你倒這樣無憂無慮的爛進日貨。一方面要虧本，一方面又要被人罵做奸商。你真是有些老昏了。（立起，用手直指丈夫的面）

費圖利（受冤莫訴似的） 唉！阿大的娘啊！我這樣做法，真是名利雙收的事哩。你曉得絕交絕交，不知絕了幾十次，終究沒有絕到底；抵貨抵貨，不知抵了幾十次，也終究沒有抵成功。（此時戴氏坐下，現出餘怒未息的樣子）我從前是缺少經驗，所以逢到抵制日貨的當兒，往往掌所存的東洋貨，趕快減價出售，恐怕將來沒有銷路；定好的東洋貨，情願賠償損失，一概退還，恐怕被人查出，重處罰。那裏知道我們的存貨剛剛出清，他們又大賣其日本貨了。我們定的日貨早已退還，真是青

黃不接，趕緊再定，價又漲了，而且一時也不容易定到了。這種大當，我不知上了多少次，現在我是有經驗的了。絕交絕交，絕子絕孫的絕交，這回絕不到我們了。

戴氏（轉怒爲喜） 照你這樣講起來，我們的存貨將來會有用的？

費圖利 用不到將來。一霎眼就可以推銷。

戴氏 不過你現在進貨終是很危險的！

費圖利 也不要緊的。用些小費，就可以通融。我們做生意，小費是不可吝惜的；不惜小費，將來可以一本萬利。

（此時戴氏正欲有言，他們的仲勳、手執小旗，放學回來。旗上書着『一致對日經濟絕交』字樣。）

費仲勳（興奮地） 爹爹！媽媽！現在因爲日本兵佔據了東三省，所以我們全國一致和日本經濟絕交。

我們這裏瀋陽地方自從九月十八日以來，是直接受害最大的地方——。

戴氏（撥入） 九月十八還沒有過。

費圖利（也撥入） 他們洋學堂裏是照陽曆算的。

費仲勳（繼續） 我們這裏瀋陽地方自從九月十八日以來，是直接受害最大的地方，所以尤其應當努力，下一決心，和日本永遠經濟絕交。聽說江蘇，浙江兩省地方，雖然沒有直接受到禍害，但是他們的抗日運動倒是非常劇烈的。

費圖利（冷笑）　　哼！江南人最是沒有用，只會紙上談兵；教他們實行起來，便退退縮縮，要向後轉了。

費仲勳　　啊！爹爹！現在不要去管江南、江北。我們這裏瀋陽地方，是直接受害最大的所在，總是應當首先努力的。爹爹是一向販賣日貨的，現在我要勸爹爹犧牲一些，不要再和日本人交易了。

費圖利　　你的爹爹是一向很知道愛國的。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日貨封存在樓上了。還有——。

戴氏（攪入）　　喂！阿二！他說還可以因此名利雙收呢！

費仲勳（驚奇）　　啊！爹爹！不賣日貨是要犧牲的。怎麼可以名利雙收呢？

費圖利（冷笑）　　你素來自以為聰明得很，簡直有『初學三年，天下去得』的神氣。要曉得你年紀這樣輕，終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我現在拿名利雙收的方法來告訴你。

費仲勳（面現得意之態）　　請爹爹快快告訴我。

費圖利（面上也現得意之態）　　我現在是封存日貨，專賣國貨。封存的日貨，將來還可以賣。目前所賣的國貨，真是所謂『物以少為貴』，『奇貨可居』，加幾幾倍的價錢，豈不是好？好在中國人現今正在愛國，決不會嫌我價不廉而物不美的。這樣，我豈不是一個愛國的商人嗎？這樣，我豈不是名利雙收嗎？

費仲勳　　爹爹！爹爹！不行！這樣不行！

戴氏 啊！阿二！你的爹爹是專門替你們兒女打算的。照他這樣辦法，確實可以發些小財；來年替你定一頭很好的親事，包管你眉開眼笑，十分稱心。（此時費仲勳表出一種半贊成半反對的羞澀態度）不像他們絕子絕孫的，專門講什麼經濟絕交，而不顧其他一切的。

費仲勳（躊躇） 但是——但是，爹爹媽媽啊，救國是要大家負責的。照方纔爹爹的說法，簡直是乘機取利了。國貨的價錢擡高了，人家那裏肯多花錢來購買呢？一般人總是貪便宜的。擡高國貨的價錢差不多就是獎勵人家多買日貨。

費圖利（大聲） 他們倘使不買國貨，他們就是不愛國。我賣國貨，我就是愛國。愛國是正常的，所以我可以發財。

費仲勳 啊！爹爹！你的話似乎是強辯了。當此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的時候，真正的愛國決不會不犧牲的。怎麼可以反而因此發財呢？我勸爹爹發出良心，切切實實的犧牲些罷！

戴氏 唉！阿二！人家不犧牲，單教我們犧牲，也是無濟於事的。

費圖利 大家肯犧牲，單是我們不犧牲，也沒有什麼妨害的。

費仲勳（急得要哭了） 啊！爹爹媽媽！我們救國，我們爲國犧牲，不應當去問人家，只要問自己。只要問自己應該不應該救國，應該不應該爲國犧牲。倘使應該的，那末即使人家都不肯救國，都不肯爲國犧牲，我一個人還是要不顧一切，勇往直前，拚命去幹的。孫中山先生的提創革命，完全是這

種精神。我們國民應當拿他來做一個好榜樣。

費氏夫婦（合） 啊噫！什麼孫中不孫中！我們只知道發財，做壽器，抱孫子。其他的事要管也管不到，要幹也不中用。

費仲勳（頓足而歎） 唉！中國的弄不好，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大家只曉得發財，做壽器，抱孫子。沒有人肯犧牲，肯替社會國家出些氣力。最不好的就是希望人家犧牲，而自己卻不拔一毛，坐享其成。倘使大家都是如此，那末有什麼人肯出來犧牲呢？大家不肯犧牲，國家那裏會保得住呢？那裏會不亡呢？國家亡了，結果豈不是仍舊有一個絕大的犧牲嗎？所以，我們在未亡之前，大家倘然肯犧牲，那末國家可以保得住，大家可以沒有絕大的犧牲。倘使事前不肯犧牲，到了國破家亡的時候，即使再要犧牲，恐怕也早已來不及了。總括起來說，救國的事體是要從我們自己做起的。人家都在救國，我自然『當仁不讓』，也要爲國犧牲。即使人家都不肯犧牲，我卻更加應當努力，奔走呼號，以喚起未死的人心，以稍盡國民的責任。倘使大家都能如此，那末就是全國的人都知道愛國了。大家愛國，國家那裏會得滅亡？

費氏夫婦（不耐煩，合） 好了好了！你在初中裏讀了幾年書，變得這樣會說話了。不過我們要看你將來長大了，會不會變節罷哩！

（趙小林喘氣而入，肩負一疊布，隨手放在櫃臺上）

趙小林（喘氣）老關！國貨來了！這匹布每碼三角，那匹布每碼五角，其他的都在發票上開明白的。我們零賣時，怎樣定價？

費圖利 三角的改做九角，五角的改做一元五，其他的依此類推。

趙小林（皺眉，躊躇）老關！這種碼子恐怕開得太大了嗎？人家是不願意買的。

費圖利（怒，拍桌）混帳！你阻止我愛國嗎？我賣國貨，我是愛國的。你阻止我愛國嗎？

趙小林（旁白）聽說上海有許多人，是專靠慈善事業發財的；他今天要靠愛國運動發財了。妙極妙極！

費圖利（餘怒未息）喂！小畜生！你照我吩咐的寫在價碼上，記清了。你這種不愛國的東西！

（此時費圖利仍算帳，戴氏仍結絨衣，趙小林拿筆寫價碼，費仲勳站在小林身旁納悶。忽費伯功飛奔喘氣進店。相去不遠，五六個日本兵負快槍執日旗追逐而來。）

戴氏（猛擡頭）阿大！阿大！什麼事？什麼事？

費伯功（訥訥）不……不好……不好了！我們亡國了！日本兵幾千個，逼迫人家懸挂日旗，不許各商店販賣國貨。（此時合店愕然）

日本兵（趕到厲聲）現在你們是我們的奴隸了！我們是你們的主人了！我們和你們總算是一家人了！這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國旗。趕快拿牠挂起來！（見中國布）嚇！你們這樣不愛國，竟敢

販賣支那貨！要曉得支那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仇人！販賣仇貨的是奸商。奸商應當槍斃！

(日兵同聲亂喊) 拿出去槍斃！拿出去槍斃！(合店驚呆)

費圖利(良心發現) 唉！愛國是要早一些的！救國是要早一些的！不賣日貨也要早一些的！我今天只好仍舊不愛國了！我今天只好犧牲了！雖然國破家亡，犧牲也早已來不及；但比之爲奴爲隸，總要勝一些吧？

戴氏(哭着喚) 阿大的爺啊！日本貨——不，不，那是國貨了——藏在樓上大櫥中呢！你快些去拿來給他們東洋人——不，不，我們的同胞——看呢！你一向是愛國的，今天索性再愛一次呢！

費圖利(也哭了) 我今天不能再愛國了！我只得和你們來世再會了！壽亭只好給你獨用了！財也不要發了！

戴氏(大哭) 啊呀！我們只好同他們講經濟絕交的一同絕子絕孫了！

(幕下)

勇敢的布斯頓童子

沈退之譯

劇中人物：

總督蓋氏，他的祕書，和四個童子。

佈景：

秘書正伏案寫字；四個童子站在他的面前。總督蓋氏入，坐於案旁。

總督 秘書先生，這幾個童子來做什麼的？

秘書 他們來見你大人，呈訴一件事情。這件事情，他們要親自講給大人聽；不願人家代達的。

總督 哦，小孩子，你們負有什麼使命？

第一童子 先生，我們到這裏來，要控訴你們兵士的行動。他們加暴行於——。

總督 什麼話！是不是你們的父親教你們反抗，送你們來示威的嗎？

第一童子 先生，並沒有人送我們來；不過我們小孩子和我們的父親，同樣的不願受人壓迫，所以我們

來請你救濟，請你賠償損失。

總督 哈，哈！這真是可稱膽大妄爲了。哦，我的孩子（向第三童子），你面上殺氣騰騰，足以抵抗我們

一營穿紅衣的兵士！你以爲怎樣？

第三童子 先生，倘使我是一個成人，我着實要教訓他們一頓哩。

總督 我們的兵士做了什麼事情呢？

第一童子 他們拿我們的雪山推倒了，拿我們的滑冰池擊破了，還有——。

總督 那真是可惡極了；不過兵士們也要尋尋開心的。

第四童子 我們可以饒赦他們一次的；但是他們並不覺得滿意。

總督 哦犧牲你一天的滑冰並不是難以忍耐的。啊，孩子們，你們仿照了你們長輩的模樣，借端擾亂，拿小事化爲大事了。你們個個有叛逆的精神。

第一童子 那末，先生，這種精神是從我們英國的——就是我們母國的——祖宗遺傳下來的。歷史書上曾經這樣的告訴我們。

總督（向祕書） 我們今天達到了許多小訣子了！但是（向孩子）講得扼要些。孩子們，你們到軍官那裏去控訴過沒有？

第二童子 約翰（指第一童子）同我兩人到師長面前去控訴，其他的人到營長面前去控訴，但是他們都一笑置之，並且叫我們爲小反賊——。

第三童子 並且對我們說：『你們倘使有本領，可用自力救濟的方法。』

第一童子 先生，後來我們在學校中開會，全體同學選舉我們四個到你面前來控訴。我們從未侵犯過你們的軍隊；爲什麼他們不准我們遊戲取樂呢？難道在自己的城內，我們沒有這種權利嗎？

總督 孩子們，倘使你們在學校中專門學習這些東西，這種學校還是早些停辦的好；因爲長此不改，你們將要受到一種更大的禍害，豈止鑿破滑冰池就可以了事。

第一童子 但是，先生，倘使一營的美國兵——。

總督 我的孩子，小心些；這種說話危險得很呢！

第一童子 美洲土人，或法國兵，破壞你們的砲臺，摧殘你們的城牆，先生，你們要不要勃然大怒，採取報復手段？我們年紀尚小，不能作戰，所以祇能請你干涉，制止這種兵士的暴行。

總督（向秘書） 美洲人真是利害，這種乳臭小兒也酷愛自由了。（轉向童子）現在，孩子們，我要問你。你們都知道英國喬治王嗎？

四童子（合） 先生，我們都知道的。

總督 還有巴力門，就是議會？

四童子（合） 先生，也知道的。

總督 那末你們應當知道英王和議會，由天授權，制定法律，約束人民。現在，倘使英王要你們納稅完糧，以充國庫，你們應當不應當服從呢？

第一童子 先生，倘使他用請求態度，我們當然願意解囊相助，可以表示我們的愛國精神，表示我們的慷慨胸懷。我們并且願意額外的報效，毫不吝惜。不過，倘使他要逼迫我們——。

總督 什麼話！什麼話！你們這種搖籃中的嬰兒也要亂談造反的話了！小孩子對於君王應當格外謙恭，那末等到他們長大了，方纔能敬忠君奉上。

第四童子 但是，先生——。

總督 哦，穀了穀了。你要呈訴的那件事情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第一童子 先生，那是在公共場上。我們達到冬季，終是在那裏堆造雪山，溜滑雪車。至於冰凍的池塘，我們利用牠來做跑冰場。昨天晚上，我們的山已經第三次推倒；池中的冰又被鑿破了——。

第三童子 先生，對的；今天早晨在上課以前，我們帶了冰鞋和雪車，到那邊的時候，只見這種煮熟的大蝦——。

總督 孩子，什麼話？

第三童子 啊，先生，我們城鎮上的人看見英國兵都穿紅制服，所以叫他們爲煮熟的大蝦。他們手中拿了長鎗，站在我們的場地上；并且侮辱我們，恐嚇我們，不准我們修補雪山。

總督 那末你們怎樣辦呢？

第三童子 我們不願他們的恐嚇，到學校的前面重造一座山；并且大家決定，等到散了學，到你先生面前來呈訴。

總督（向秘書） 這種性質真是軍人的精神。

秘書 大人，他們似乎不久就可以成軍作戰的。

第一童子 先生，倘使我們不是這樣年輕——。

總督 哦，勇敢的孩子們，我佩服你們的精神，但是你們講話，務須溫和沈靜。

四童子（合） 但是，先生——。

總督 出去罷，我來發令，教他們不要再來滋擾你們就是了。（總督站起，隨四童子走到門口。他忽然喊起來。）大家靜聽！外邊豈不是在打戰鼓嗎？

第一童子（已走到門口，向外探望） 不惹！諸位同學，快些出來！英國兵搥了槍，拿了鼓，在街上走；羣衆正用雪球擲擊他們呢！好啊，狄克！你看，有一個人拿排長的帽子打落了！他們正在混戰呢！快快來，我們不可錯過這種機會！（四童子大喊而出）

總督（轉向秘書） 這種人民真是所謂『大無畏』了，沒有方法可以壓服他們的。聽了這種喊殺之聲，我們英國人的壓力要靠不住了。快一些，替我拿軍器來。我必須彈壓這種暴動，倘使擴大起來，他們簡直要革命了。（幕下）

挽同事某君之太夫人聯

曾記菱荷初放，親舍白雲飛；小子來買當歸，身纏綉籠。高歌酒後，噩耗電中傳，真使我搶地呼天。
霎那間，哽咽、悲憤、懊悔、痛恨、怨艾；說不盡亂愁如織！縱他日瀧岡阡表，廢語空文，何心綴撰？
方寸裏惟憶起鎗影雞聲之舊事，積鏹較銖之瑣事，與夫挑菜析薪之苦事！

誰知商菴欲測，太君碧落去；令郎正懷遠志，屐印湖濱。長嘯峯前，哀音鄉外度，直教人相憐同病。所異者：門閥、交游、學問、道德、功名，安能擬偉器成行？極一世江東才調，遺言懿範，有意繼承！皮閣上滿羅着黃帝歧伯之醫書，治曆明時之算書，以及乘風破浪之家書！

余於民國十八年夏曆六月初四日（即國曆七月十日）辰時失恃。時已暑假；惟以校務纒留，遂致不獲與勤儉一生而始終愛我之慈母訣別。吾母死而有知，當有遺憾；而吾亦以此抱恨無窮矣！噩耗由電報傳來。時余正酣飲之後，昏沈欲睡；驟聆哀信，不知涕淚之何從。匍匐而歸，祇見遺容慘淡，永不得重談一語。嗚呼痛哉！今某君喪母，亦徜徉在外。其情略與余同，未免有相憐之態。惟吾家素貧賤，故不蓄婢僕。慈母勞苦一生，憔悴以死。較之某君，上籍祖宗之庇蔭，而下又多順孫孝子；苦樂懸殊，不啻天壤。且其昆仲，俱饒學術；本人長於數學，大弟業岐，黃，季弟鵬飛南溟，前程九萬，未可限量。顯親揚名，可操左券。豈若余之落落寡合，纒纒難為歡笑者之所可同日而語哉？

按右聯作於十八年之歲杪，附註則存稿時加入。聯之上半係敘吾失恃時之悲情，故錄於此，以誌餘哀。

浙江二中廿九週紀念聯

廿九載教訓。沼吳有餘。願多士嘗膽臥薪。東北兵戈興此際。
三百人弦歌。拾瑟而作。從先覺風零浴沂。門牆童冠溯當年。

又聯

文不在茲乎。厄蔡畏匡。且播弦歌裁狂狷。
教亦多備矣。春華秋實。廣培桃李正芳菲。

詩鐘

商山筆（分詠格）

此中有四皓 其力可千鈞

漢高祖 抗日（分詠格）

怒除白蟒堪爲帝 誓掃烏奴不顧身

秦始皇 窗下（分詠格）

萬代雄圖傳二世 十年苦讀熟千篇

墨汁瓶 皇帝（分詠格）

一腔骯髒成詩賦 萬國衣冠拜冕旒

童子軍 官僚（分詠格）

將種而今多俊傑 官途自古足風波

國民黨 洋服（分詠格）

伐異須知不得已 改裝豈曰總徒然

母愛 樊噲（分詠格）

除此而外何足道 從彼以下莫能稱

逃 聖（嵌字格）

逃禪真達士 希聖定賢人

先生 楊墨（嵌字格）

養生先寡欲 逃墨必歸楊

學潮 南宗（嵌字格）

東西學術潮流合 南北宗師頓漸分

明理 劉項（嵌字格）

君王未必多明理 劉項原來不讀書

小說 大風（嵌字格）

小說千篇誨盜 大風一曲顯豪雄

電燈 千字文（嵌字格）

萬家燈火明如電 千字文章響過雲

海盜 胡漢民（嵌字格）

東洋海盜稱倭寇 胡地漢民曰僑胞

寒暑表 月娥 (嵌字格)

寒暑可表人世態 冰霜能助月娥妝

燈謎二十六則

『拷紅』(諧聲體) 射果名一：蟠桃。

『頰』(脫靴格) 射唐詩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紅。

『雷電依稀雨脚多』(象形兼會意體) 射一字：霽。

『曇』(集錦格) 射習用文句二：是日也；飄飄有凌雲之概。

『楊子雲』(會意體) 射古文二句：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活元寶』(離合體) 射一字：銜。

『負債』(離合體) 射一字：欽。

『發薪』(離合體) 射一字：貧。

『射』(增損或會意體) 射一詞：默謝或矮子。

『白描』(會意體) 射文章評語一：無出色處。

『閨女』(錦屏格) 射四子一句：屋廬子不能對。

「兩國既交，故無此疆彼界」(增損離合體)射一字：發。

「不盡長江」(離合體)射一字：泳。

「小太陽壓迫老太陽」(象形體)射一字：昌。

「準備庫」(離合體)射一字：鎗。

「洞中之狗未敢出」(離合體)射一字：突。

「言」(離合體，捲簾格)射一字：意。

「粉袋」(會意體)射食品名一：麵包。

「火燒場」(離合體)射字一：墨。

「太陽與太陰會面」(象形體)射字一：明。

「家禽上屋」(諧聲體)射軍用品名一：飛機。

「讀書人之胸懷」(離合體)射字一：志。

「誕辰」(離合體，捲簾格)射字一：星。

「一撮櫻桃」(離合體)射字一：如。

「泥濘」(諧聲體)射流行名詞一：土豪。

「國防盡撤」(增損體)射字一：或。

詩謎

秋風不相待(張說蜀道後期句)

○風不相待 寒涼春秋東

空山不見人(王維鹿柴句)

○山不見人 寒空荒孤遠

同前

空○不見人 林庭山園齋

獨坐幽篁裏(前人竹里館句)

獨○幽篁裏 睡步嘯詠坐

津亭秋夜月(王勃江亭月夜送別句)

津亭○夜月 秋寒春涼冬

可惜東園樹(蘇頌將赴益州題小園壁句)

可惜○園樹 荒東鄰南西

垂綏飲清露(虞世南詠蟬句)

垂綏飲○露 寒涼秋清朝

古木餘衰柳(王維孟城坳句)

古木餘○柳 疏垂衰秋楊

日暮客愁新(孟浩然宿建德江句)

日暮客愁○ 生長興深新

共聽一聲猿(李端溪行遇雨寄柳中庸句)

共聽一聲○ 猿雞琴鶯鐘

五千貂錦喪胡塵(陳陶隴西行句)

○千貂錦喪胡塵 四五六七八

數株殘柳不勝春(劉禹錫楊柳枝詞句)

數○殘柳不勝春 行叢枝株家

客舍并州已十霜(賈島渡桑乾句)

客舍○州已十霜 涼井伊幽揚

破額山前碧玉流(柳宗元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句)

破額山○碧玉流 邊中旁前南

芙蓉生在秋江上（高蟾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句）

芙蓉生在○江上 寒空孤秋荒

正是長安花落時（張敬宗邊詞句）

正是長安花○時 放謝落發盛

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淮上與友人別句）

君向瀟湘我向○ 齊秦燕韓吳

文章評語隨錄

隨手拈來。言不事雕琢，得自在之致也。

藻不安抒。言切題下筆，無浮泛之辭也。

五花八門。言層出不窮，有多種之意也。

疏密相間。有詞之疏密，有意之疏密。詞者易見，意則難知。大抵駢則密，散則疏。太疏過密，均爲未是。疏密相間者，駢散各稱其量也。

筆如轉環。言用筆圓活，無往而不適也。

力餘於題。非養之也深，惡足以詣此。

輕清流利。輕是重之反，清是濁之反，流是滯之反，利是鈍之反。輕清流利，文之優者；重濁滯鈍，文之劣者。然重濁固劣，厚重卻尙。同一重字，而優劣兩殊；則以所重之不同也。

惟妙惟肖。妙屬神，肖屬態。神其妙矣，態其肖矣，生文矣，非死文也。

一氣相銜。言上下之相貫也。貫之者何？曰有綫索。故綫索尙矣。俗之所謂不連牽者，不能一氣相銜也。

徐徐引入。此言非直起之文也，與開門見山相對。

朗若列眉。眉者左右兩分，無糾纏不清之弊也。

筆酣墨飽，氣足神完。此必壯夫之所能也。

心細如髮，力大於身。心細則不粗率，力大則不軟弱。粗率軟弱，文章之劣點也。

於一毫端，建寶王刹。言小題大做也。

提空用筆。平鋪直叙之反。

雙管齊下。言不顧此而失彼也。

水乳交融。言詞意之間無有不和也。

天衣無縫。不見鍼縷，文之渾成者也。

迥不猶人。能奇特也。

潛氣內轉。中有所蓄而外不易見也。

墨舞筆歌。有生氣也。

萬選青錢。喻文之經洗鍊而出者。

佝僂承螭。喻用筆無不如意也。

欲揚先抑，欲抑先揚。抑之而揚，揚也愈見其甚；揚之而抑，抑也倍覺其深。譬之立長狄於九廄，人見之曰長矣長矣。附侏儒於腋肘之下，則將驚且詫；甯止稱長短而已哉？

破空而來，語無泛設。空者易泛。惟能用譬者，雖空而不泛。

精力彌滿，萬象在旁。儉腹者不克臻此也。

突如其來。亦徐徐引入之反。

理實氣空。諸子之文多若此。

再接再厲。卽一步緊一步之意。

切而能脫。切則易黏，能脫則善矣。

不脫不黏。脫之甚者謂之泛，黏之尤者名曰滯。泛者不切，滯者不流。不切則與題無關涉，不流則使文無生氣。不嫌脫，亦不嫌黏，不泛不滯也。

淋漓盡致。卽墨飽筆酣之意。

天花亂墜。即五花八門之意。

雕空鏤塵。即於一毫端建寶王刹之意。

一波三折。折是平之反。文貴折而忌平。

羅羅清疏。即有條不紊之意，爲雜亂無章之反。

典麗雋皇。謂富詞藻者。

大含細入。謂能含蓄而又剴切者。

無對不工。猶言無有對而不工者也。

弔古作結。有關歷史之題方用此等筆墨。

淋漓悲壯。懷古之文尙焉。

語語警切。謂無寬泛語也。

才大心細。才大者不弱，心細者不粗。

急管繁絃。謂文之密者。

古節古音。傳世之文尙焉。

累音促節，妙合自然。累音促節即急管繁絃之意，惟須妙合自然，則累不厭其累，促不覺其促也。

珠圓玉潤。圓狀文之神，潤喻文之色。神圓則流轉自如，色潤則無人不愛矣。

言之鑿鑿。即明白剴切之意也。

紫硬岩，打死仗。謂以實力勝者。

筆大如椽。謂以宏壯勝者。

如珠走盤，如丸脫手。謂以流轉勝者。

神龍天矯。謂不可捉摸也。

筆不著紙。謂用筆能空者。

搖曳多姿。謂用筆能動宕者。

如數家珍，取懷即得。謂養之有素，不費搜索之勞也。

飄飄有凌雲之氣。謂能空也。

議論風生。謂議論之起如風之蓬蓬然也。

逸韻騷情。韻是詞之妙，情是意之精。

壁壘森然。謂文之嚴整者。

嚴整不饒。大文尚焉。夫所謂嚴整者，儼如廟堂之卿相；所謂饒者，宛乎卿曲之厮養。卿相雖未

必才能，而舉止自高；厮養雖容有俊慧，而言動都卑。以嚴整之筆作典策，雖不必善，而自得體。若出

以佻巧，則嫌小樣矣。

回環作結。謂尾應首也。

滔滔汨汨。謂長文之有勢者。江水滔滔，河流汨汨，浩乎其不可遏抑也。然文尙滔滔，尙汨汨，而切忌一瀉無餘。三蘇策論頗有滔滔汨汨之勢，然或犯一瀉無餘之病。學者不可不察也。

膾炙千秋。以膾炙喻文章，喻其美，喻其所嗜，又喻其歷久而常新也。

秀色可餐。色可以目視，而不可以口食也；而曰可餐者，喻詞也。

戛戛獨造。爲新穎之意，是陳腐之反。

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景所以成文，情所以生文。無景固情無所寄，無情則景無聲色矣。

騰擲而起。詞章尙焉。

清麗芊蕪。小品文尙焉。

鍊句入神。鍊者何謂？鐵去鑄也。鍊句何謂？句去鑄也。去鑄欲其純也。純則可有神，不純者必不神也。

脫胎換骨。謂文之摹仿者。

獨步江東。喻行之卓越曰鶴立雞羣，稱文之卓越曰獨步江東。

天外飛來。與騰擲而起意相並。天外飛來者，如月娥下謫，飄然落地，而不知其來之何自也。騰擲

而起者，如霜禽搏羽，一霎雲霄，而不知其去之何方也。

清新蕭瑟。 庾子山之文如此。

瑰琦奧衍。 漢魏之賦如此。

綺麗清新。 臺閣體以此爲稱。

藻溢於辭，情盈於藻。 藻是辭之采，情是藻之原。詞章以盈情溢藻爲尙。故六朝人之賦，後世奉爲圭臬也。

自爲寫照。 因文以見自己之志趣身世，謂之自爲寫照。如陶潛之五柳先生傳，管同之餓鄉記皆是。

不耐束縛。 謂文之姿肆者。如莊生之南華是也。

矩步繩趨。 正不耐束縛之反。古人虛心，不以摹擬爲病。故其所作，往往有趨繩而步矩者。愚以爲學恣肆如畫虎，易遺爲犬之誚；學趨步如刻鵠，終有類鶩之成。揚雄太玄趨繩於易，王通文中步矩於語，李白擬恨賦規規然一遵江淹之蹊徑。今之自負過高者，其才與學果優於子雲仲淹太白邪？

紛綸蕨蕤。 卽天花亂墜之意。

筆有鍾鏞。 謂文之鍊者。

妥貼如意。 謂文之不生硬者。

一氣呵成。謂文之團結者。

飛花滾雪。謂文之振筆直書，而純以神行者。

古色古香。即古意盎然之意。

滄桑之感。即俯仰身世之意。

柔情憨態。謂文之靡麗者。

繪影繪聲。謂文之工於體物者。夫繪花容易，繪影則難；繪水容易，繪聲則難。惟肯絕意揣摩，然後能窮形盡相。此之謂力餘於題。

才人之筆。謂文之風流倜儻者。

玉軟香溫，葉吟花笑。謂詞章之能得樂府遺音者。夫玉是石之美者，有潤色無軟致也，謂之軟者，潤之至而似覺軟也。香是氣之美者，有芳味而無溫度也，謂之溫者，芳之至而似覺溫也。葉與花皆植物之一部也，映月而無語，翻風而不言，而謂之吟笑者，似吟似笑也。作詞章搗辭抒藻，尚似而不尚真。似則幻，真則實。幻則光怪陸離，實則簡直固質。光怪陸離則生，簡直固質則死。似者，詞章不死之藥也。

絕妙好辭。辭而稱好，麗者矣。好而曰妙，倍麗矣。妙而曰絕，麗之至而無以復加矣。

不落恆蹊。恆蹊，俗子之所由。作文而落恆蹊，是俗子之文矣。其何以超凡獨步哉？故以不落恆

蹊爲尙也。

起調超脫。謂文之不平起者。

步驟井井。謂文之有層次者。與有條不紊之意相似。

好語如珠串。明珠之串顆顆圓，好語如之，亦句句圓也。且曰串者，連貫十百之謂，非僅僅一二

數而已也。

瑟瑟珠璣。珠璣喻好語，瑟瑟喻其聲調也。

游戲神通。惟小品文可以偶爲之。

悠然不盡。以澹蕩語結者，能有悠然不盡之致。

神似六朝。文章有貌有神，貌是文章之粗，神是文章之精。學古者必先貌似而後能神似也。譬如

學六朝文，搗頑豔藻采之詞，求似其貌也；舒哀感騷逸之韻，求似其神也。故神似六朝者，謂文之有哀感騷逸之韻者也。

逸韻騷情。文，韻以口誦，情以心會；然兩者非無係也。有韻者往往有情，有情者往往有韻。故

韻者所以引情，情者所以生韻也。故韻者可謂之有聲之情，情者可謂之無聲之韻矣。

淫思古意。淫者深之意也。

曲終奏雅。喻風流游戲之作之結以大方語者。

著紙欲飛。非逾鍊不能。譬之物，蓋有彈力者也。

鉤魂攝魄。與驚心動目同爲動人之謂。惟驚心動目者，以雄邁動人也；鉤魂攝魄者，以哀豔動人也。故兩者似同而實異也。

到底不懈。謂慘澹經營，首尾無閒者。

音調鏗鏘。詞章尙焉。

伐毛洗髓。謂文之滌去浮華者。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深於洗伐之功者也。

斟酌今古。行世之文，太高則不入時調，太低則懼落恆蹊，法當斟酌於今古之間也。

筆由天授。此不可以學而能者也。

水到渠成。水喻構文之材，渠喻顯文之形。意謂功候到則文章自成也。

面面圓足。圓謂筆，足謂學。圓半由天授，學概自人爲。然天賦厚者爲學易足，人功至者用筆易

圓。厚天賦而不加人功，則終流於小慧；薄天賦而人功至者，亦必有所成就。蓋自古作家，未必盡屬才智之士也。

古調獨彈。以琴喻文也。同是琴也，彈古調而見其高，彈俗調而顯其陋。同是文也，抗古調而亦見其高，抗俗調而亦顯其陋矣。

虛實兼到。虛是文之無形處，實是文之有形處。文之情，往往於無形處見之；文之理，往往於有

形處見之。虛實兼到者，有情而又有理之文也。

恰合時宜。日用文尙焉。

酌中文質。文是文之美，質是文之真。能真能美而善矣。

拔俗尋丈。尋丈者非僅僅尺寸之謂也。

實寫正面。文有正面，有側面，有反面。正面繁瑣者，以虛寫爲妙。正面簡直者，以實寫爲是。

疏宕密麗。文章其猶都邑乎？第宅，都邑之密處也；衢路，都邑之疏處也。文章亦猶是也。偶麗

之句，文章之密處也；奇宕之句，文章之疏處也。多疏而少密則野，有密而無疏則塞。昌黎好作散體之文，然多用排句，所以密疏也。至密如律賦，轉調換韻處，或用單句，或用幾個轉接詞，亦所以疏密也。

ordinary people. According to his view, philosophers should be placed above the citizens. In fact, this opinion reflected the social condition at that time. Then subjective and supernatural ethics was flourishing.

I have made so many remarks to see what is the first and indispensable requisite to get the true spirit of a democrat. Now, it is high time for me to conclude my essay. Briefly speaking, voluntary contributi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 democrat to build up his true spirit. If he lacks it, he can never have the hope to be a true democrat.

試
探
集
英
文
之
部

that, there must be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the value of the German spirit before the Great War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It is only this that, besides it, the new spirit of liberty should be added.

If we look at liberty and responsibility deliberately, we can perceive that they are the same thing with different names. It is only that when we have taken the responsibility, we may have true liberty. It is also that when we have had the liberty, we may have true responsibility. Here, two terms are used only for the sake of following the general way of explanation. From the remote days down, some countries laid emphasis upon liberty, and some, restriction—this is sham responsibility. Among those which emphasized both liberty and restriction, Athens was the foremost one in the fifth century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At that time, Athens had only about fifty thousand citizens; but, among them, twenty thousand persons were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affairs, while several others were working with their hands, still others, their minds, still others were generously contributing their money to the city state, and still others were presenting their arts. In a word, the mind, genius, and ability of every individual were never exerted not for his state; and, moreover, he exerted or contributed them voluntarily. At that time, the civilization of Athens reached the highest point. It was certainly due to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 But, such a prominent period lasted for very few years. The cause of her destruction was that, due to the gradual spreading of individualism, every Athenian had his own way to do things; then the community broke into pieces. Henceforth, Athens was no more. Even Aristotle once said that man is a political animal. Aristotle, therefore, considere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as that of

more flourishing than in the former days, China is influenced more deeply and greatly. This is a little difference within their similarity.

民
探
集
英
文
之
部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we know that the new civilization movement has its intrinsic value. But can the aforesaid liberty indicate all the implications in democracy; or is it simply the first step, and, besides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other additions? From my point of view, if we want true democracy at all, we must combine liberty and responsibility. Mere liberty is called anarchy. Doing things according to one's own will and emotion, and having no any center for mutual relationships, everyone is separated, and the society will break up. Mere responsibility is called subjugation. This is a kind of training for militarism, not for republicanism. In the world, Germany has been most famous for her militarism. Before the World War, the organization of German Empire was so perfect that the whole nation was like an organism the body of which can command its arms which can control the fingers. It was again like a machine all the parts of which are mutually connected and do their functions respectively and usefully. So far as efficiency is concerned, we can have no complain. Her subjects, however, lacked active and responsive ability and could only follow their commanders. After the Great War, people are of opinion that the old type of training would be extinct. But such training has been lasting so long—the German people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those theories of Kant and others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nd, moreover, educated by such training for so many years—that it is not only impossible for them to abolish it, but it is also undesirable to throw it away. Although,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liberty is emphasized; but in addition to

countries, but that they belonged to the universe. Their spirit, so lofty and noble, must be respected. But this is limited to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eople. We cannot hope that every individual shall be so. Yet it is more undesirable that it shall be taken as the aim of education.

The ideas, mentioned before, are to show that we Chinese lack the democratic spirit. So-called democratic spirit is nothing but to be voluntarily responsible both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Recently, we Chinese have been cautious of the repeated aggressions from the neighbours and the gradual decadence of our domestic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stimulated by the new tendency of republicanism, they have broadened their minds; but, on the other, the habit and customs handed down from the former days are fundamentally shaking. The so-called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the indication of such an outburst. Henceforth, the new tendencies have been widespread. The shouts of emancipation and liberty are ringing in our ears. No matter how numerous their defects are, such movements are assuredly memorable in our history; because a country like China, so accustomed to conventions, must be renewed through radical actions and violent excitements. This is an unavoidable step. In France and Germany, there had occurred the same agitations. In China today, those who advocate the new civilization are like the Encyclopedical School of France; while the romantic thought is the equivalent of the German Idealistic Movement. All these three schools have the same attitude—demanding liberty, and spreading civilization so that the people may be awakened and the system which is the oppressor of liberty may be overthrown. But, in the world of today, as the democratic tendencies are

試

探

集

英

文

之

部

persons, who, because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showing or developing their ability in the society, retired to the chimney corners to amuse themselves. Accordingly, the subjective or personal morality arose. What they called righteousness of mind, honesty of will, caution of indignation, and control of passion were all personal morals. Although, besides these, there were still what they called the managing of the country, the harmonizing of the world, and the sympathizing with others; the so-called managing of the country and harmonizing of the world were too vague to be realized, and sympathizing with others was limited to their kinsmen and relatives. Such conceptions are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e social spirit at present. That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scopes: one is wide; the other is narrow. There was another type of persons, so-called hermits, living in solitude, thinking themselves to be noble, getting on in leisure everyday, and comparing themselves with the wild stork and moving clouds. They could not be numbered among the citizens. Politically speaking, they were nonmen. Righteousness of mind and honesty of will are inde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thics. No matter how far the society has advanced, their values will never decrease for it. The capriciousness and deceptiveness of people nowadays can be remedied by them. But I am of opinion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concrete methods for achieving these morals. Mere talk can never be effective. The right way i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activities. This new conception can improve the old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As to the so-called hermits, retiring and differentiating from society may be considered noble in respect to their personal morality. Saints and philosophers, both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felt that their minds were not limited to their own time and within their own

habit of being uncourageous and yielding to the destiny, to be right. But, as I have said before that the character of a man is originated from the habit, it can be reformed onl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training. This activity must be accomplished by a systematic project. We can never hope that a careless scheme can render any assistance to it.

China has become a country of democracy only for fifteen years. Such short period, compared with that of any despotic government, is simply one to twenty or thirty. Even within these fifteen years, because of the incessant civil wars, people have no time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educational activities. Under such a condition, if we hope that a true democratic country shall be produced, it is equal to that, taking the leg of a pig for sacrifice, we pray, "God bless us with a good harvest." Even a little boy can know that it is impossible. At present, so-called democracy is not merely the title of a society, but it should represent some special spirit. China has already had the democratic form, but, as to its spirit, she has nothing.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for indicating to our fellow citizens where is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o the reformers of society today, it may give some benefit.

From the ancient times down, China has preferred the despotic government. Although, within the intervals, there were falls of royal houses and relaxations of control; upon the whole, she has been always despotic. People, under such a kind of government, lacked the opportunity of taking part in political affairs directly. Those who even did have the opportunity were very limited in number. They cherished the vague ideals to help the whole world. But the greatest majority of people were eliminated. Among them, there must have been wise

you should be acquainted with a trustworthy friend named Books. "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 make men exalting and exulting. Frugality is plain living and the reading of books needs high thinking. If you do not desert these three good companions in the long run, a sure success will be the prize for you. I think all of you can get it. But will you do so? God bless you! Farewell!

January 10, 1933.

The Spirit of A Democrat

劉伯明原著

沈慶儀節譯

The character of a man is not originat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society; but, like the pottery moulded within a matrix, founded upon the system of a community. That 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 of a man and pottery,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activeness and passiveness, should be acknowledged; but social psychologists have told us that both of them can be changed. Although the system of a society can be easily transformed, the character of a man, because of having lasted too long, cannot be converted in a moment. Nothing can make it unchangeable but the habit, generally called inertia. Therefore, those wh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form society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point. Doing things too radically, or, in other words, hoping to get results in a short time, they can never be successful. By saying these, I do not mean that we may let the world go on itself without troubling ourselves to control it, to manage it, by our intellect and ability. I do not consider such a bad habit, a

days of China, in such times when the Republic has not yet put the so-called examination system into actual practice, how can you choose to be an officer in some public service if you have no connections with any powerful officials? How can you choose to be a business-man if you have not a single relative serving in some firm, bank, or company? You have, therefore, to take whatever work you can get, regardless of your personal interest. Then, how can you feel interesting in your vocation and improve upon your work? Of course, you can never grow better under such conditions. Sticking to one's bush is really a golden rule for a young man or woman to get success. But, if the bush is not what you like best, or it produces very few fruits or even nothing, you have to quit it whenever some good opportunity offers. This is not fickleness. It is only choice of profession. But, when you have got the right kind of work, you should not grumble in case of meeting some impediments; because on the road to success, there must be many obstacles to overcome.

No matter you are still to be a student or become a breadwinner, you will have many obstacles to clear away. I hope you can help yourselves and overcome all the difficulties.

But how can you do so? Diligence and thrift are the two most dependable guides for you. By diligence, you can get abundance of results; by thrift, your morality will be fast approaching the ideal standard. Many successful persons may fail at the very beginning. In the long run, they "try again and again," and "sail on and on." If one day they stand still and sit down idly, hoping to have something turning up, God will never help them. And He hates those who are extravagant. So, be frugal throughout your life. Besides these two guides,

enter, though sociableness is not the only requisite of a business-
man. Do you admire the natural productiveness of the vast
fields? If you do, be a farmer. And do you feel happy, when
you are looking at pagodas, temples, great bridges, paved roads,
large steamships, swift aeroplanes, long series of trains, and
what not? If you do, study technology.

Suppose someone would ask, "What is the use of a general
senior middle school?" Well, its purpose is to give you a
liberal education. "Then, what is the use of getting a liberal
education?" Its aim is nothing else but making you become a
great man or woman, versatile in mind, broad in view, and
resourceful in ability. Such a man or woman may be a leader
in any kind of activity in society. Such a man or woman
can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itiating social reforms and
elevating not only national but international civilizations also.
The artists, the literates, the statesmen,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idealists are all the persons who have enough liberal education
during their studious days. But can you be liberalized within
three years of a general senior middle school? No, the time is
too short. Liberal education is not such an easy thing. You
should devote a life-long period to get it. In other words,
liberal education is a life-long career. At least you should
spend four years more in some university which aims sending
out many-sided persons. Thus, though you are now but a
graduate of a junior middle school,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whether your family can afford the fees for a university
education. If not, don't hope to be great, lest you would be
regretful in the future for wanting of bread and butter.

The less blessed graduates have but one choice, the choice
of a profession. This is, in fact, not a choice. In such unequal

oppose them and make some reforms? If you hope to be admitted among them and successful in a wink, you have to do the first thing; otherwise you will be kicked out of the society. But, so far as individuality is concern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forming the society should be borne by no one else but you, young men and women. What will you do?

Even though you are adequate in everything so that, no matter you are going to take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s or to choose some profession, you are sure to be successful, there are still many urgent things remained for you to consider.

If you want to be promoted in your study, what kind of school will you enter? Roughly speaking, there are normal schools where teachers are to be trained, general senior middle schools where liberal education is emphasized, and vocational schools of which the commonest ones are commercial schools, agricultural schools, technological schools, and many other institutions which enable you to make money after graduation. What are your considerations on the choice of a certain school? In my opinion, there are two things which you should never neglect. The most essential one is money and the secondarily important one is talent. This world is capitalistic, so study is expensive. Unless you have a great deal of money, it is not advisable to enter a general senior middle school where no specialized courses are to be taught, so that its graduates are not qualified to do any kind of work which needs experts. Therefore, if you have very few dollars, you had better enter some other kind of school. Here, your tal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If you are able to educate the next generations, you may enter a normal school. But, remember that teaching is a great sacrifice! If you are very social, the commercial school is, I think, the most fitted place for you to

middle school to pursue comparatively advanced studies, while the poor worms who were born in a destitute family have to choose some profession in order to make a living. No matter you are still to be a student or become a bread-winner, you will meet many obstacles at the outset.

試
探
集
英
文
之
部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really not an easy task. Some would say, "I am not afraid of being examined. My Chinese is excellent, my English is unparalleled, my mathematics is wonderful, and the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are by no means poor." Yes, I know that you are a brilliant scholar here. But I must tell you that stars are shining in the sky everywhere. Whenever you lift your head and open your eyes outdoors, you would perhaps be dazzled. Besides, the materials, or even the subjects, examined may be entirely new to you. In the monthly or term examinations, you may sometimes be successful even by cramming, because you have definite assignments to prepare. The circumstances are quite different when you take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a new school. Therefore, even a good student may fail. Then, how can a loafer be passed and registered?

18

Those who are going out to mingle in society will meet no less difficulties at the very beginning. In school, you may have cut a figure and been admired by all your schoolmates, or even flattered by your teachers. The society, at least that of today, is not an enlargement of a school where dreamers, "instead of plodding hard, spend their days in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air." Haughty superiors, vainglorious boasters, conspiring intriguers, and hard-hearted oppressors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o-called society where you are destined to be thrown. Will you bow before them and imitate their examples? Or, will you

accompanied by oral English, its aim can never be fulfill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is closest. The editor of this paper, therefore, earnestly hopes that those who are enthusiastic in reading the "Ten Days" will be also enthusiastic in taking part in the "speaking society."

Suggestions and criticisms are heartily welcomed, and due regard must be given them when the following issue is to be brought out.

A Talk
to the Graduates
of the 1930 Spring Class,
Chekiang Second Middle School

No graduate whatever may be considered wise, if he or she misunderstands the meaning of graduation. What we call graduation does not mean the perfection of one's study. It is simply to indicate a certain degree which one has reached. The degrees are so infinite that, strictly speaking, none can attain the highest point. Confucius said, "When we have not breathed our last, we should never remain inactive." The self-complacent persons, therefore, are but "moving corpse and walking flesh" as a Chinese idiom says:

You, youngsters of the 1930 Spring Class, have been graduated from this school. In a twinkling, you will bid good-bye one another and take the courses you like bes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rections for you to follow, you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 the journey. Those who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wealthy parents will enter some senior

periodicals do, yet it deserves a little. After a little discussion, we have decided to call it "The Ching Chong English Ten Days." Its quantity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ntributions from our colleagues and the students here. Every issue will have the bulk of about from four to ten pages typewritten. Its contents do not have definite subjects either. As we take teaching as our vocation and do written work only at leisure hours, you cannot expect us to hold a pen in hand all day. Roughly speaking, its contents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items.

- (1) Essays, both original and selected.
- (2) Translations,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and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 (3) Current Events, especially in China.
- (4) Practical Forms of English, both oral and written.
- (5) Prize contests.
- (6) Miscellaneous Articles.

Now, we are just at the threshold of a new term. Let us be energetic enough in marching on the journey of study. We want to advise those who failed last term to turn a new leaf for the sake of not being left behind from now on, and we want to encourage those who went on successfully heretofore to be more diligent, more punctual, and more thoughtful in study. Briefly speaking, we want them to be useful young men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the courses of study here and go out into society. If they can be so, the aim of education here will not come to naught, and this paper may share its reward.

Side by side, we are going to have an "English speaking society." It is its aim to improve the speaking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This society will be coached by Mr. Zar, teacher of English here. True it is that, if written English is not

neglect the others. But for youngsters of Shanghai, English seems to me the most important sort of knowledge. There may be someone skeptical to this statement. I will convince him by the next paragraph.

On an average, Shanghai lads are sent to schools and educated there not for becoming great poets, nor great thinkers, nor great statesmen, nor great scientists; but for entering the commercial circle and becoming business men. Now, business men need not know much mathematics, nor much Chinese, though it would be better if they could. In saying this, I would be attacked by those who are specialised in mathematics and those who are versed in Chinese; but, in saying this I only speak the truth, assert the real conditions in Shanghai at present; I have no slightest idea in overlooking the "ics" and the "ese". I myself like Chinese literature very much and have devoted almost a decade in studying it, though I do not like mathematics. When I have touched up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 realize that Chinese is worth while studying only for its own sake. If you can master English, not only you will be successful as a business man in Shanghai, but also you will be able to pursue deeper knowledge with a more convenient and serviceable tool. If you can master English, not only you are a national of China, but you will be an international in the world also, if I may put a new meaning to this word "international" through my own coinage. Youngsters, can you neglect English?

We, promoters of this paper, hav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in China, especially at Shanghai. Consequently we post these few pages as a stimulus for the youngsters of this institute to study English. Though these pages are neither electrotyped nor bound up into a book form as many other

because you want to get something useful for you both at present and in future. If you do nothing good in school and go back with no better health, sounder mind, and higher morality, you not only hinder your future progress but disappoint your parents to the highest degree.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for you to be diligent in school. You should know that when the time has gone, it will never come back. Who can deny the necessity of being diligent?

Even if you are diligent, you cannot be sure of getting much success. Life is limited; it shortens day by day. Knowledge is unlimited; it grows dynamically. With so short a life to pursue so dynamical knowledge, it is rather a task hard to do. If you loaf, if you are idle, then what can you get? Although some day in future you will regret, you will take care of what you have neglected and throw away what you have been indulged to, in a word, you will reform yourselves; you will have already reached the age of fifty, the age for you to say good-bye to the mortals on the earth and live in the spiritual world in imagination. Youngsters, work while you have the time for work!

But the branches of knowledge are so great in number that, unless you are geniuses, you can never get hold of all the ices, ologies, tions, and the rest. What you can get hold of is simply a small twig on a single branch if I may use such a metaphor. Now, schools of today have many twigs—plainly speaking, courses on their curriculums. The chief ones are Chinese,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Chinese is the foundation for ascertaining our national culture, English is the key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mathematics is the tool applied in many natural sciences. In fact, you should not overestimate the one and

make the sun always shine. Then the remainder is only twentyfive, yet this number is not what you can devote wholly to study. You cannot avoid the holidays, the days of bad health, the hours for taking meals, and the time for transacting business other than study. Here, if you do a little arithmetic, you will be greatly surprised at finding out the fact that the real time for you to study is at most the half of the remainder shown above-twelve years and six months. Even if you take the round number, say thirteen years, it is still small. Youngsters always excuse themselves, when they are called loafers, by saying that they have the future. I should like to ask them such a question how long their future is.

On the contrary, knowledge is far from being limited. Its scope never ceases to extend; its branches increase day by day.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ere no such divisions as are now called literatur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not to say the times when there was no knowledge at all. Graduall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stood on opposite sides; then these two with philosophy stand in a triangular form. These three are only main divisions; each of them has its numerous subdivisions. If you go on to ascertain the branches of knowledge still deeper, you will be perhaps confounded by lots of terms, such as metaphysics, psychology, ethics, theology, dogmatics, statistics,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mathematics, physics, geology, biology, zoology, etc. So many iceses, ologies, tions, and the rest all show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Now, youngsters, you are all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Surely you pursue it with a purpose, with a mind to get the results. It must not be the case that you study in school only for the sake of adornment or decoration. You study in school,

to be busy all the time that calls in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As to be busy is easy and to be intelligent is difficult, people in general are fond of routine work. In this utilitarian world, much business is seen, but little wisdom can be found. In fact, so-called idle people in Stevenson's sense are of such a type as represents the intelligent class, whereas those busy gentlemen are decidedly idle because of their lack of thinking. They cannot think. They dare not think. They are too lazy to think. The world could go on better if they were all dead.

In the current theories of education, there is a dualism, vocational and cultural. The former, however, is much in vogue. As living is desirous in everyone's opinion, that vocation should be predominant in education is unquestionable. For vocation, work is the first factor. It is, therefore, very natural for people to lay much emphasis upon business. Quantity rather than quality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dleness, the synonym for intelligence in Stevenson's sense, is the only remedy for it. He is, therefore, justified in his apology for idlers.

The Ching Chong English Ten Days

Chung-kae Shen, Editor

The First Issue

September 10, 1926

Prospectus

12

Life is limited. The longest cannot be over hundred, whereas, on an average, fift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 short one. Now just think how many years in so limited a life, a life of fifty years, can be wholly devoted to study? The half of it must no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ecause you cannot

confusion and trouble.

Reflective thought can be attained only through painstaking. As overcoming inertia is a hard task, it is natural for man to entertain himself with idle fancies and to stick to his pre-judgments.

Robert Louis Stevenson's
"An Apology For Idlers"

Before commenting on the essay, I should like to ask those who have read it the following question. Does Stevenson really mean that we should be idle? From my point of view, he advocates intelligence against easy going. Ordinary men have the tendency to do everything conventionally. The result is that there is only the old rut, but no any discovery of unknown regions. As inventions are possible only by intelligence, by thinking over everything, routine work is the greatest impediment to progress. Now, to be busy all the time without thinking only makes repetitions. That is why Stevenson is in favor of idleness. A business man gets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catches the train just the moment it starts, enters into his office, sits at his desk, opens all the drawers locked the night before, makes his accounts, typewrites his official letters, glances over the newspapers in the intervals, takes his lunch when the clock strikes noon, resumes his seat at the right time, leaves the office at four or five, goes back to his residence straightly; in a word, makes a great fuss throughout the day. What has he achieved by such business?

It is only thinking that changes the world. It is only reflection that breaks the monotony of society. It is only not

Reflective thought

試
探
集
英
文
之
部

What is reflective thought? My knowledge is not adequate enough to make any improvement on Dewey's definition that active, persistent,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any belief or supposed form of knowledge in the light of the grounds that support it, and the further considerations to which it tends, constitutes reflective thought. We see, however, that ordinary people can scarcely think in such a way. Building of castles in the air is certainly fanciful. Imaginative stories are also by no means the results of reflective thought. Nor can prejudices be considered as reflective thought. It is only reasoning that ushers in such a kind of thought.

Now, reasoning is a thing which most of us lack even during conscious hou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quarrels among men? Why there are so many hot debates among parliamentarian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ppressions and slaughter among nations? The causes are, of course, manifold. But lacking of reasoning, accordingly lacking of reflective thought, is one of the gravest. Why?

10

Plato suggested that philosophers should be empowered to rule the country.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men in that the former can think reflectively, while the latter cannot. If Plato's ideal can be realized, then the world peace claimed by a group of people nowadays will be possible and international fraternity will not be only a name. A philosopher's mind is a reasoning mind which never takes things for granted, but examines and re-examines matters for truths. Parliamentarians in general, on the contrary, are too short-sighted to look into things. The result is prejudic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making

On the whole, older persons are wiser than younger ones. We have, however, often noticed very foolish aged fellows and very clever young ones. This is partly du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herited gifts. A little boy of genius under ten can in intellectual contest beat a man without endowments over sixty or seventy. But that is chiefly because those old ones are aged in months and years but not in study and observation. Even to the end of their life, they will become no better.

Generally speaking, however, age helps us a great deal. If we study an individual and examine and compare his younger days with his matured years, we shall see the fact that when his ag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his thinking will be more correct and his behaviour more desirable. Therefore, the foolishness or ignorance of aged persons is not due to the fault of experience. The fact is simply this: that they do not take hold of the opportunity of gaining experience. Experience can be got only by man's efforts. It will not pour into the rider's head itself. Laziness is the greatest impediment towards experience. If one can strive, can endeavour to do things, he is sure of becoming better and better through his experiences. Advancement comes from experience and diligence makes experience possible.

Having made the above assertions, I should like to repeat some important words to conclude my composition. People can become better and wiser through experience, which is dynamic. Radicals cannot be regarded as experienced men, nor the conservatives. Experience, however, can be obtained only by one's own efforts. Idle persons have no hope of getting it. Whether we shall become experienced, or remain inexperienced in the future is left to our own choice.

inexperienced person creating something? The answer will undoubtedly be in the negative. Some would consider conservatives as experienced persons. If we think deeply, we shall see this statement to be unsound. Conservatives are not necessarily all experienced. Due to the fact that when they have once got some experience, they will never again broaden it by wide reading, thoughtful study, deep thinking, quiet discussion with friends, carefully observing the currents of the world, and continuously reconstructing their ideas and opinions; most of them are perhaps very narrow-minded. They are, therefore, left behind, not keeping abreast with the current and afresh with their environment.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experience is such a thing, dynamic, growing, expanding, and varying all the time. It is like a tree or a flower, not like a stone or a piece of wood. Those persons who cannot change and vary their experience, as a growing tree putting forth its leaves and branches, are called conservatives. So conservatives are not experienced enough.

8
Opposed to the conservatives are radicals. Nominally they are of two different types; in reality, both of them are those who cannot broaden their minds through the expanding, increasing, and modifying of their experience once obtained. The conservatives are idolatrous in what is old and the radicals are idolatrous in what is new. Both of them are ignorant of what is called the golden mean. Now this kind of ignorance is wholly due to their lack of experience. In a word, both of them are narrow-minded, not experienced enough. Only those persons who have had experiences and are still going on to have them, may be classified as real experienced men, otherwise bad names are applicable to them.

Even the degree of appreciation is intensified by experience. A savage cannot appreciate the delicacy of the arrangements in a palace, because he has never had any experience about it. A child would cry and make a lot of trouble in a theatre, because he cannot appreciate the performances which experienced people enjoy a great deal. Students in the science department always deny literature because they have not the slightest idea about the value and beauty of literature. And a piece of poetry full of high serious thought, cannot appeal to the shallow and bustling man. Though works of a great writer are not necessarily appreciated by another great writer, yet at least one who has had the same experiences that the great writer put in his writings, can understand the real meaning in them. A person of this kind may be called a great reader. Due to this reason, not only to produce literature is a serious task, but to compile literary productions is also a hard thing. Palgrave did not write "The Golden Treasury"; he simply collected and selected others' poems to make a book. By his ability to appreciate, distinguish, and select the poems, he is as well known as others are by their ability to create literature. In other words, his fame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skill of writing but from that of appreciating, distinguishing, and selecting. So intellectually speaking, experience is no less important.

Having seen these few instances, we may be convinced by such a statement that experience is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in every respect. Even creation must lay its foundation upon it. Our forefathers had experienced that nakedness is both awkward and unhygienic, therefore they created clothes to cover their bodies. Any creation not based upon experience, cannot be called creation at all. Has anybody ever seen an

would not take what he has experienced as a lesson and go on in his old rut, the danger is that he would be eliminated from society. So experience teaches us how to behave.

試
探
集
英
文
之
部
6
On the average, students have no rich experiences. Ignorance makes one self-conceited. Accordingly, almost every student thinks himself to be almighty. He will look down upon this one and that one. According to his opinion, schoolmates are naught, professors are naught, contemporary writers are naught, or even some ancient men of letters are naught. If he enters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future, he himself is pretty sure that he can become a Shakespeare II, Milton II, Wordsworth II, Dr. Johnson II, or even one superior to all of them. If he enters official circles in the future, he himself is pretty sure that he can become a statesman such as Lincoln, Washington, or somebody else famous in history. But self-conceit cannot make a man learned and great. It is only by serious study and careful observation that man can get nearer and nearer to the city of God. When years are rolling on, his verse is still bad and his ability is still small. He even cannot write a tolerable letter and conduct an ordinary meeting. Then what kind of a man will he become in the future, always future? Upon him the Muses are frowning, and with him the heroes will not make friends. His future becomes doubtful. Now, arises the opportunity for him to know himself and to start the reformation of himself. If he is not stubborn, he will care for quiet study, instead of advancing step by step by blustering and aimless pushing forward. Keeping on in this direction, he will put himself on shore of the happiest land. So it is also through experience that a student realizes the importance of study and gets into his possession an abundance of knowledge.

experienced men, is taken as their proof. As conservatives are universally condemned, experience should not be forgiven. Such a misconception is curr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China. But as people are growing older, they will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xperience and believe that it is the only guide to success.

Man is experiencing his environment all the time. Through experience, he gradually becomes matured. The more mature one's personality is, the more fitted one will be in society. Who can deny the fact that a person who has never had any experience cannot get on successfully in society? If he intends to be considered as a desirable member by others, he must make all kinds of adjustments which can only be attained through experience.

Upon entering society, an ill-tempered boy will become mild. At home, he can do what he wishes,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right or wrong because of his mother's doting. Having done good, he is sure of being highly praised; but he may behave wrongly with impunity. When he is out of doors, conditions will be different. Nobody will welcome his bad manners. At this moment, he will feel that he must be wrong in his own actions. If he hopes to be liked by people, he must reform himself both in behaviour and character. When he has once been reformed, undoubtedly he can get on successfully in society. Now, the motive of his reformation is stimulated by the fact that he is objected to everywhere. The outside objections are due to his bad habits and give him the warning that there is the need of reformation for him. Therefore, the objections may be looked upon as a kind of experience which guides him on the road to success. If he

school are to be undervalu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試
操
集
英
文
之
部
In addition to this faulty conception, there is another irremediable attitude which is held especially by young and unlearned people. It is this: that everyone has his own standard in judging literary productions. The net result of such a misconception is the abandonment of standards. A piece of poetry, proportionate in structure, deep in thought, refined in diction, and voluminous in length, may be depreciated due to the single cause that the reader cannot appreciate it. There may be another piece which is very licentious, but which is highly praised because of being appreciated by the reader's taste or inclination.

Without going any further,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today is in a condition of anarchy.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our learned class to divert it from the anarchical condition to the direction of re-organization. If we can be painstaking, the work of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is not impossible at all, because we have so much our store which is ready for us to utilize. It is true that what we have already had in literature is insurmountable;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re are still vast fields in which to cultivate literary flowers. The end of such a kind of work cannot be attainable, unless we devote our lifetime to its fulfillment.

EXPERIENCE

4
Young people always look down upon experience. They think in such a way that since man with his own genius can do everything, experience is therefore unnecessary. Some of them even regard it as a great obstacle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activities. That most of the conservatives are

is recorded is nothing but poetry. In the universe, there is no more laughable thing than such a conception toward poetry today.

Not less ludicrous is the attitude toward literary criticism. Having never carefully read the work, or even never touched the work itself, a critic condemns or eulogizes it with so much confidence that his judgment cannot be modified. Since foreign language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indispensable studies for an up-to-date scholar, and our own literature has been neglected, very few persons know that China has an abundant store of literature. Of lyrics, of dramas, of novels, of essays, and other branches of prose and poetry, China has so many in her possession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a dilettante like me to make an enumeration. Is it not inexplicable that critics nowadays should have never caught any glimpse of this kaleidoscope of literature? Anything China has is naught. Anything introduc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should be indiscriminately accepted. We cannot help calling such a condi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today anarchy.

Besides neglecting the ancient authors, a critic criticises a work of his contemporary with nothing but his prejudices. Before criticising, he asks himself whether or not the work is written by an author of the school to which he himself belongs. If it is, the work must be praiseworthy. If not, it must be condemnable. Very often we catch sight of so-called critical essays eulogizing a piece of prose or verse which is intrinsically awful, or denouncing a piece of prose or verse which is incomparably good. If there is any reason for it at all, it is nothing but that writings by his own school are considered to be excellent without conditions, whereas those by another

Nobody, I think, prefers poverty to richness. Is it not strange that in literature we do prefer poverty? Is it not strange that we do prefer free poetry which is in every respect unworthy to be called poetry, but which has been ushered into our drawing-rooms to be our honourable guest who wears but ragged garments?

Since both intrinsically and extrinsically poetry and prose are one thing, every youngster without any previous training thinks himself able to write poetry just as excellent as an experienced amateur. With some scratchings, he can produce a piece of poetry which even Shakespeare or Milton cannot do, because Shakespeare or Milton is not he himself. Such illogical statements are not worth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t all, but they have led many a youth astray. When we catch any glimpse of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reviews, our eyes are bewildered with pages after pages of poetry which is so free that even an official notice or a piece of obituary may be considered as poetry according to such a standard.

“The public is hereby notified
That the first regular meeting
Of the Y. M. C. A. will be
Held on Monday evening, 8
O'clock sharp, October 30th,
In the Assembly Hall.”

2 is a piece of good poetry.

“Mr. Macaulay died
In the evening of yesterday,
12 O'clock, in the Queen's Hotel,
No. 295, Nanking Road, Shanghai.”

is also a piece of poetry incomparable in itself. Then what

Anarchy i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Today

Foll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er literature has had its metamorphosis. Whether it has been changed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s still a debatable question. The dispute can be settled only by disinterestedness which we Chinese lack nowadays. Most of the people, therefore, have a bias in favor of the most recent and most radical ideas about anything, especially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today, so that what we can get from others' opinions is nothing but prejudices. The people, maintaining such notions, can be classified roughly into two types: one is what we call the old school, and the other, the new school. As here is not the proper place for me to enumerate their arguments, I should like to express my own ascertainment about the metamorphosis, or rather anarchy.

There are two phasis of the anarchy which strike me most: one is personal criticism, and the other, free verse or poetry. What is meant by free poetry? Disregarding everything, except verses and stanzas, which distinguishes poetry from prose, we may freely write the former one of any kind. If we have to call such writing poetry, we had better call it prose wearing the ragged garment of poetry. What is meant by ragged garment? We all know that poetry is different from prose both in matter and form. Now so-called free poetry has not only such matter as is treated in prose, but also the same form as prose has.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sentences in prose follow one another successively, but those in poetry, free poetry, are lined up in separated verses and stanzas. So even the form is imperfect in so-called free poetry. That is why we call it a ragged garment.

耕餘堂叢書

試探集

已刊

五年窗下

手寫本，將刊

初中參考書 國學常識

油印本，將刊

初中參考書 學校公文檔案

油印本，將刊

法律學述略

油印本

高三混合國文讀本

油印本

初中混合國文讀本

計劃已定

長篇小說 夢生偽傳

在陸續撰著中

出版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春季

著譯者

上海沈慶侗退之號 夢若

代印者

杭州長興信記印刷公司

開元路二十五號

自働電話一〇五〇

定價銀

每册大洋壹圓

#0

341133

341133

